



湘鄉縣蕭智漢雲澤氏纂輯

男秉信明甫氏校

下平聲

七陽

張氏

唐書宰相世系表云出自姬姓黃帝子少昊青陽氏第五子揮為弓正始制弓矢子孫賜姓張氏周宣王時有卿士張仲其後裔事晉為大夫張侯生老老生趨趨生幣至三卿分晉張氏仕韓韓相張開地生平相五君平生良字子房漢留文成侯良生不疑不疑生典典生默默生大司馬金生陽陵公乘千秋字萬雅千秋生嵩嵩五子壯讚彭睦述壯生循循生皓字叔明後漢司空世居武陽健為皓生字北平范陽太守避地居方城字

氏姓譜

卷十六

七陽 張氏

孫肥如侯孟成孟成生平魏漁陽郡守平生華字茂先晉司空壯武公二子禕躋禕字彥仲散騎侍郎生輿字公安太子舍人襲壯武公生次惠宋濮陽太守二子穆之安之安之之族徙居襄陽躋晉散騎常侍隨元帝南遷寓居江左六世孫隆太常卿復還河東後徙洛陽生子犯子犯生俊河東從事生弋又河東張氏本出晉司空華裔孫吒子隋河東郡丞自范陽徙居河東猗氏生長度又始興張氏亦出自晉司空華之後隨晉南遷至君政因官居于韶州曲江又馮翊張氏本出後漢司空皓少子綱字又紀後漢廣陵太守曾孫翼字伯恭蜀冀州刺史子孫自健為徙下邳又吳郡張氏本出嵩第四子睦字選公後漢蜀郡太守始居吳郡裔孫顯齊盧江太守生紹又清河東武城張氏本出漢留侯良裔孫司

徒歆歆弟協字季期衛尉生魏太山太守岱自河內徙清河曾孫幸後魏青州刺史平陸侯生準東青州刺史龔侯生靈真生彝隋末徙魏州昌樂又河間張氏漢常山景王耳之後世居鄭縣後周有成中大夫虞鄉定公張羨賜姓叱羅氏生照照字士鴻隋冀州刺史復爲張氏三子惠寶惠瑤惠珍又中山張氏出漢北平文侯倉之後世居中山義豐又魏郡張氏世居繁水又汲郡張氏世居平原又鄭州張氏亮其後也相唐太宗又世仕晉晉分爲三又世仕韓此卽晉之公族以字爲氏者譜家謂黃帝子小昊青陽氏第五子揮賜姓張氏此非命姓氏之義也按晉有解張字張侯自此晉國世有張氏則因張侯之字以命氏可無疑也趙有張談韓有張開地趙韓分晉皆張侯之裔也

氏姓譜

卷六十六

七陽 張氏

二

歷代名賢

周

張老字孟爲晉大夫悼公卽位知張老之知而不許也使爲元侯始合諸侯于虛杓以救宋使張老延君譽于四方且觀道逆者三年公使張老爲卿辭曰臣不如魏絳夫絳之知能治大官其仁可以利公室不忘其勇不疲于刑其學不廢其先人之職若在卿位外內必平且雞邱之會其官不犯而辭順不可不賞也公五命之固辭乃使爲司馬使魏絳佐新軍士句與蘇大夫爭田久而無成句欲攻之問于張老張老曰老也以軍事承子非或則非吾所知也問于籍偃籍偃曰偃以斧鉞從于張孟曰聽命焉若夫子之命也何貳之有釋夫子而舉是反吾子也趙武爲室斲其椽而龔之張老夕焉而見之不謁而歸武聞之駕而往

曰吾不善子亦告我何其速也對曰天子之室斲其椽而  
斲之加密石焉諸侯斲之大夫斲之士首之備其物義也  
從其等禮也今子貴而忘義富而忘禮吾懼不免何敢以  
告趙武歸令勿斲匠人請皆斲之曰止爲後世之見之也  
其斲者仁者之爲也其斲者不仁者之爲也旣成室晉大  
夫發焉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歌于斯哭于斯聚國  
族于斯趙武曰武也得歌于斯哭于斯聚國族于斯是全  
要領以從先大夫于九京也北面再拜稽首于張君臣平  
公元年代父爲中軍司馬

張未卽張柳朔也爲范吉射臣王生惡張柳朔言諸吉射  
使爲柏人吉射曰未非而仇乎對曰私仇不及公好不廢  
過惡不去善義之經也臣敢違之及晉圍柏人士吉射出  
奔齊柳朔謂其子爾從主勉之我將止死王生授我矣吾  
氏姓譜 卷十六 七陽 張氏 三

不可以借之遂死于柏人

張旄楚王將出張儀恐其敗已靳尙曰儀事王不善臣請  
殺之旄令人要尙刺之王大怒秦楚構兵而戰秦楚爭事  
魏張旄果大重

張丑齊人也齊爲質于燕燕王欲殺之走且出境境吏得  
丑丑曰燕王所爲將殺我者人言我有寶珠也王欲得之  
我已亡之而王不我信今子致我我且言子奪我珠而吞  
之王必劓子之腹矣夫欲得之君不可說以利吾要且死  
子賜亦且寸絕境吏恐而赦之

張祿齊人張祿掌門見孟嘗君曰衣新而不舊倉庾盈而  
不虛爲之有道君知之乎孟嘗君曰奈何張祿曰願君貴  
則舉賢富則振貧孟嘗君以爲然明日奉黃金百斤文織  
百純進之張先生張先生不受孟嘗君曰文竊說教故進

之先生曷爲不受張祿曰君將掘偶錢發庾粟以補士則  
衣敝履穿而不賒耳何暇衣新而不舊倉庾盈而不虛孟  
嘗君曰奈何曰願君爲書寄我與秦我往而遇固君之入  
也不遇雖人求間謀固不過臣矣孟嘗君曰敬聞命因爲  
書寄之秦而大遇謂秦王曰大王有一不得者王知之乎  
夫孟嘗君賢人天下無急則已有急則能收英父之士與  
之合交者獨此耳大王胡不友之乎秦王曰收受命奉干  
金以遺孟嘗君孟嘗君輟食而寤曰此張生所謂衣新而  
不舊倉庾盈而不虛者也

張生齊人齊將軍田曠出將張生如送曰堯讓許由以天  
下而不受將軍知之乎曰知之伯夷叔齊辭諸侯而不爲  
將軍知之乎曰知之於陵仲子辭三公而爲人灌園將軍  
知之乎曰知之知過去君弟變姓名爲庶人將軍知之乎

氏姓譜

卷八十六

七陽

張氏

四

曰知之此五大夫者名辭之而實羞之今將軍方吞一國  
之權擅斧鉞之誅慎勿以士之所羞者驕士田曠曰今日  
諸君爲曠祖道而先生獨教以聖人之道謹聞命

張儀魏人也始嘗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術蘇秦自以  
不及張儀張儀已學而遊說諸侯嘗從楚相飲已而楚相  
亡壁門下意張儀曰儀貧無行必此盜相君之璧共執張  
儀掠筭數百不服醜之其妻曰嘻子毋讀書遊說安得此  
辱乎張儀謂其妻曰視吾舌尙在不其妻笑曰舌在也儀  
曰足矣蘇秦已說趙王而得相約從親然恐秦之攻諸侯  
敗約後負念莫可使用于秦者乃使人微感張儀曰子始  
與蘇秦善今秦已當路子何不往遊以求通子之願張儀  
于是之趙上謁求見蘇秦蘇秦乃誡門下人不爲通又使  
不得去者數日已而見之坐之堂下賜僕妾之食因而數

讓之曰以子之材能乃自令困辱至此吾寧不能言而富貴子子不足收也謝去之張儀之來也自以爲故人求益反見辱怒念諸侯莫可事獨秦能苦趙乃遂入秦蘇秦已而告其舍人曰張儀天下賢士吾殆弗如也今吾幸先用而能用秦柄者獨張儀可耳然貧無因以進吾恐其樂小利而不遂故名辱之以激其意子爲我陰奉之乃言趙王發金幣車馬使人微隨張儀與同宿舍稍稍近就之奉以車馬金錢所欲用爲取給而弗告張儀遂得以見秦惠王惠王以爲客卿與謀伐諸侯蘇秦之舍人乃辭去張儀曰賴子得顯方且報德何故去也舍人曰臣非知君知君乃蘇君蘇君憂秦伐趙敗從約以爲非君莫能得秦柄故感怒君使臣陰奉給君資盡蘇君之計謀今君已用請歸報張儀曰嗟乎此吾在術中而不悟吾不及秦君明矣吾又

氏姓譜

卷六

七賜 張氏

五

新用安能謀趙乎爲吾謝蘇君蘇君之時儀何敢言且蘇君在儀寧渠能乎張儀旣相秦爲文檄告楚相曰始吾從若飲我不盜而璧若笞我若善守汝國我顧且盜而城直蜀相攻擊各來告急于秦秦惠王欲發兵以伐蜀以爲道險狹難至而韓又來侵秦秦惠王欲先伐韓後伐蜀恐不利欲先伐蜀恐韓襲秦之敝猶豫未能決司馬錯與張儀爭論于惠王之前司馬錯欲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儀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塞什谷之口當屯留之道魏絕南陽楚臨南鄭秦攻新城宜陽以臨二周之郊誅周王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能救九鼎寶器必出據九鼎案圖籍挾天子以令于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今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翟之倫也敝兵勞衆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爲利臣聞爭名者于朝爭利者于市

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而王不爭焉顧爭于戎翟去  
王業遠矣司馬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  
彊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  
矣今王地小民貧故臣願先從事于易夫蜀西僻之國也  
而戎翟之長也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羣  
羊得其地足以廣國取其財足以富民繕兵不傷衆而彼  
已服焉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爲暴利盡西海而天下不以  
爲貪是我一舉而名實附也而又有禁暴止亂之名今攻  
韓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  
所不欲危矣臣請論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齊韓之與國  
也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亡三川將二國并力合謀以因  
乎齊趙而求解乎楚魏以鼎與楚以地與魏王弗能止也  
此臣之所謂危也不如伐蜀完惠王曰善寡人請聽子卒

氏姓譜

卷六

七陽

張氏

六

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貶蜀王更號爲侯而使陳莊  
相蜀蜀旣屬秦秦以益強富厚輕諸侯秦惠王十年使公  
子華與張儀圖蒲陽降之儀因言秦復與魏而使公子繇  
質于魏儀因說魏王曰秦王之遇魏甚厚魏不可以無禮  
魏因入上郡少梁謝秦惠王惠王乃以張儀爲相更名少  
梁曰夏陽儀相秦四歲立惠王爲王居一歲爲秦將取陝  
築上郡塞其後二年使與齊楚之相會齧桑東還而免相  
相魏以爲秦欲合魏先事秦而諸侯効之魏王不肯聽儀  
秦王怒伐取魏之曲沃平周復陰厚張儀益甚張儀慙無  
以歸報留魏四歲而魏襄王卒哀王立張儀復說哀王哀  
王不聽于是張儀陰合秦伐魏魏與秦戰敗明年齊又來  
敗魏于觀津秦復欲攻魏先敗韓申差軍斬首八萬諸侯  
皆震恐而張儀復說魏王曰爲大王計莫如事秦事秦則

楚韓必不敢動無楚韓之患則大王高枕而卧國必無憂矣且秦之所欲弱者莫如楚而能弱楚者莫如梁楚雖有富大之名而實空虛其卒雖多然而輕走易北不能堅戰悉梁之兵南面而伐楚勝之必矣割楚而益梁虧楚而適秦嫁禍安國此善事也大王不聽臣秦下甲士而東伐雖欲事秦不可得矣明年魏復事秦秦欲伐齊齊楚從親于是張儀往相楚楚懷王聞張儀來虛上舍而自館之曰此僻陋之國子何以教之儀說楚王曰大王誠能聽臣閉關絕約于齊臣請獻商於之地六百里使秦女得爲大王箕帚之妾秦楚娶婦嫁女長爲兄弟之國此北弱齊而西益秦也計無便此者楚王大悅而許之羣臣皆賀陳軫獨弔之楚王怒曰願陳子閉口毋復言以待寡人得地乃以相印授張儀厚賂之于是遂閉關絕約于齊使一將軍隨張

氏姓譜

卷十六

七陽

張氏

七

儀張儀至秦詐失綬墮車不朝三月楚王聞之曰儀以寡人絕齊未甚邪乃使勇士至宋借宋之符北罵齊王齊王大怒折節而下秦秦齊之交合張儀乃朝謂楚使者曰臣奉邑六里願以獻大王左右楚使者曰臣受令于王以商於之地六百里不聞六里還報楚王楚王大怒發兵而攻秦陳軫曰軫可發口言乎攻之不如割地反以賂秦與之并兵而攻齊是我出地于秦取償于齊也王國尙可存楚王不聽卒發兵而使將軍屈匄擊秦秦齊共攻楚斬首八萬殺屈匄遂取丹陽漢中地楚又復益發兵而襲秦至藍田大戰楚大敗于是楚割兩城以與秦平秦要楚欲得黔中地欲以武關外易之楚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獻黔中地秦王欲遣之口弗忍言張儀乃請行惠王曰彼楚王怒子之負以商於之地是且甘心于子張儀曰秦疆楚

弱臣善靳尙尙得事楚夫人鄭袖所言皆從且臣奉王之節使楚楚何敢加誅假令誅臣而爲秦得黔中之地臣之上願遂使楚楚懷王至則囚張儀將殺之靳尙說于鄭袖鄭袖日夜言于懷王竟赦張儀張儀旣出未去聞蘇秦死乃說楚王于是楚王已得張儀而重出黔中地與秦欲許之屈原曰前大王見欺于張儀張儀至臣以爲大王烹之今縱弗忍殺之又聽其邪說不可懷王曰許儀而得黔中美利也後而倍之不可故卒許張儀與秦親張儀去楚因遂之韓說韓王韓王聽儀計張儀歸報秦惠王封儀五邑號曰武信君使張儀東說齊滑王齊王曰齊僻陋隱居東海之上未嘗聞社稷之長利也乃許張儀張儀去西說趙王趙王曰先王之時奉陽君專權擅勢蔽欺先王獨擅縮事寡人居屬師傅不與國謀計先王棄羣臣寡人尙幼

氏姓譜

卷十六

七陽

張氏

八

奉祭祀之日新心固竊疑焉以爲一從不事秦非國之長利也乃且願變心易慮割地謝前過以事秦方將約車趨行適聞使者之明詔趙王許張儀張儀乃去北之燕說燕昭王燕王曰寡人蠻夷僻處雖大男子裁如嬰兒言不足以采正計今上客幸教之請西面而事秦獻恒山之尾五城燕王聽儀儀歸報未至咸陽而秦惠王卒武王立武王自爲太子時不說張儀及卽位羣臣多讒張儀曰無信左右賣國以取容秦必復用之恐爲天下笑諸侯聞儀有郤武王皆畔衡復合從秦武王元年羣臣日夜惡張儀未已而齊讓又至張儀懼誅乃因謂秦武王曰儀有愚計願効之王曰奈何對曰爲秦社稷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得地也今聞齊王甚憎儀儀之所在必興師伐之故儀願乞不肖之身之梁齊必興師而伐梁梁齊之兵連

于城下而不能相去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而毋伐以臨周祭器必出挾天子案圖籍此王業也秦王以爲然乃具草車三十乘入儀之梁齊果興師伐之梁哀王恐張儀曰王勿患也請令罷齊兵乃使其舍人馮喜之楚借使之齊謂齊王曰王甚憎張儀雖然亦厚矣王之託儀于秦也齊王曰寡人憎儀儀之所在必興師伐之何以託儀對曰是乃王之託儀也夫儀之出也固與秦王約曰爲王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得地今齊王甚憎儀儀之所在必興師伐之故儀願乞其不肖之身之梁齊必興師伐之齊梁之兵連于城下而不能相去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而無伐以臨周祭器必出挾天子案圖籍此王業也秦王以爲然故具草車三十乘而入之梁也今儀入梁王果伐之是王內罷國而外伐與國廣鄰

氏姓譜

卷十六

七陽

張氏

九

敵以內自臨而信儀于秦王也此臣之所謂託儀也王曰善乃使解兵張儀相魏一歲卒于魏也

張耳大梁人也其少時及魏公子毋忌爲客張耳嘗亡命游外黃外黃富人女甚美嫁庸奴亡其夫去抵父客父客素知張耳乃謂女曰必欲求賢夫從張耳女聽乃卒爲請決嫁之張耳張耳是時脫身游女家厚奉給張耳張耳以故致千里客乃宦魏爲外黃令各由此益賢

秦

蕭陽武人也好書律歷秦時爲御史主柱下方書有罪亡歸及沛公畧地過陽武蒼以客從攻南陽蒼坐法當斬解衣伏質身長大肥白如瓠時王陵見而怪其美士乃言沛公赦勿斬遂從西入武關至咸陽沛公立爲漢王入漢中還定三秦陳餘擊走常山王張耳耳歸漢漢乃以張蒼

爲常山守從淮陰侯擊趙蒼得陳餘趙地已平漢王以蒼爲代相備邊寇已而徙爲趙相相趙王耳耳卒相趙王敖復徙相代王燕王臧荼反高祖往擊之蒼以代相從攻臧荼有功以六年中封爲北平侯食邑千二百戶遷爲計相一月更以列侯爲主計四歲是時蕭何爲相國而張蒼乃自秦時爲柱下史明習天下圖書計籍蒼又善用律歷故令蒼以列侯居相府領主郡國上計者黥布反亡漢立皇子長爲淮南王而張蒼相之十四年遷爲御史大夫蒼與絳侯等尊立代王爲孝文皇帝四年丞相灌嬰卒張蒼爲丞相自漢興至孝文二十餘年會天下初定將相公卿皆軍吏張蒼爲計相時緒正律歷以高祖十月始至霸上因故秦時本以十月爲歲首弗草推五德之運以爲漢當水德之時尚黑如故吹律調樂人之音聲及以比定律令若

氏姓譜

卷十六

七陽

張氏

十

百工天下作程占至于爲丞相卒就之故漢家言律歷者本之張蒼蒼本好書無所不觀無所不通而尤善律歷張蒼德王陵王陵者安國侯也及蒼貴常父事王陵陵死後蒼爲丞相洗沐嘗先朝陵夫人上食然後敢歸家蒼爲丞相十餘年魯人公孫臣上書言漢土德時其符有黃龍當見詔下其議張蒼張蒼以爲非是罷之其後黃龍見成紀于是文帝召公孫臣以爲博士草土德之歷制度更元年張丞相由此自絀謝病稱老蒼任人爲中候大爲姦利上以讓蒼蒼遂病免蒼爲丞相十五歲而免孝景前五年蒼卒諡爲文侯子康代侯八年卒

張蒼之字季南陽堵陽人也與兄仲同居以貲爲騎郎事孝文帝十歲不得調無所知名歎曰久宦減仲之產不遂

欲自免歸中郎將袁盎知其賢惜其去乃請徙釋之補謁者釋之既朝畢因前言便宜事文帝曰卑之無甚高論令今可行也于是釋之言秦漢之間事秦所以失漢所以興者文帝稱善拜釋之爲謁者僕射從行上登虎圈問上林尉禽獸簿十餘問尉左右視盡不能對虎圈嗇夫從旁代尉對上所問禽獸簿甚悉欲以觀其能口對響應無窮者文帝曰吏不當若是邪尉無賴乃詔釋之拜嗇夫爲上林令釋之前曰陛下以絳侯周勃何如人也上曰長者也又復問東陽侯張敖如何如人也上復曰長者釋之曰夫絳侯東陽侯稱爲長者此兩人言事會不能出口豈効此嗇夫謀謀利口捷給哉今陛下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靡靡爭爲口辯而無其實且下之化上疾如景響舉錯不可不審也文帝曰善乃止不拜嗇夫上就車名

氏姓譜

卷十六

七陽

張氏

十一

釋之參乘徐行問釋之秦之敝具以質言至宮上拜釋之爲官車令頌之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于是釋之追止太子梁王無得入殿門遂劾不下公門不敬奏之薄太后聞之文帝免冠謝曰教兒子不謹薄太后乃使使承詔赦太子梁王然後得入文帝由是奇釋之拜爲中大夫頌之至中郎將從行至霸陵居北臨廁時慎夫人從上指示慎夫人新豐道曰此走邯鄲道也使慎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意慘悽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爲椁用紉絮斲陳藜漆其間豈可動哉左右皆曰善釋之前進曰使其中有可欲者雖錮南山猶有郤使其中無可欲者雖無石椁又何戚焉文帝稱善其後拜釋之爲廷尉頃之上行出中渭橋有一人從橋下走出乘輿馬驚于是使騎捕屬之廷尉釋之治問曰縣人來聞蹕匿橋下久之

以爲行已過卽出見乘輿車騎卽走耳廷尉奏當此人犯  
蹕當罰金文帝怒曰此人親驚吾馬吾馬賴柔和令他馬  
固不敗傷我乎而廷尉乃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天子所  
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此而更重之是法不信于民也且  
方其時上使立誅之則已今旣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  
一頃而天下用法皆輕重民安所措其手足惟陛下察之  
良从上曰廷尉當是也其後有人盜高廟坐前玉環捕得  
文帝怒下廷尉廷尉治釋之案律盜宗廟御服物者爲奏  
奏當棄市上大怒曰人之無道乃盜先帝廟器吾屬廷尉  
者欲致族之而君以法奏之非吾所以共承宗廟意也釋  
之免冠頭首謝曰法如是足也且罪等然以順逆爲差今  
盜宗廟而族之有如萬分之一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抔土  
陛下何以加其法乎久之文帝與太后言之乃許廷尉當

氏姓譜

卷十六

七陽

張氏

五

是時中尉條侯周亞夫與梁相山都侯王恬開見釋之持  
議平乃結爲親友張廷尉由此天下稱之後文帝崩景帝  
立釋之恐稱病欲免去懼大誅至欲見謝則未知何如用  
王生計卒見謝景帝不遇也王生者善爲黃老言處士也  
當召居廷中三公九卿盡會立王生老人曰吾讖解顧謂  
張廷尉爲我結鞶釋之跪而結之旣已人或謂王生曰獨  
奈何廷辱張廷尉使跪結鞶王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無  
益于張廷尉張廷尉方今天下名臣吾故聊辱廷尉使跪  
結鞶故以重之諸公聞之賢王生而重張廷尉張廷尉事  
景帝歲餘爲淮南王相猶尙以前過也久之釋之卒其子  
曰張摯字長公官至大夫免以不能取容當世故終不仕  
張歐字叔高祖功臣安邱侯說少子孝文時以治刑名言  
事太子然其人長者景帝時尊重常爲九卿武帝元朔中

代韓安國爲御史大夫歐爲吏未嘗言按人則以誠長者處官官屬以爲長者亦不敢大欺上其獄事有可卻卻之不可者不得已爲涕泣面對而封之其愛人如此老篤請免天子寵以上大夫祿歸老于家家陽陵子孫咸至大官張良字子房其先韓人也大父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悼惠王二十三年卒年二十歲秦滅韓良年少未宦事韓韓破良家僅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財求刺客刺秦王爲韓報仇以五世相韓故良嘗學禮淮陽東見倉海君得力士爲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東游至博浪沙中良與客狙擊秦皇帝誤中副車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賊急良迺更名姓亡匿下邳良嘗閉從容步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歐之爲其老迺彊忍

氏姓譜

卷十六

七陽

張氏

七

下取履因跪進父以足受之笑去良殊大驚父去里所復還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期此良因怪之跪曰諾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後五日蚤會五日雞鳴往父又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去後五日復早來五日良夜半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曰讀是則爲王者師後十年與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卽我已遂去不見旦日視其書迺太公兵法良因異之常習誦居下邳爲任俠項伯嘗殺人從良匿後十年陳涉等起良亦聚少年百餘人景駒自立爲楚假王在留良欲往從之行道遇沛公將數千人畧地下邳遂屬焉沛公拜良爲廐將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喜常用其策良爲它人言皆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故遂從不去沛公之薛見項梁共立楚懷王良乃說項梁曰君

已立楚後韓諸公子橫陽君成賢可立爲王益樹黨項梁使良求韓成立爲韓王以良爲韓司徒與韓王將千餘人西畧韓地得數城秦輒復取之往來爲游兵潁川沛公之從雒陽南出轅轅良引兵從沛公下韓十餘城擊楊熊軍沛公乃令韓王成留守陽翟與良俱南攻下宛西入武關沛公欲以二萬人擊秦曉闕下軍良曰秦兵尙彊未可輕聞其將屠者子賈豎易動以利願沛公且留壁使人先行爲五萬人具食益張旗幟諸山上爲疑兵令酈食其持重寶啗秦將秦將果欲連和俱西襲咸陽沛公欲聽之良曰此獨其將欲叛士卒恐不從不從則危不如因其懈擊之乃引兵擊秦軍大破之逐北至藍田再戰秦兵竟敗遂至咸陽秦王子嬰降沛公入秦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居之樊噲諫沛公不聽良曰忠言逆耳利于

氏姓譜

卷十六

七陽

張氏

古

行毒藥苦口利于病願聽樊噲言沛公乃還軍霸上項羽至鴻門欲擊沛公項伯夜馳至沛公軍私見良欲與俱去良曰臣爲韓王送沛公今有事急亡去不義迺具語沛公沛公大驚曰爲之奈何良曰沛公自度能卻項王乎沛公默然曰今爲奈何良因要項伯見沛公沛公與伯飲爲壽結婚令伯具言沛公不敢背項王所以距闕者備它盜也漢元年沛公爲漢王王巴蜀賜良金百溢珠二斗良具以獻項伯漢王亦因令良厚遺項伯使請漢中地項王許之漢王之國良送至褒中遣良歸韓良因說漢王燒絕棧道示天下無還心以固項王意迺使良還行燒絕棧道良歸至韓聞項羽以良從漢王故不遣韓王成之國與俱東至彭城殺之時漢王還定三秦良乃遣項羽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卽止不敢復東又以齊反書遺羽曰齊與

趙欲並滅楚項羽以故北擊齊良乃間行歸漢漢王以良爲成信侯從東擊楚至彭城漢王兵敗而還至下邑漢王下馬踞鞍而問曰吾欲捐關已東等棄之誰可與共功者良曰九江王布楚臬將與項王有隙彭越與齊王田榮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而漢王之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卽欲捐之捐之此三人楚可破也漢王乃遣隨何說九江王布而使人連彭越及魏王豹反使韓信特將北擊之因舉燕伐齊趙然卒破楚者此三人力也良多病未嘗特將兵嘗爲畫策臣時時從漢三年項羽急圍漢王于滎陽漢王憂恐與酈食其謀撓楚權酈生曰昔湯伐桀封其後杞武王誅紂封其後宋今秦無道伐滅六國無立錐之地陛下誠復立六國後此皆爭戴陛下德義願爲臣妾德義已行南面稱霸楚必斂衽而朝漢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

氏姓譜

卷八十六

七陽

張氏

五

行佩之酈生未行良從外來謁漢王漢王方食曰客有爲我計撓楚權者具以酈生計告良曰子房如何良曰誰爲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漢王曰何哉因極陳不可者八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乃公事令趣銷印後韓信破齊欲自立爲假齊王漢王怒良說漢王漢王使良授齊王信印五年冬漢王追楚至陽夏南戰不利壁固陵諸侯期不至良說漢王漢王用其計諸侯皆至漢六年封功臣良未嘗有戰鬪功高帝曰運籌策帷幄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擇齊三萬戶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戶迺封良爲留侯與蕭何等俱封上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其餘日夜爭功而不決未得行封上居雛陽南宮從復道望見諸將往往數人偶語上曰此何語良

曰陛下不知乎此謀反耳上迺憂曰爲將奈何良曰上平生所憎羣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與我有故怨數窘辱我我欲殺之爲功多不忍良曰今急先封雍齒以示羣臣羣臣見雍齒先封則人人自堅矣于是上置酒封齒爲什方侯而急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羣臣罷酒皆喜曰雍齒且侯我屬無患矣劉敬說上都關中上疑之左右大臣皆山東人多勸上都雒陽雒陽東有成皋西有殽黽背河殽殽其固亦足恃良曰雒陽非用武之國惟關中左殽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固安獨以一面東制諸侯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劉敬說是也于是上卽日駕西都關中良從入關性多疾卽道引不食穀閉門不出歲餘上欲廢太子

氏性譜

卷八十六

七陽

張氏

夫

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大臣多爭未能得堅決也吕后恐不知所爲或謂吕后曰留侯善畫計上信用之后迺使建威侯吕澤劫良曰今上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卧良曰骨肉之間雖臣等百人何益吕澤彊要曰爲我畫計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顧上有所不能致者四人四人年老矣皆以上媼嫡士故逃匿山中義不爲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誠能毋愛金玉璧帛令太子爲書卑辭安車因使辯士四請宜來以爲客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一助也于是吕后令吕澤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迺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成侯所漢十一年黥布反上疾欲使太子往擊之四人相謂曰凡來者將以存太子太子將兵事危矣于是高澤夜見吕后吕后承間爲上泣而言如四人意上曰吾惟之豎子固不足遣迺公自行耳于是上自將而東羣臣居

守皆送至霸上良疾強起至曲郵見上曰臣宜從疾甚楚人剽疾願上慎毋與楚爭鋒因說上令太子爲將軍監關中兵上謂子房雖疾彊卧傳太子是時叔孫通已爲太傅良行少傳事漢十二 years 上從破布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良諫不聽會宴置酒太子侍四人者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須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問曰何爲者四人前對各言其姓名上乃驚曰吾求公避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遊乎四人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辱故恐而亡匿今聞太子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願爲太子死者故臣等來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爲壽已畢趨去上目送之名戚夫人指視曰我欲易之彼四人爲之輔羽翼已成難動矣上起去罷酒竟不易太子者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良從上擊代出奇計下馬邑及立蕭相國所與從容言

氏姓譜

卷十六

七陽

張氏

七

天下事甚衆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良乃稱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爲韓報仇彊秦天下震動今以三寸舌爲帝者師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于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游耳乃學道欲輕舉高帝崩呂后德良乃彊食之曰人生一世如白駒之過隙何自苦如此良不得已彊聽食後六歲薨諡曰文成侯良始所見下邳圯上老父與書者後十三歲從高帝過濟北果得穀城山下黃石取而寶祠之及良死並葬黃石每上冢伏臘祠黃石子不疑嗣侯孝文三年坐不敬國除

張安世子字子孺少以父任爲郎用善書給事尙書精力于職休沐未嘗出上行幸河東嘗亡書三篋詔問莫能知惟安世識之具作其事後購求得書以相校無所遺失上奇其材擢爲尙書令遷光祿大夫昭帝卽位大將軍霍光秉

政以安世篤行光親重之會左將軍上官桀父子及御史大夫桑宏羊皆與燕王蓋主謀反誅光以朝無舊臣白用安世爲右將軍光祿勳以自副焉十有三年咸以康寧夫親親任賢唐虞之道也其封安世爲富平侯明年昭帝崩未葬大將軍光曰太后徙安世爲車騎將軍與其徵立昌邑王王行淫亂光復與安世謀廢王尊立宣帝帝卽位褒賞大臣封萬六百戶安世子千秋延壽彭祖皆中郎將侍中大將軍光薨後數月御史大夫魏相上封事曰車騎將軍安世事孝武皇帝三十餘年忠信謹厚勤勞政事夙夜不怠與大將軍定策天下受其福國家重臣也宜尊其位以爲大將軍毋令領光祿勳事使專精神憂念天下思惟得失安世子延壽重厚可以爲光祿勳領宿衛臣上亦欲用之安世聞指懼不敢當請間求見免冠上笑曰君言泰

氏姓譜

卷十六

七陽

張氏

六

謙君而不可尙誰可者安世深辭弗能得後數日竟拜爲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尙書事數月罷車騎將軍屯兵更爲衛將軍兩宮衛尉城門北軍兵屬焉時霍光子禹爲右將軍上亦以禹爲大司馬罷其右將軍屯兵以虛尊加之而實奪其衆後歲餘禹謀反夷宗族安世女孫敬爲霍氏外屬婦嘗相坐安世瘦懼形于顏色上怪而憐之以問左右乃赦敬以慰其意安世竊恐職典樞機以謹慎周密自著外內無間每定大政已決輒稜病出聞有詔令乃驚使吏之丞相府問焉自朝廷大臣莫知其與讖也嘗有所薦其人來謝安世大恨以爲舉賢達能豈有私謝邪絕勿復爲通有郎功高不調自言安世應曰君之功高明主所知人臣執事何長短而自言乎絕不許已而郎果遷莫府長史遷辭去之官安世問以過失長史曰將軍爲明主股肱而

士無所進論者以爲譏安世曰明主在上賢不肖較然臣下自修而已何知士而薦之其欲匿名迹遠權勢如此安世自見父子尊顯懷不自安爲子延壽求出補吏上以爲北地太守歲餘上閱安世年老復徵延壽爲左曹太僕初安世兄賀幸于衛太子太子敗賓客皆誅安世爲賀上書得下蠶室後爲掖庭令而宣帝以皇曾孫收養掖庭賀內傷太子無辜而會孫孤幼所以視養拊循恩甚密焉及會孫壯大賀教書令受詩爲取許妃以家財聘之會孫數有微怪賀聞知爲安世道之稱其材美安世輒絕止以爲少主在上不宜稱述曾孫及宣帝卽位而賀已死上謂安世曰掖庭令平生稱我將軍止之是也上追思賀恩欲封其冢爲恩德侯置守冢二百家賀有一子早死無子安世小男彭祖彭祖又小與上同席研書指欲封之先賜爵關內

氏姓譜

卷三十六

七陽 張氏

九

侯故安世深辭賀封又求損守冢戶數稍減至三十戶上曰吾自爲掖庭令非爲將軍也安世乃止封賀弟子侍中關內侯彭祖爲陽都侯賜賀諡曰陽都哀侯時賀有孤孫霸年七歲拜爲散騎中郎將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安世以父子封侯在位太盛乃辭祿詔都內別減張氏無名錢以百萬數安世尊爲公侯食邑萬戶然身衣弋綈夫人自紡績家僮七百人皆有手技作事內治產業元康四年春安世病上疏歸侯乞骸骨天子報曰將軍年老被病朕甚閔之雖不能視事折衝萬里君先帝大臣明于治亂朕所不及得數問焉何感而上書歸衛將軍富平侯印薄朕忘故非所望也願將軍強餐食近醫藥專精神以輔天年安世復強起視事至秋薨天子贈印綬送以輕車介士諡曰敬侯賜塋杜東將作穿復土起冢祠堂

張延壽安世子已歷位九卿既嗣侯國在陳留別邑在魏郡租入歲千餘萬延壽自以身無功德何以能久堪先人大國數上書讓減戶邑又因弟陽都侯彭祖口陳至誠天子以爲有讓乃徙封平原並一國戶口如故而租稅減半薨諡曰愛侯子勃嗣爲散騎諫大夫元帝初卽位詔列侯舉茂材勃舉太官獻丞陳湯湯有罪勃坐削戶二百會薨故賜諡曰繆侯後湯立功西域世以勃爲知人子臨嗣臨亦謙儉每登閣殿常嘆曰乘霍爲我戒豈不厚哉且死分施宗族故舊薄葬不起墳臨尙敬武公主薨子放嗣

張騫漢中人也建元中爲郎時漢方欲事滅胡聞匈奴與月氏不和欲通使道必更匈奴中乃募能使者騫以郎應募使月氏與堂邑氏奴甘父俱出隴西徑匈奴奴得之傳詣單于單于曰月氏在吾北漢何以得往使吾欲使越

氏姓譜

卷八十六

七陽

張氏

二十

漢昔聽我乎留騫十餘歲予妻有子然騫持漢節不失居匈奴西騫因與其屬亡鄉月氏西走數十日至大宛大宛聞漢之饒財欲通不得見騫喜問欲何之騫曰爲漢使月氏而爲匈奴所閉道今亡惟王使人道送我誠得反漢漢之路遣王財物不可勝言大宛以爲然遣騫爲發驛道抵康居康居傳至大月氏大月氏王已爲胡所殺立其夫人爲王旣臣大夏而君之地肥饒少寇志安樂又自以遠遠漢殊無報胡之心騫從月氏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領留歲餘還並南山欲從羌中歸復爲匈奴所得留歲餘單于死國內亂騫與胡妻及堂邑父俱亡歸漢拜騫太中大夫堂邑父爲奉使君騫爲人彊力寬大信人蠻夷愛之騫行時百餘人去十三歲惟二人得還騫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傳聞其旁大國五六具爲天子言其地

形所有騫曰臣在大夏時見邛竹杖蜀布問安得此大夏  
國人曰吾賈人往市之身毒國大夏去漢萬二千里居西  
南今身毒又居大夏東南數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遠  
矣今使大夏從羌中險羌人惡之少北則爲匈奴所得從  
蜀宜徑又無寇天子既聞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屬皆大國  
多奇物土著頗與中國同俗而兵弱貴漢財物其北則大  
月氏康居之屬兵強可以賂遺設利朝也誠得而以義屬  
之則廣地萬里重九譯致殊俗威德徧于四海天子欣欣  
以騫言爲然乃令因蜀犍爲發間使四道並出初漢欲通  
西南夷費多罷之及騫言可以通大夏乃復事西南夷騫  
以校尉從大將軍擊匈奴知水草處軍得以不乏乃封騫  
爲博望侯元朔八年騫爲衛尉舉李廣俱出右北平擊匈  
奴匈奴圍李將軍軍失亡多而騫後期當斬贖爲庶人後

姓氏譜

卷十六

七陽 張氏

二一

二年漢擊走單于于幕北天子數問騫大夏之屬騫既失  
侯因曰臣居匈奴中聞烏孫王號昆莫其父難兜靡爲大  
月氏攻殺子昆莫新生傳父布就匈奴侯抱亡置草中爲求  
食還見狼乳之又烏銜肉翔其旁以爲神遂持歸匈奴單  
于愛養之及壯以其父民衆與昆莫昆莫旣健自請單于  
報父怨遂西攻破大月氏昆莫畧其衆因留居兵稍彊會  
單于死不肯復朝事匈奴匈奴遣兵擊之不勝益以爲神  
而遠之今單于新困于漢而昆莫地空蠻夷戀故地又貪  
漢物誠以此時厚賂烏孫招以東居故地漢遣公主爲夫  
人結昆弟其勢宜聽則是斷匈奴右臂也旣連烏孫自其  
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而爲外臣天子以爲然拜騫爲中  
郎將將三百人馬各二匹牛羊以萬數齎金幣帛直數千  
鉅萬多持節副使道可便遣之旁國騫旣至烏孫致賜諭

指未能得其決，騫卽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月氏、大夏、烏孫發譯道送騫與烏孫使數十人，馬數十匹，報謝。因令窺漢知其廣大，騫還拜爲大行歲餘。騫卒，初建元中，騫爲郎，應募使大宛，尋河源，乘槎至一處，遇織女，以石支機，見騫取石與之。騫孫猛字子游，有俊才，元帝時爲光祿大夫，使匈奴官給事中，爲石顯所譖自殺。

張敞字子高，本河東平陽人也。祖父孺爲上谷太守，徙茂陵，敞父福事孝武帝，官至光祿大夫。敞後隨宣帝徙杜陵，敞本以鄉有秩補太守，卒。史察廉爲甘泉倉長，稍遷太僕丞。杜延年甚奇之，會昌邑王徵卽位，動作不由法度，敞上書切諫，後十餘日，王賀廢，以切諫顯名。擢豫州刺史，以數上事，有忠言，宣帝徵敞爲大中大夫，與于定國並平尙書事，以正違忤，大將軍霍光而使主兵車出軍省減用度，復

氏姓譜

卷六

七陽

張氏

三

出爲函谷關都尉，宣帝初卽位，廢王賀在昌邑，上心憚之，徙敞爲山陽太守。久之，大將軍霍光薨，宣帝始親政，事封光兄孫山雲皆爲列侯，以光子禹爲大司馬，頃之，山雲以過歸第，霍氏諸壻親屬頗出補吏，敞聞之上封事，上甚善其計，然不徵也。久之，勃海膠東盜賊並起，敞上書自請治之，書奏，天子徵敞拜膠東相，賜黃金三十斤，敞辭之，官自請治劇郡，非賞罰無以勸善懲惡，吏追捕有功効者，願得壹切比三輔，尤異天子許之。敞到膠東，明設購賞，開羣盜，令相捕，斬除罪吏，追捕有功，上名尙書，調補縣令者數十人，由是盜賊解散，傳相捕斬，吏民歛然。國中遂平，居頃之，王太后數出游獵，敞奏書諫曰：「太后資質淑美，慈愛寬仁，諸侯莫不聞而少以田獵縱欲爲名，于以上聞亦未宜也。惟觀覽于往古，全行乎來，今令后姬得有所法，則下臣有

所稱誦臣傲幸甚書奏太后止不復出初黃霸等守京兆皆不稱職凌廢長安市偷盜尤多百賈苦之上以問傲傲以爲可禁傲既守京兆甫視事求問長安父老偷盜酋長數人居皆温厚出從童騎閭里以爲長者傲皆召見責問因貰其罪把其宿負令致諸偷以自贖偷長曰今一旦召詣府恐諸偷驚駭願一切受署傲皆以爲吏遣歸休置酒小偷悉來賀且飲醉偷長以赭汗其衣裾吏坐里閭闔出者汗赭輒裝縛之一日捕得數百人窮治所犯或一人百餘發盡行法罰由是抱鼓稀鳴市無偷盜天子嘉之傲爲人敬疾賞罰分明見惡輒取時時越法縱舍有足大者其治京兆畧循趙廣漢之迹方畧耳目發伏禁姦不如廣漢然傲本治春秋以經術自輔其政頗雜儒雅往往表賢顯善不醇用誅罰以此能自全竟免于刑戮京兆典京師長

氏姓譜

卷六

七陽

張氏

三

安中浩穰于三輔尤爲劇郡國二千石以高弟入守及爲眞久者不過二三年近者數月一歲輒毀傷失名以罪過罷惟廣漢及傲爲久任職傲爲京兆朝廷每有大議引古今處便宜公卿皆服天子數從之然傲無威儀時罷朝會過走馬章臺街使御吏驅自以便面拊馬又爲婦畫眉長安中傳張京兆眉嫵有司以奏傲上問之對曰臣聞閨房之內夫婦之私有過于畫眉者上愛其能弗備責也初傲與光祿勳楊惲厚善後惲坐大逆誅公卿奏惲黨友不宜處位等比比皆免而傲奏獨寢不下傲使卒捕掾絮舜有所案驗舜以傲劾奏當免不肯爲傲竟事私歸其家人或諫舜舜曰吾爲是公盡力多矣今五日京兆耳安能復案事傲聞舜語卽部吏收舜繫獄是時冬月未盡數日案事吏晝夜驗治舜竟致其死事舜當出死傲使主簿持教告舜

曰五月京兆竟何如冬月已盡延命乎乃棄舜市會立春  
行寬獄使者出舜家載尸並編做教自言使者使者奏做  
賊殺不辜天子薄其罪欲令做得自便利卽先下做前坐  
楊惲不宜處位奏免爲庶人做免奏卽下詣闕上印綬便  
從闕下亡命數月京師吏民解馳袍鼓數起而冀州部中  
有大賊天子思做功效使使者卽家在所名做做身被重  
劾及使者至妻子家室皆泣惶懼而做獨笑曰吾身亡命  
爲民郡吏當就捕今使者來此天子欲用我卽裝隨使者  
詣公車天子引見做拜爲冀州刺史做起亡命復奉使典  
州旣到部而廣川王國羣輩不道賊連發不得做以耳目  
發起賊主各匿處誅渠帥廣川王姬昆弟及王同族宗室  
劉調等通行爲之囊橐吏逐捕窮窘蹤迹皆入王宮做自  
將郡國吏車數百兩圍守王宮搜索調等果得之殿屋重

氏姓譜

卷十六

七陽

張氏

四

轅中做傅吏皆捕格斷頭懸其頭王宮門外因劾奏廣川  
王天子不忍致法削其戶做居部歲餘冀州盜賊禁止守  
太原太守滿歲爲真太原郡清頃之宣帝崩元帝初卽位  
待詔鄭朋薦做先帝名臣宜傳輔皇太子上以問前將軍  
蕭望之望之以爲做能吏任治煩亂材輕非師傅之器天  
子使使者徵做欲以爲左馮翊會病卒做所誅殺太原吏  
史家怨做隨至杜陵刺殺做中子璜做三子官皆至都尉  
張禹字子文河內軹人也至禹父徙家蓮白禹爲兒數隨  
家至市喜觀于卜相者前久之頗曉其別著布卦意時從  
旁言卜者愛之又奇其面貌謂禹父是兒多知可令學經  
及禹壯至長安學從沛郡施雠受易琅邪王陽膠東庸生  
問論語旣皆明習有徙衆舉爲郡文學甘露中諸儒薦禹  
有詔太子太傅蕭望之問禹對易及論語太義望之善焉

奏禹經學精習有師法可試事奏復罷歸故官久之試爲博士初元中立皇太子博士鄭寬中以尙書授太子薦禹善論語詔令禹授太子論語由是遷光祿大夫數歲出爲東平內史元帝崩成帝卽位徵禹以師賜爵闕內侯時帝舅陽平侯王鳳爲大將軍輔政專權而上富于春秋謙讓方鄉經學敬重師傅而禹與鳳並領尙書內不自安數病上書乞骸骨欲退避鳳上加賜黃金百斤養牛上尊酒太官致餐侍醫視疾使者臨問禹惶恐復起視事河平四年代王商爲丞相封安昌侯爲相六歲鴻嘉元年以老疾乞骸骨上加優再三乃聽許賜安車駟馬黃金百斤罷就第以列侯朝朔望位特進見禮如丞相置從事史五人益封四百戶天子數加賞賜前後數千萬禹爲人謹厚內殖貨財家以田爲業及富貴多買田至四百頃皆涇渭漑灌極

氏姓譜

卷六

七陽 張氏

五

膏腴上價它財物稱是禹性習知音聲內奢淫身居大第後堂理絲竹筦弦禹高弟子淮陽彭宣沛郡戴崇宜爲人恭儉有法度而崇愷弟多智二人異行禹心親愛崇敬宜而疏之禹年老自治冢塋起祠堂好平陵肥牛亭部處地又近延陵奏請求之上以賜禹詔令平陵徙亭它所曲陽侯根聞而爭之此地當平陵寢廟衣冠所出遊道禹爲師傅不遵謙讓至求衣冠所游之道又徙壞舊亭重非所宜孔子稱賜愛其羊我愛其禮宜更賜禹它地根雖爲舅上敬重之不如禹根言雖切猶不見從卒以肥牛亭地賜禹根由是害禹寵數毀惡之天子愈益敬厚禹禹每病輒以起居聞車駕自臨問之上親拜禹牀下禹頓首謝恩歸誠言老臣有四男一女愛女甚于男遠嫁爲張掖太守蕭咸妻不勝父子私情思與相近上卽時徙咸爲宏農太守又

禹小子未有官上臨侯禹禹數視其小子上卽禹床下拜  
爲黃門郎給事中禹雖家居以特進爲天子師國家每有  
大政必與定議禹見時有變異若上體不安擇日絜齋露  
著正衣冠立筮得吉卦則獻其占如有不吉禹爲感動憂  
色成帝崩禹及事哀帝建平二年薨諡曰節侯禹四子長  
子宏嗣侯官至太常列于九卿三弟皆爲校尉散騎車曹  
初禹爲師以上難數對已問經爲論語章句獻之始魯扶  
卿及夏侯勝王陽蕭望之韋元成皆說論語篇第或異禹  
先事王陽後從庸生采獲所安最後出而尊貴諸儒爲之  
語曰欲爲論念張文由是學者多從張氏餘家寢微  
張山拙字長賓平陵人也事小夏侯建爲博士論石渠至  
少府授同縣李尋鄭寬中少若山陽張無故子儒信都秦  
恭延君陳留假倉子驕無故善修章句爲廣陵太傅守夏

氏姓譜

卷六十六

七陽 張氏

三

侯說文恭增師法至百萬言爲城陽內史倉以謁者論石  
渠至膠東相尋善說災異爲騎都尉

張湛字子孝扶風平陵人也矜嚴好禮動止有則居處幽

室必自修整雖遇妻子若嚴君焉及在鄉黨詳言正色三

輔以爲儀表人或謂湛僞詐湛聞而笑曰我誠詐也人皆

詐惡我獨詐善不亦可乎成哀間爲二千石王莽時歷太

守都尉建武初爲左馮翊在郡修典禮設條教政化大行

後告歸平陵望寺門而步主簿進曰明府位尊德重不宜

自輕湛曰禮下公門軾輅馬孔子于鄉黨恂恂如也父母

之國所宜盡禮何謂輕哉五年拜光祿勳光武臨朝或有

惰容湛輒陳諫其失常乘白馬帝每見湛輒言白馬生且

復諫矣七年以病乞身拜光祿大夫代王丹爲太子太傅

及郭后廢因稱疾不朝拜大中大夫居中東門侯舍故當

時人號曰中東門君帝數存問賞賜後大司徒戴涉被誅帝疆起湛以代之湛至朝堂遺失漉便因自陳疾篤不能復任朝事遂罷之後數年卒于家

張堪字君游南陽宛人也爲郡族姓堪早孤嘗讓先父餘財數百萬與兄子年十六受業長安志美行厲諸儒號曰聖童世祖徵時見堪志操常嘉焉及卽位中郎將來歛爲堪名拜郎中三遷爲謁者使送委輸縑帛並領騎七千匹詣大司馬吳漢伐公孫述在道追拜蜀郡太守時漢軍餘七日糧陰具船欲遁去堪聞馳往見漢說述必敗不宜退師之策漢從之乃示弱挑敵述果自出戰死城下成都旣拔堪先入據其城檢閱庫藏收其珍寶悉條列上言秋毫無私慰撫吏民蜀人大悅在郡二年徵拜騎都尉後領驃騎將軍杜茂營擊破匈奴于高柳拜漁陽太守捕擊姦猾

氏姓譜

卷六

七陽

張氏

七

賞罰必信吏民皆樂爲用匈奴嘗以萬騎入漁陽堪率數千騎奔擊大破之郡界以靜乃于狐奴開稻田八千餘頃勸民耕種以致殷富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穗兩岐張君爲政樂不可支視事八年匈奴不敢犯塞帝嘗召見諸郡計吏問其風土及前後守令能否蜀郡計掾樊顯進曰漁陽太守張堪昔在蜀漢仁以惠下威能討姦前公孫述破時珍寶山積卷握之物足富十世而堪去職之日乘折轅車布被而已帝聞良久歎息拜顯爲魚復長方徵堪會病卒帝深悼惜之下詔褒揚賜帛百匹

張純字伯仁京兆杜陵人也高祖父安世宣帝時爲大司馬衛將軍封富平侯父放爲成帝侍中純少襲爵土哀平間爲侍中王莽時至列卿遭值僞篡僞多亡爵土純以敦謹守約保全前封建武初先來詣闕故得復國五年拜大中

大夫使將潁川突騎安集荆徐揚部督委輸監諸將營後  
又將兵屯田南陽遷五官中郎將有司奏列侯非宗室不  
宜復國光武曰張純宿衛十有餘年其勿廢更封武始侯  
食富平之半純在朝歷世明習故事建武初舊章多闕每  
有疑議輒以訪純自郊廟婚冠喪紀禮儀多所正定帝甚  
重之以純兼虎賁中郎將數被引見一日或至數四純以  
宗廟未定昭穆失序十九年乃與太僕朱浮各奏定帝從  
之是時宗廟未備自元帝以上祭于洛陽高廟成帝以下  
祠于長安高廟其南頓四世隨所在而祭焉明年純代朱  
浮爲太僕二十三年代杜林爲大司空在位慕曹參之迹  
務于無爲選辟掾史皆知名大儒明年上穿陽渠引洛水  
爲漕百姓得其利二十六年詔純曰禘祫之祭不行已久  
矣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詔純等據經

氏姓譜

卷今六

七陽

張氏

三

典詳爲其制自是禘祫遂定時南單于及烏桓來降邊境  
無事百姓新去兵草歲仍有年家給人足純以聖王之建  
辟雍所以崇尊禮義旣富而教者也乃案七經讖明堂圖  
河間古辟雍記孝武太山明堂制度及平帝時議欲具奏  
之未及上會博士桓榮上言宜立辟雍明堂章下三公太  
帝而純議同榮帝乃許之三十年純奏上宜封禪曰自古  
受命而帝治世之隆必有封禪以告成功書曰歲二月東  
巡狩至于岱宗柴則封禪之義也臣伏見陛下受中興之  
命平海內之亂修復祖宗撫存萬姓天下曠然咸蒙更生  
恩德雲行惠澤雨施黎元安寧夷狄慕義詩云受天之祜  
四方來賀今攝提之歲蒼龍甲寅德在東宮宜及嘉時遵  
唐帝之典繼孝武之業以二月東巡狩封于岱宗明中興  
勳功勳復祖統報天神禪梁父祀地祇傳祚子孫萬世之

基也中元元年帝乃東巡岱宗以純視御史大夫從並上元封舊儀及刻石文三月薨諡曰節侯

張奮字稚通父純臨終勅家丞曰司空無功于時猥蒙爵土身死之後勿議傳國奮兄根少被病光武詔奮嗣爵奮稱純遺勅固不肯受帝以奮違詔勅收下獄奮惶怖乃襲封永平四年隨例歸國奮少好學節儉行義常分損租俸贍卹宗親雖至傾匱而施與不怠十年僭耳降附奮來朝上壽引見宣平殿應對合旨顯宗異其才以爲侍祠侯建初元年拜左中郎將轉五官中郎將遷長水校尉永元六年代劉方爲司空時歲災旱祈雨不應乃上表曰比年不登人用飢匱今復久旱秋稼未立陽氣垂盡歲月迫促夫國以民爲本民以穀爲命政之急務憂之重者也臣蒙恩尤深受職過任夙夜憂懼章奏不能款心願對中常侍疏

氏姓譜

卷六

七陽

張氏

元

奏即時引見復口陳時政之宜明日和帝召太尉司徒幸洛陽獄錄囚徒收洛陽令陳歆卽大雨三日奮在位清白九年以病罷在家上疏以禮樂之用爲急十三年更名拜太常復上疏曰漢當改作禮樂圖書著明王者化定制禮功成作樂謹條禮樂異議三事願下有司以時考定昔者孝武皇帝光武皇帝封禪告成而禮樂不定事不相副先帝已詔曹褒今陛下但奉而成之猶周公斟酌文武之道非自爲制誠無所疑久執謙謙令大漢之業不以時成非所以章顯祖宗功德建太平之基爲後世法帝雖善之猶未施行其冬以病罷明年卒于家子甫嗣官至建城門侯甫卒子吉嗣永初三年吉卒無子國除自昭帝封安世至吉傳國八世經歷篡亂二百年間未嘗譴黜封者莫與比張霸字伯饒蜀郡成都人也年數歲而知孝讓雖出入飲

食自然合禮鄉人號爲張曾子七歲通春秋復欲進餘經  
父母曰汝小未能也霸曰我饒爲之故字曰饒焉後就長  
水校尉樊儵受嚴氏公羊春秋博覽五經諸生孫林劉固  
段著等慕之各市宅其傍以就學焉舉孝廉光祿主事稍  
遷永元中爲會稽太守表用郡人處士顧奉公孫松等並  
擢用有名稱其餘有業者皆見擢用郡中爭厲志節習  
經者以千數道路但聞誦聲初霸以樊儵剛嚴氏春秋猶  
多繁辭乃減定爲二十萬言更名張氏學霸始到越賊未  
解郡界不寧乃遺書開購明用信賞賊遂束手歸附不煩  
士卒之力童謠曰棄我戟捐我矛盜賊盡吏皆休視事三  
年謂掾吏曰太守起自孤生致位郡守蓋日中則移月滿  
則虧老氏有言知足不辱遂上病後徵四遷爲侍中時皇  
后兄虎賁中郎將鄧騭當朝貴盛聞霸各行欲與爲交霸

氏姓譜

卷全六

七陽

張氏

三

逡巡不答衆人笑其不識時務後當爲五更會疾卒年七  
十遺勅諸子曰昔延州使齊子死羸傳因坎路側遂以葬  
焉今蜀道阻遠不宜歸坐可止此葬足藏髮齒而已務遵  
速朽副我本心人生一世但當畏敬于人若不善加已直  
爲受之諸子承命葬于河南梁縣因遂家焉將作大匠翟  
酬等與諸門人追錄本行諡曰憲文中子楷

長檣字公超通嚴氏春秋古文尙書門徒常百人賓客慕

之自父黨宿儒皆造門焉車馬填街徒從無所止黃門及  
貴戚之家皆起舍巷次以候過客往來之利楷疾其如此  
輒徙避之家貧無以爲業常乘驢車至縣賣藥足給食者  
輒還鄉里司隸舉茂才除長陵令不至官隱居宏農山中  
學者隨之所居城市後華陰山南遂有公超市五府連辟  
舉賢良方正不就漢安元年順帝特下詔告河南尹曰故

長陵令張楷行慕原憲操擬夷齊輕貴樂賤竄跡幽藪高志確然獨拔羣俗前此徵命盤桓未至將主者翫習于常優賢不足使其難進歟郡時以禮發遣楷復告疾不到性好道術能作五里霧時關西人裴優亦能爲三里霧自以不如楷從學之楷避不肯見桓帝卽位優遂行霧作賊事覺被考引楷言從學術楷坐繫廷尉詣獄積二年恒諷誦經籍作尙書注後以事無驗見原還家建和三年詔安車備禮聘之辭以篤疾不行年七十終于家

張元字處虛楷子也沈深有才畧以時亂不仕司空張溫數以禮辟不能致中平二年溫以車騎將軍出征涼州賊邊章等將行元自田廬被褐帶索要說溫曰天下寇賊雲起豈不以黃門常侍無道故乎聞中貴人公卿以下當出祖道于平樂觀明公總天下威重握六師之要若于中坐

氏姓譜

卷十六

七陽

張氏

三

酒酣鳴金鼓整行陣名軍正執有罪者誅之引兵還屯都亭以次翦除中官解天下之倒懸報海內之怨毒然後顯用隱逸忠正之士則邊章之徒宛轉股掌之上矣溫聞大震不能對良久謂元曰處虛非不悅子之言顧吾不能行如何元乃歎曰事行則爲福不行則爲賊今與公長辭矣卽仰藥欲飲之溫前執其手曰子忠于我不能用是吾罪也子何爲當然且出口入耳之言誰今知之元遂去隱居魯陽山中及董卓秉政聞之辟以爲掾舉侍御史不就卓臨之以兵不得已彊起至輪氏道病終

張敏字伯達河間鄭人也建初二年舉孝廉四遷五年爲尙書建初中有人侮辱人父者而其子殺之肅宗貴其死刑而降宥之自後因以爲比是時遂定其議以爲輕侮法敏駁議不省敏復上疏曰臣敏蒙恩特見拔擢愚心所不

曉迷意所不解誠不敢苟隨衆議臣伏見孔子垂經典臯  
陶造法律原其本意皆欲禁民爲非也未曉輕侮之法將  
以何禁必不能使不相輕侮而更開相殺之路執憲之吏  
復容其姦枉議者或曰平法當先論生臣愚以爲天地之  
性惟人爲貴殺人者死三代通制今欲趨生反開殺路一  
人不死天下受敝記曰利一害百人去城郭夫春生秋殺  
天道之常春一物枯卽爲災秋一物華卽爲異王者承天  
地順四時法聖人從經律願陛下留意下民考尋利害廣  
令平議天下幸甚和帝從之九年拜司隸校尉視事二歲  
遷汝南太守清約不煩用刑平正有理能名坐事免延平  
元年拜議郎再遷潁川太守徵拜司徒在位奉法而已視  
事三歲以病乞身不聽六年春行大射禮陪位頓仆乃策  
罷之因病篤卒于家

氏姓譜

卷六

七陽

張氏

三

張禹字伯達趙國襄國人也祖父况族姊爲皇祖考夫人  
數往來南頭見光武光武爲大司馬遷邯鄲况爲郡吏謁  
見光武光武大喜曰今乃得我大舅乎因與俱北到高邑  
以爲元氏令遷涿郡太守後爲常山關長會赤眉攻闕城  
况戰沒父歆初以報仇逃亡後仕爲淮陽相終于汲令禹  
性篤厚節儉父卒汲吏人購送前後數百萬悉無所受又  
以田宅推與伯父身自寄止永平八年舉孝廉稍遷建初  
中拜揚州刺史當過江行部中土民皆以江有子胥之神  
難于濟涉禹將度吏固請不聽禹厲聲曰子胥如有靈知  
吾志在理察冤訟豈危我哉遂鼓楫而過歷行郡邑深幽  
之處莫不畢到親錄囚徒多所明舉吏民希見使者民懷  
喜悅怨德美惡莫不自歸焉元和二年轉兗州刺史亦有  
清平稱三年遷下邳相徐縣北界有蒲陽坡傍多良田而

堙廢莫修禹爲開水門通引灌溉遂成熟田數百頃勸率  
吏民假與種根親自勉勞遂大收穀實鄰郡貧者歸之千  
餘戶室廬相屬其居成市後歲至墾千餘頃民用溫給功  
曹吏戴閭故太尉掾也權動郡內有小譴禹令自致徐獄  
然後正其法自長史以下莫不震肅延平元年遷爲太傅  
錄尚書事鄧太后以殤帝初育欲令重臣居禁內乃詔禹  
舍宮中給帷帳床褥太官朝夕進食五日一歸府每朝見  
特贊與三公絕席禹上言方諒闇密靜之時不宜依常有  
事于苑囿其廣成上林空地宜且以假貧民太后從之及  
安帝卽位數上疾乞身詔遣小黃門問疾賜牛一頭酒十  
斛勸令就第其錢布刀劍衣物前後累至永初元年以定  
策功封安鄉侯食邑千二百戶其秋以寇賊雨水策免防  
勤而禹不自安上書乞骸骨更拜太尉四年新野君病皇

氏姓譜

卷八十六

七賜

張氏

三

太后車駕幸其第禹與司徒夏勤司空張敏俱上表固爭  
乃還宮後連歲災荒府藏虛空禹上疏求入三歲租稅以  
助郡國稟假詔許之五年以陰陽不和策免七年卒于家  
使者弔祭除小子曜爲郎中長子盛嗣

張輔字孟侯汝南細陽人趙王張敖之後也敖子壽封細  
陽之池陽鄉後廢因家焉輔少從祖父充受尚書能傳其  
業又事太常桓榮勤力不怠聚徒以百數永平九年顯宗  
爲四姓小侯開學于南宮置五經師輔以尚書教授數講  
于御前以論難當意除爲郎賜車馬衣裳遂令入授皇太  
子輔爲人質直守經義每侍講閒隙數有匡正之辭以嚴  
見憚及肅宗卽位擢輔爲侍中虎賁中郎將數月出爲東  
郡太守輔自以嘗經親近未悟見出意不自得上疏辭詔  
報曰經云身雖在外乃心不離王室典城臨民益所以報

效也好醜必上不在遠近今賜莊三十萬其亟之官醜雖  
儒者而性剛斷下車擢用義勇搏擊豪強長吏有殺盜徒  
者醜輒案之以爲令長受臧猶不至死盜徒皆飢寒備保  
何足窮其法乎郡吏王青者自祖父及青一門忠義而爵  
賞不及乎醜遂擢用極右曹乃上疏薦青三世死節宜蒙  
顯異奏下三公由此爲司空所辟自醜出後帝每見諸王  
師傳嘗言張醜前入侍講屢有諫正閭閻惻惻出于誠心  
可謂有史魚之風矣元和二年東巡狩幸東郡引醜及門  
生並郡縣掾史並會庭中帝先備弟子之儀使醜講尙書  
一篇然後修君臣之禮賞賜殊特莫不沾洽醜視事十五  
年和帝初遷魏郡太守永元五年遷醜爲太僕數月代尹  
睦爲太尉數上疏以疾乞身薦魏郡太守徐防自代帝不  
許使中黃門問病加以珍羞賜錢三十萬醜遂稱篤時子

氏姓譜

卷十六

七賜

張氏

三

蕃以郎侍講帝因令小黃門敕蕃曰陰陽不和萬人失所  
朝廷望公思惟得失與國同心而託病自潔求去重任誰  
當與吾同憂責者非有望于斷金也司徒固疾司空年老  
公其偃僕勿露所勅醜惶恐詣闕謝還復視事及父卒旣  
葬詔遣使齋牛酒爲釋服後以事與司隸校尉晏稱會于  
朝堂醜從容謂稱曰三府辟吏多非其人稱歸卽奏令三  
府各實其掾史醜本以私言不意稱奏之甚懷恨會復共  
謝闕下醜因責讓于稱稱辭語不順醜怒遂廷叱之稱乃  
芴奏醜有怨言天子以醜先帝師有詔公卿博士朝臣會  
議司徒呂蓋奏醜位居三司知公門有儀不屏氣鞠躬以  
須詔命反作色大言怨讓使臣不可以示四遠于是策免  
醜歸里舍謝遣諸生閉門不通賓客左中郎將何敞及言  
事者多訟醜公忠帝亦雅重之十五年復拜爲光祿勳數

月代魯恭爲司徒月餘薨乘輿縞素臨弔賜冢塋地賜贈  
恩寵異于它相酺病臨危敕子曰顯節陵掃地露祭欲率  
天下以儉吾爲三公旣不能宣揚王化令吏人從制豈可  
不務節約乎其無起祠堂可作橐蓋廡施祭其下而已曾  
孫濟好儒學光和中至司空病罷

張皓字叔明健爲武陽人也六世祖良高帝時爲太子少  
傅封留侯皓少遊學京師初永元中歸仕州郡辟大將軍  
鄧騭府五遷尙書僕射職事八年出爲彭城相永寧元年  
徵拜廷尉皓雖非法家而留心刑斷數與尙書辯正疑獄  
多以詳當見從時安帝廢皇太子爲濟陰王皓與太常桓  
焉太僕來歷廷爭之不能得事已具來歷傳退而上疏曰  
昔賊臣江充造構讒逆至合戾園興兵終及禍難後壺關  
三老一言上乃覺悟雖追前失悔之何逮今皇太子春秋  
氏姓譜 卷十六 七陽 張氏 三

方始十歲未見保傅九德之義宜簡賢輔就成聖質書奏  
不省及順帝卽位拜皓司空在事多所薦達天下稱其推  
士時清河趙騰上言災變譏刺朝政章下有司收騰繫考  
所引黨輩八十餘人皆以誹謗當伏重法皓上疏諫止之  
減騰死罪一等餘皆司寇四年以陰陽不和策免陽嘉元  
年復爲廷尉其年卒官時年八十三遣使者弔祭賜葬地  
于河南縣子綱

張綱字文紀少明經學雖爲公子而厲布衣之節舉孝廉  
不就司徒辟高第爲御史時順帝委縱宦官有識危心綱  
常感激慨然嘆曰穢惡滿朝不能奮身出命掃國家之難  
雖生吾不願也退而上書帝不省漢安元年選遣八使徇  
行風俗皆耆儒知名多歷顯位惟綱年少官次最微餘人  
受命之部而綱獨埋其車輪于洛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

問狐狸遂奏劾大將軍梁冀河南尹不疑書御京師震竦時冀妹爲皇后內寵方盛諸梁姻族滿朝帝雖知綱言直終不忍用時廣陵賊張嬰等數萬人殺刺史二千石寇亂揚徐間積十餘年朝廷不能討冀乃諷尚書以綱爲廣陵太守因欲以事中之前遣郡守率多求兵馬綱獨請單車之職既到乃將吏卒十餘人徑造嬰壘以慰安之求得與長老相見申示國恩嬰初大驚既見綱誠信乃出拜謁綱延置上坐問所疾苦多方慰諭嬰爲泣下曰荒裔愚人不能力自通朝廷不堪侵枉遂復相聚偷生若魚游釜中喘息須臾間耳今聞明府之言乃嬰等更生之晨也既陷不義實恐投兵之日不免孥戮綱約之以天地誓之以日月嬰深感悟乃辭還營明日將所部萬餘人與妻子面縛歸降綱乃單車入嬰壘大會置酒爲樂散遣部衆任從所之親

氏姓譜

卷十六

七陽 張氏

吳

爲卜居宅相田疇子弟欲爲吏者皆引召之人情悅服南州晏然朝廷論功當封冀邊絕乃止天子嘉美徵欲擢用綱而嬰等上書乞留乃許之綱在郡一年年三十六卒百姓老幼相攜詣府赴哀者不可勝數綱自被疾吏人咸爲祠祀祈福皆言千秋萬歲何時復見此君張嬰等五百餘人制服行喪送到犍爲負土成墳詔曰故廣陵太守張綱大臣之苗劄務統務正身導下班宣德信降集劇賊張嬰萬人息干戈之役濟蒸庶之困未升顯爵不幸早卒嬰等

張衡杖若喪考妣朕甚愍焉拜綱子續爲郎中賜錢百萬

張衡字平子南陽西鄂人也世爲著姓祖父堪蜀郡太守

衡少善屬文游于三輔囚入京師觀太學遂通五經貫六

藝雖才高于世而無驕尚之情常從容淡靜不好交接俗

人永元中舉孝廉不行連辟公府不就時天下承平日久

白玉侯以下莫不踰俊衡乃擬班固兩都作二京賦因以  
諷諫精思傳會十年乃成大將軍鄧騭奇其才累召不應  
衡善機巧尤致思于天文陰陽歷算常眈好元經謂崔瑗  
曰吾觀太元方知子雲妙極道數乃與五經相擬非徒傳  
記之屬使人難論陰陽之事漢家得天下二百歲之書也  
復二百歲殆將終乎所以作者之數必顯一世常然之符  
也漢四百歲元其興矣安帝雅聞衡善術學公車特徵拜  
郎中再遷爲太史令遂乃研覈陰陽妙盡璇機之正作渾  
天儀著靈憲算罔論言甚詳明順帝初再轉復爲太史令  
衡不慕當世所居之官輒積年不徙自去史職五載復還  
乃設客問作應問以見其志云陽嘉元年復造候風地動  
儀以精銅鑄成圓徑八尺合蓋隆起形似酒尊飾以篆文  
山龜鳥獸之形中有都柱傍行八道施闕發機外有八龍

氏姓譜

卷十六

七陽

張氏

七

首銜銅允下有蟾蜍張口承之其牙機巧制皆隱在尊中  
覆蓋周密無際如有地動尊則振龍機發吐丸而蟾蜍銜  
之振聲激揚伺者因此覺知雖一龍發機而七首不動尋  
其方面乃知震之所在驗之以事合契若神自書典所記  
未之有也嘗一龍機發而地不覺動京師學者咸怪其無  
徵後數日驛至果地震隴西于是皆服其妙自此以後乃  
令史官記地動所從方起時政事漸損權移于下衡因上  
疏陳事初光武善讖乃顯宗肅宗因祖術焉自中興之後  
儒者爭學圖緯兼復附以妖言衡以圖緯虛妄非聖人之  
法後遷侍中帝引在帷幄諷議左右嘗問衡天下所疾惡  
者宦官懼其毀已皆共目之衡乃詭對而出闕豎恐終爲  
其患遂共讒之衡常思圖身之事以爲吉凶倚伏幽微難  
明乃作思元賦以宣寄情志永和初出爲河間相時國王

驕奢不遵典憲又多豪右共爲不軌衡下車治威儀整法  
度陰知姦黨各姓一時收禽上下肅然稱爲政理視事三  
年上書乞骸骨徵拜尚書年六十二永和四年卒著周官  
訓詁崔瑗以爲不能有異于諸儒也又欲繼孔子易說象  
象殘缺者竟不能就所著詩賦銘七言靈憲應問七辯巡  
詰懸圖凡三十二篇永初中謁者僕射劉珍校書郎劉駒  
駢等著作東觀撰集漢記因定漢家禮儀上言請衡參論  
其事會並卒而衡常歎息欲終成之乃爲侍中上疏請得  
專事東觀收檢遺文畢力補綴又條上司馬遷班固所叙  
與典籍不合者十餘事又以爲王莽本傳但應載篡事而  
已至于編年月紀災祥宜爲元后本紀又更始居位人無  
異望光武初爲其將然後卽真宜以更始之號建于光武  
之初書數上竟不聽及後之著述多不祥典時人追恨之

氏姓譜

卷八十六

七陽

張氏

三

張奐字然明敦煌酒泉人也父惇爲漢陽太守奐少遊三  
輔師事太尉朱寵學歐陽尚書初牟氏章句浮辭繁多有  
四十五萬餘言奐減爲九萬言後辟大將軍梁冀府乃上  
書桓帝奏其章句詔下東觀以疾去官復舉賢良對策第  
一擢拜議郎永壽元年遷安定屬國都尉初到職而南匈奴  
奴左莫韃臺耆且渠伯德等七千餘人寇美稷東羌復舉  
種應之而奐壁惟有二百許人聞卽勒兵而出軍吏以爲  
力不敵叩頭爭止之奐不聽遂進屯長城收集兵士遣將  
王衛招誘東羌因據龜茲使南匈奴不得交通東羌諸豪  
遂相率與奐和親共擊莫韃等連戰破之伯德惶恐將其  
衆降郡界以寧羗豪帥感奐恩德而厚謝之奐召主簿于  
諸羗前以酒酌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廐金如粟不以入  
懷悉以金馬還之羗性貪而貴吏清見奐正身潔已威化

大行遷使匈奴中郎將時休屠各及朔方烏桓並同反叛  
燒度遼將軍門引屯赤阪烟火相望兵衆大恐各欲亡去  
奐安坐帷中與弟子誦誦自若軍士稍安乃潛誘烏桓陰  
與和通遂使斬屠各渠帥龔破其衆諸胡悉降延熹元年  
鮮卑寇邊奐率南單于龔之斬首數百級明年梁冀被誅  
奐以故吏免官禁錮奐與皇甫規友善奐旣被錮規薦舉  
前後七上在家四歲復拜武威太守平均徭賦率厲散敗  
常爲諸郡最河西由是而全其俗多妖忌凡二月五日產  
子及與父母同月生者悉殺之奐示以義方嚴加賞罰風  
俗遂改百姓生爲立祠舉九異遷度遼將軍數載間幽并  
清靜九年春徵拜大司農鮮卑聞奐去其夏遂格結南匈  
奴烏桓數道入塞或五六十騎或三四千騎寇掠緣邊九  
郡殺畧百姓秋鮮卑復率八九千騎入塞誘引東羌與共

氏姓譜

卷十六

七陽

張氏

三

盟詛朝廷以爲憂復拜奐爲護匈奴中郎將以九卿秩督  
幽并涼三州及度遼烏桓二營兼察刺史二千石能否賞  
賜甚厚匈奴烏桓聞奐至因相率還降凡二十萬口奐但  
誅其首惡餘皆慰納之惟鮮卑出塞去永康元年春東羌  
先零五六十騎寇關中圍殺羽掠雲陽夏復攻沒兩營殺  
千餘人冬羌岸尾摩訶等脅同種復鈔三輔奐遣司馬尹  
端董卓並擊大破之斬其首豪首虜萬餘人三州清定論  
功當封奐不事宦官故賞遂不行惟賜錢二十萬除家一  
人爲郎並辭不受而願徙屬宏農華陰舊制邊人不得內  
移惟奐因功特聽故始爲宏農人焉建寧元年振旅而還  
時竇太后臨朝大將軍竇武與太傅陳蕃謀誅宦官事泄  
中常侍曹節于中作亂以奐新徵不知本謀矯制使奐與  
少府周靖率五營士圍武自殺蕃因見害奐遷少府又

拜大司農以功封侯與深病爲節所賣上書固讓封還印綬卒不肯當明年夏青蛇見于御座軒前又大風雨雹霹靂拔樹詔使百僚各言災應與上疏天子深納與言以問諸黃門常侍左右皆惡之帝不得自從轉與太常與尚書劉猛刁建衛良同薦王暢李膺可參三公之選而曹節等彌疾其言遂下詔切責之與等皆自囚廷尉數日乃得出並以三月俸贖罪司隸校尉王寓出于宦官欲借寵公卿以求薦舉百僚畏憚莫不許諾惟與獨拒之寓怒因此遂陷以黨罪禁錮歸田里與前爲度遼將軍與段熲爭擊羌不相平熲爲司隸校尉欲逐與歸敦煌將害之與憂懼奏記謝熲熲雖剛猛省書哀之卒不忍也時禁錮者多不能守靜或徙或死與閉門不出養徒千人著尚書記難三十餘萬言與少立志節嘗與士友言曰大丈夫處世當爲國

氏姓譜

卷六

七陽

張氏

早

家立功邊境及爲將帥果有勳名董卓慕之使其兄遺緣百匹與惡卓爲人絕而不受光和四年卒年七十八武威多爲立祠世世不絕所著銘頌書教誠述志對策章表二十四篇長子芝字伯英最知名芝及弟昶字文舒並善草書至今稱傳之初與爲武威太守其妻懷孕夢帶與印綬登樓而歌訊之占者曰必將生男復臨茲邦命終此樓旣而生子猛以建安中爲武威太守殺刺史邯鄲商州兵圍之急猛恥見禽乃登樓自燒而死卒如占云

張儉字元節山陽高平人趙王張耳之後也父成江夏太守儉初舉茂才以刺史非其人謝病不起延熹八年太守翟超請爲東部督郵時中常侍侯覽家在防東殘暴百姓所爲不軌儉舉劾覽及其母罪惡請誅之覽遏絕章表並不得通由是結仇覽等鄉人朱並素性佞邪爲儉所棄並

懷怨志遂上書告儉與同郡二十四人爲黨于是刊章討捕儉得亡命困迫遁走望門投止莫不重其名行破家相容復流轉東萊止李篤家外黃令毛欽操兵到門篤引欽謂曰張儉知名天下而亡非其罪縱儉可得寧忍執之乎欽因起撫篤曰遽伯玉恥獨爲君子足下如何自專仁義篤曰篤雖好義明廷今日載其半矣欽歎息而去篤因緣送儉出塞以故得免其所經歷伏重誅者以十數宗親並殄滅郡縣爲之殘破中平元年黨事解乃還鄉里大將軍三公並辟又舉敦樸公車特徵起家拜少府皆不就獻帝初百姓飢荒而儉資計差温乃傾竭財產與邑里共之賴其存者以百數建安初徵爲衛尉不得已而起儉見曹氏世德已萌乃闔門懸車不豫政事歲餘卒許下年八十四張升字彥真陳留尉氏人富平侯放之孫也升少好學多

氏姓譜

卷六

七陽

張氏

四

關覽而任情不羈其意相合者則傾身交結不問窮賤如乖其志好者雖王公大人終不屈從常歎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其有知我雖胡越可親苟不相識從物何益仕郡爲綱紀以能出守外黃令吏有受賕者卽論殺之或譏升守領一時何足趨明威戮乎對曰昔仲尼暫相誅齊之侏儒手足異門而出故能威震強國反其侵地君子仕不爲己職思其憂豈以久近而異其度哉遇黨錮去官後竟見誅年四十九著賦誄頌碑書凡六十篇

張邈字子竝河間鄭人也留侯良之後有文才靈帝時從車騎將軍朱儁征黃巾爲別部司馬著賦頌碑文薦檄牋書謁文嘲凡十九篇又善于草書妙絕時人世共傳之

吳郡由拳人也父業郡門下掾送太守妻子還鄉里至河內亭盜夜劫之業與賊戰死遂亡失屍骸武時年幼

不及識父後之太學受業每節常持父遺劍至亡處祭醜而還太守第五倫嘉其行舉孝廉遭母喪過毀傷父魂靈不返因哀慟絕命

張君上潁川鄢陵人習梁邱易以授教建武中舉孝廉爲郎謝病去復歸聚徒後辟司徒馮勤府勤舉爲孝廉稍遷博士永平初遷侍中祭酒十年拜太子少傅顯宗數訪問經術旣而聲稱著聞弟子自遠至者著錄且萬人爲梁邱家宗十四年卒官子魴傳興業位至張掖屬國都尉張馴字子儁濟陰定陶人也少游太學能誦春秋左氏傳以大夏侯尚書教授辟公府舉高第拜議郎與蔡邕共奏定六經文字擢拜侍中典領秘書近署甚見納異多因便宜陳政得失朝廷嘉之遷丹陽太守化有惠政光和七年徵拜尚書遷大司農初平中卒于官

氏姓譜

卷六

七陽 張氏

四一

張元字君夏河內河陽人也少習顏氏春秋兼通數家法建武初舉明經補宏農文學遷陳倉縣丞清淨無欲專心經書方其講問乃不食終日及有難者輒爲張數家之說合擇從所安諸儒皆伏其多通著錄千餘人元初爲縣丞嘗以職事對府不知官曹處吏白門下責之時右扶風瓊邪徐業亦大儒也問元諸生試引見之與語大驚曰今日相遭眞解矇矣遂請上堂難問極日後元去官舉孝廉除爲郎會顏氏博士缺元試策第一拜爲博士居數月諸生上言元兼說嚴氏宣氏不宜專爲顏氏博士光武且令還署未及遷而卒

長沙太守時大疫流行治法雜出機著傷寒論金匱

方行于世

張遐餘汗人幼聰明日記萬言舉孝廉補郡功曹不就十

九從楊震震語人曰張遐當爲天下後世儒宗建寧間名爲右經博士尋以疾還教授諸葛瞻陸遜輩皆其門人所著有五經通義易傳筮原龜原吳越春秋等書

張儼餘杭人好學有賢德遭漢末之亂嘗開圃種瓠以所售錢造橋不樂營利鄉人重之

張馳淄川人少好學志識開朗仕至隴右府長史家無餘財惟有書數百卷

張道陵漢留侯良八世孫生于天目山學長生之術退隱于山章帝和帝累召不起久之遍游各山東抵興安雲錦溪升高而望曰此有異境遂泝流而之雲錦洞有仙巖焉煉丹其中三年青龍白虎旋繞其上丹成餌之時年六十容貌益少又得秘書通神變化驅除妖鬼後于蜀之雲臺峯昇天所遺經錄符章并印劍以授子孫其裔四代曰盛氏姓譜

卷八十六

七陽 張氏

四

復居此山歷代重之今其子孫世襲真人

張邵汝陽人與范式爲友式謂邵曰後二年當過拜尊親至期邵白母具雞黍待之至日式果至升堂拜母盡歡而別邵死見夢于式曰吾以某日死式卽素服會葬式至棺起世謂之死生交

張秉武陵人一日行山澤間遇仙女詣秉曰帝以君功在吳分故遣相配生子以木德王其地且約踰年再會秉如期往果見前女以襦襟子歸秉曰當世世相承血食吳楚後生子渤爲祠山神立廟廣德州夫人李氏亦有廟在州東名昭妃廟其神爲最靈凡水旱有禱輒應又有埋藏之異其俗歲殺牛祀之爲坎于庭以所祭牛皮器皿數百納于中明日發視之一空竟不知其所在

張瞻賈于外聞有王生者善卜瞻將歸夢吹曰中詣問王

生生日君歸不見妻矣日中炊是無釜也釜與婦同音賈歸妻果已卒

張芝字伯英性好書凡家之衣帛皆書尤善章草又善隸書韋仲將謂之草聖又云崔氏之肉張氏之骨其章草急就章字皆一筆而伯英章草行入神隸書入妙又云英書如漢武愛道憑虛欲仙

張昶字文舒伯英季弟爲黃門侍郎尤善章草書類伯英時人爲之亞聖文舒章草入神八分入妙隸入能



張範字公儀河內修武人也祖父歆爲漢司徒父延爲太尉太傅袁隗欲以女妻範範辭不受性恬靜樂道忽于榮利徵命無所就弟承字公先亦知名以方正徵拜議郎遷伊闕都尉董卓作亂承欲合徒衆與天下共誅卓承弟時氏姓譜

卷十六

七陽

張氏

四

爲議郎適從長安來謂承曰今欲誅卓衆寡不敵且起一

朝之謀戰阡陌之民士不素撫兵不練習難以成功卓阻

兵而無義固不能久不若擇所歸附待時而動然後可以

如志承然之乃解印綬間行歸家與範避地揚州袁術備

禮招請範稱疾不往術不彊屈也遣承與相見術問曰昔

周室陵遲則有桓文之霸秦失其政漢接而用之今孤以

土地之廣士民之衆欲徼福齊桓擬迹高祖何如承對曰

在德不在彊夫能用德以同天下之欲雖由匹夫之資而

興霸王之功不足爲難若苟僭擬于時而動衆之所棄誰

能興之術不悅是時太祖將征冀州術復問曰今孟德欲

以弊兵數千敵十萬之衆可謂不量力矣子以爲何如承

乃曰漢德雖衰天命未改今孟德挾天子以令天下雖敵

百萬之衆可也術作色不懌承去之太祖平冀州遣使迎

範範以疾留彭城遣承詣太祖太祖表以爲諫議大夫範  
子陵及承子戩爲山東賊所得範直詣賊請二子賊以陵  
還範範謝曰諸君相還兒厚矣夫人情雖愛其子然吾憐  
戩之小請以陵易之賊義其言悉以還範太祖自荊州還  
範得見于陳以爲議郎參丞相軍事甚見敬重太祖征伐  
常命範及邴原留與世子居守太祖謂文帝舉動必諮此  
二人世子執子孫禮救恤窮乏家無所餘中外孤寡皆歸  
焉贈遺無所逆亦終不用及去皆以還之建安十七年卒  
魏國初建承以丞相參軍祭酒領趙郡太守政化大行太  
祖將西征徵承參軍事至長安病卒

張琚字子明鉅鹿人養志不仕少游太學學兼內外後歸  
鄉里袁紹前後辟命不應移居上黨并州牧高幹表除樂  
平令不就徙遁常山門徒且數百人遷居任縣太祖爲丞  
氏姓譜

卷十六

七陽

張氏

昱

相辟不詣太和中詔求隱學之士能消災復異者郡累上  
琚發遣老病不行廣平太守盧毓到官三日綱紀白承前  
致版謁琚毓教曰張先生所謂上不事天子下不友諸侯  
者也豈此版謁所可光飾哉但遣主簿奉書致羊酒之禮  
青龍四年辛亥詔書張掖郡元川溢湧激波奮蕩寶石負  
圖狀像靈龜宅于川西巖然磐峙倉質素章麟鳳龍馬煥  
炳成彤文字告命粲然著明太史令高堂隆上言古皇聖  
帝所未嘗蒙實有魏之禎命東序之世寶事班天下任合  
于綽連齋以問琚琚密謂綽曰夫神以知來不追已往禎  
祥先見而後廢興從之漢已久亡魏已得之何所追與徵  
祥乎此石當今之變異而將來之禎瑞也正始元年戴鴛  
之鳥巢琚門陰琚告門人曰夫戴鴛陽鳥而巢門陰此凶  
祥也乃援琴歌詠作詩二篇旬日而卒時年一百五歲是

歲廣平太守王肅至官教下縣曰前在京都聞張子明來至問之會其已亡致痛惜之此君篤學隱居不與時競以道樂身昔絳縣老人屈在泥塗趙孟升之諸侯用睦愍其耄勤好道而不蒙榮寵書到遣吏勞問其家顯題門戶務加殊異以慰既往以勸將來

張既字德容馮翊高陵人也年十六爲郡小吏後歷右職舉孝廉不行太祖爲司空辟未至舉茂才除新豐令治爲三輔第一袁尙拒太祖于黎陽遣所署河東太守郭援并州刺史高幹及匈奴單于取平陽發使西與關中諸將合從司隸校尉鍾繇遣既說將軍馬騰等既爲言利害騰等從之騰遣子超將兵萬餘人與繇會擊幹援大破之斬援首幹及單于皆降其後幹復舉并州反河內張晟衆萬餘人無所屬寇滄澠間河東衛固宏農張琰各起兵以應之

氏姓譜

卷十六

七場

張氏

吳

太祖以既爲議郎參繇軍事使西徵諸將馬騰等皆引兵會擊晟等破之斬琰固首幹奔荊州封既武始亭侯太祖將征荊州而騰等分據關中太祖復遣既喻騰等令釋郿曲求還騰已許之而更猶豫既恐爲變乃移諸縣促儲衛二千石郊迎騰不得已發東太祖表騰爲衛尉子超爲將軍統其衆後超反既從太祖破超于華陰西定關右以既爲京兆尹招懷流民興復縣邑百姓懷之魏國既建爲尙書出爲雍州刺史太祖謂既曰還君本州可謂衣繡晝行矣時太祖徙民以充河北隴西天水南安民相恐動擾擾不安既假三郡人爲將吏者休課使治屋宅作水碓民心遂安太祖將拔漢中守恐劉備北取武都氏以逼關中問既既曰可勸使北出就穀以避賊前至者厚其寵賞則先者知利後必慕之太祖從其策乃自到漢中引出諸軍合

旣之武都徙氏五萬餘落出居扶風天水界是時武威顏  
俊張掖和鸞酒泉黃華西平翹演等並舉郡反自號將軍  
更相攻擊俊遣使送母及子詣太祖爲質求助太祖問旣  
旣曰俊等外假國威內生傲悖計定勢足後卽反耳歲餘  
鸞遂殺俊武威王秘又殺鸞是時不置涼州自三輔拒西  
域皆屬雍州文帝卽王位初置涼州以安定太守鄒岐爲  
刺史張掖張進執郡守舉兵拒岐黃華翹演各逐故太守  
舉兵以應之旣進兵爲護羗校尉蘇則聲執故則得以有  
功旣進爵都鄉侯涼州盧水胡伊健妓妾治元多等反河  
西大擾帝憂之曰非旣莫能安涼州乃召鄒岐以旣代之  
遣護軍夏侯儒將軍費曜等繼其後旣至金城欲渡河諸  
將守以爲兵少道險未可深入旣曰道雖險非井陘之險  
遂渡河賊七千餘騎逆拒軍于鷓陰口旣揚聲軍從鷓陰

氏姓譜

卷十六

七陽

張氏

四

乃潛由且次出至武威胡以爲神引還顯美旣以據武威  
曜乃至儒等猶未達旣勞賜將士欲進軍擊胡諸將皆曰  
士卒疲倦虜衆氣銳難與爭鋒旣曰今軍無見糧當因敵  
爲資若虜見兵合退依深山追之則道險窮餓兵還則出  
侯寇鈔如此兵不得解遂前軍顯美胡騎數千因大風欲  
放火燒營將士皆恐旣夜藏精卒三千人爲伏使參軍成  
公英督千餘騎挑戰勅使陽退胡果爭奔之因發伏截其  
後首尾進擊大破之斬首獲生以萬數帝甚悅徙封西鄉  
侯增邑二百並前四百戶酒泉蘇衡反與羗豪鄰戴及丁  
令胡萬餘騎攻邊縣旣與夏侯儒擊破之衡及鄰戴等皆  
降遂上疏請與儒治左城築障塞置烽候邸閣以備胡西  
羗恐率衆二萬餘落降其後西平翹光等殺其郡守諸將  
欲擊之旣曰惟光等造反郡人未必悉同若便以軍臨之

吏民羌胡必怨皆相持著此爲虎傅翼也光等欲以羌胡爲援今先使羌胡鈔擊重其賞募所虜獲者皆以畀之外阻其執內離其交必不戰而定乃檄告諭諸羌爲光等所誑誤者原之能斬賊帥送首者當加封賞于是光部黨斬送光首餘咸安堵如故旣臨二州十餘年政惠著聞其禮辟扶風龐延天水楊阜等終皆有名位黃初四年薨

張遼字文遠鴈門馬邑人也本聶壹之後以避怨變姓少爲郡吏漢末并州刺史丁原以遼武力過人名爲從事使將兵詣京都何進遣詣河北募兵得千餘人還進敗以兵屬董卓卓敗以兵屬呂布遷騎都尉布爲李傕所敗從布東奔徐州領魯相時年二十八太祖破呂布于下邳遼將其衆降拜中郎將賜爵關內侯數有戰功遷裨將軍袁紹破別遣遼定魯國諸縣與夏侯淵圍昌豨于東海數月糧

氏姓譜

卷十六

七陽

張氏

吳

盡議引軍還遼謂淵曰數月已來每行諸圍昌豨輒屬目視遼又其射矢更稀此必豨計猶豫故不力戰遼欲挑與語儻可誘也乃使謂豨曰公有命使遼傳之豨果下與遼語遼爲說太祖神武方以德懷四方先附者受大賞豨乃許降隨詣太祖太祖遣豨還從討袁譚袁尙于黎陽有功行中堅將軍從攻尙于鄴尙堅守不下太祖還許使遼與樂進拔陰安徙其民河南復從攻鄴鄴破遼別徇趙國常山招降緣山諸賊及黑山孫輕等從攻袁譚譚破別將徇海濱破遼東賊柳毅等還鄴太祖自出迎遼引共載以遼爲盪寇將軍復別擊荊州定江夏諸縣還屯臨穎封都亭侯從征袁尙于柳城卒與虜遇遼勸太祖戰氣甚奮太祖壯之自以所持麾授遼遂擊大破之斬單于蹋頓時荊州未定復遣遼屯長社臨發軍中有謀反者一軍盡擾遼乃

令軍中其不反者安坐遼將親兵數十人中陣而立有頃定卽得首謀者殺之陳蘭梅成以氏六縣叛太祖遣于禁臧霸等討成遼督張郃朱蓋等討蘭成僞降禁禁還成遂將其衆就蘭轉入灕山灕中有天柱山高峻二十餘里道險狹步徑裁逼蘭等壁其上遼遂進到山下安營攻之斬蘭成首盡虜其衆太祖論諸將功曰登天山履峻險以取蘭成盪寇功也增邑假節太祖旣征孫權還使遼與樂進李典等將七千餘人屯合肥太祖征張魯教與護軍蔣悌署函邊曰賊至乃發俄而權率十萬衆圍合肥乃共發教教曰若孫權至者張李二將軍出戰樂將軍守護軍勿得與戰諸將皆疑遼曰公遠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擊之折其盛勢以安衆心然後可守也成敗之機在此一戰諸軍何疑李典亦與遼同于是遼

氏姓譜

卷十六

七陽

張氏

兕

夜募敢從之士得八百人椎牛饗將士明日大戰平旦遼披甲持戟先登陷陣殺數十人斬二將大呼自名衝壘入至權麾下權大驚衆不知所爲走登高冢以長戟自守遼叱權下戰權不敢動望見遼所將衆少乃聚圍遼數重遼左右麾圍直前急擊圍開遼將麾下數十人得出餘衆號呼曰將軍棄我乎遼復還突圍拔出餘衆自旦戰至日中吳人奪氣還修守備衆心乃安諸將咸服權守合肥十餘日城不可拔乃引退遼率諸軍追擊幾復獲權太祖大壯遼拜征東將軍建安二十一年太祖復征孫權到合肥循行遼戰處歎息良久乃增遼兵文帝卽王位轉前將軍分封兄汎及一子列侯進遼爵都鄉侯給遼母輿車及兵馬送遼家詣屯救遼母至導從出迎所督諸軍將吏皆羅拜道側觀者榮之文帝踐阼封進陽侯增邑千戶並前二千

六百丁黃初二年遼朝洛陽宮文帝引遼會建始殿親問  
破吳意狀帝歎息顧左右曰此亦古之名虎也爲起第舍  
又特爲遼母作殿以遼所從破吳軍應募步卒皆爲虎賁  
孫權復稱藩遼還屯雍邱得疾帝遣侍中劉曄將太醫視  
疾虎賁問消息道路相屬疾未瘳帝迎遼就行在所車駕  
親臨執其手賜御衣大官日送御食疾小差還屯孫權復  
叛帝遣遼乘舟與曹休至海陵臨江權甚憚焉勅諸將張  
遼雖病不可當也愼之是歲遼與諸將破權將呂範遼病  
遂篤薨于江都帝爲流涕諡曰剛侯子虎嗣

張卬字儁父河間鄭人也漢末應募討黃巾爲軍司馬屬  
韓馥馥敗以兵歸袁紹紹以卬爲校尉使拒公孫瓚瓚破  
卬功多遷寧國中郎將太祖與袁紹相拒于官渡紹遣將  
淳于瓊等督運屯烏巢太祖自將急擊之紹但遣輕騎救  
氏姓譜

卷八十六

七陽 張氏

五

瓊而以重兵攻太祖營不能下太祖破瓊等紹軍太潰郭  
圖慙未用卬計更譖卬快軍敗出言不遜卬懼乃歸太祖  
太祖得卬甚喜拜卬偏將軍封都亭侯授以衆從攻鄴拔  
之又從擊袁譚于渤海別將軍圍雍奴大破之後討柰城  
與張遼俱爲軍鋒以功遷平狄將軍別征東萊討管承又  
與張遼討陳蘭梅成等破之從破馬超韓遂于渭南圍安  
定降楊秋與夏侯淵討鄜賊梁興及武都氏又破馬超平  
宋建時太祖征張魯先遣卬督諸軍討興和氏王寶茂太  
祖從散關入漢中又先遣卬督步卒五千于前通路至陽  
平魯降太祖還留卬與夏侯淵等守漢中拒劉備卬別督  
諸軍降巴東巴西二郡徙其民于漢中進軍宕渠爲備將  
張飛所拒引還南鄭拜盪寇將軍劉備屯陽平卬屯廣石  
備以精卒萬餘分爲十部夜急攻卬卬率親兵搏戰備不

能克其後備于走馬谷燒都圍淵救火從他道與備相遇  
交戰短兵接刃淵遂沒郤還陽平遂推郤爲軍主郤出勒  
兵安陣諸將皆受郤節度衆心乃定文帝卽王位以郤爲  
左將軍進爵都鄉侯及踐阼進封郤侯明帝卽位遣南屯  
荊州與司馬宣王擊孫權別將劉阿等追至祁口交戰破  
之諸葛亮出祁山加郤位特進遣督諸軍拒亮將馬謖于  
街亭謖依阻南山不下據城郤絕其汲道擊大破之南安  
天水安定郡反應亮郤皆破平之益邑千戶並前四千三  
百戶司馬宣王治水軍于荊州欲順沔入江伐吳詔郤督  
關中諸軍往受節度至荊州會冬水淺大船不得行還屯  
方城諸葛亮復出急攻陳倉帝驛馬名郤到京都帝自幸  
河南城置酒送郤遣南北軍士三萬及分遣武威虎賁使  
衛郁因問郤曰暹將軍到亮得無已得陳倉乎郤知亮懸

氏姓譜

卷十六

七陽

張氏

五一

軍無穀不能久攻對曰比臣未到亮已走矣屈指計亮糧  
不至十日郤晨夜進至南鄭亮退詔郤還京都拜征西車  
騎將軍郤識變數善處營陣料戰勢地形無不如計郤雖  
武將而愛樂儒士嘗薦同鄉卑湛經明行修擢爲博士諸  
葛亮復出祁山詔郤督諸將西至畧陽亮還保祁山郤追  
至木門與亮軍交戰飛矢中郤右膝薨諡曰壯侯子雄嗣  
張飛字益德涿郡人也少與關羽俱事先主羽年長數歲  
飛兄事之先主從曹公破呂布隨還許曹公拜飛爲中郎  
將先主背曹公依袁紹劉表表卒曹公入荊州先主奔江  
南曹公追之一日一夜及于當陽之長阪先主聞曹公卒  
至棄妻子走使飛將二十騎拒後飛據水斷橋瞋目橫矛  
曰身是張益德也可來共決死敵皆無敢近者故遂得免  
先主既定江南以飛爲宜都太守征虜將軍封新亭侯後

轉在南郡先主入益州還攻劉璋飛與諸葛亮等泝流而上分定郡縣至江州破璋將巴郡太守嚴顏生獲顏飛呵顏曰大軍至何以不降而敢拒戰顏答曰卿等無狀侵奪我州我州但有斷頭將軍無有降將軍也飛怒令左右牽去斫頭顏色不變曰斫頭便斫頭何爲怒邪飛壯而釋之引爲賓客飛所過戰克與先主會于成都益州旣平賜諸葛亮法正飛及關羽金各五百斤銀千斤錢五十萬錦千匹其餘頒賜各有差以飛領巴西太守曹公破張魯留夏侯淵張郃守漢川郃別督諸軍下巴西欲徙其民于漢中進軍宕渠蒙頭濫石與飛相拒五十餘日飛率精卒萬餘人從他道邀郃軍交戰山道迤狹前後不得相救飛遂破郃郃棄馬緣山獨與麾下十餘人從間道退引軍還南鄭巴土獲安先主爲漢中王拜飛爲右將軍假節章武元年

氏姓譜

卷十六

七陽

張氏

五

遷車騎將軍領司隸校尉進封西鄉侯初飛雄壯威猛亞于關羽魏謀臣程昱等咸稱羽飛萬人之敵也羽善待卒伍而矜于士大夫飛愛敬君子而不恤小人先主常戒之曰卿刑殺旣過差又日鞭撻健兒而令在左右此取禍之道也飛猶不悛先主伐吳飛當率兵萬人自閬中會江州臨發其帳下將張達范疆殺飛持其首順流而奔孫權飛營都督表報先主先主聞飛都督之有表也曰噫飛死矣追諡飛曰桓侯長子苞早天次子紹嗣官至侍中尙書僕射苞子遵爲尙書隨諸葛瞻于綿竹與鄧艾戰死

張裔字君嗣蜀郡成都人也治公羊春秋博涉經史漢汝

南許文休入蜀謂裔幹理敏捷是中夏鍾元常之倫也劉璋時舉孝廉爲雋復長還州署從事領帳下司馬張飛自別州由墊江入璋授裔兵拒飛于德陽陌下軍敗還成都

爲璋奉使詣先主先主許以禮其君而安其人也裔還城門乃開先主以裔爲巴郡太守還爲司金中郎將典作農戰之器先是益州郡殺太守正昂者率雍闓恩信著于南土使命周旋遠逼孫權乃以裔爲益州太守徑往至郡闓遂趙起不賓假鬼教曰張府君如瓠壺外雖澤而內實麤不足殺令縛于吳于是遂送裔于權曾先主薨諸葛亮遣鄧芝使吳亮令芝言次可從權請裔裔自至吳數年流徙伏匿權未之知也裔臨發權乃引見問裔曰君還必用事而歸將委命有司若蒙微倖得全首領五十八已前父母之年也此自以後大王之賜也權言笑歡悅有器裔之色裔出閭深悔不能陽愚卽便就船倍道兼行權果追之不能及旣至蜀丞相亮以爲參軍署府事又領益州治中從

氏姓譜

卷十六

七陽

張氏

五

事亮出駐漢中裔以射聲校尉領留府長史嘗稱曰公賞不遺遠罰不阿近爵不可以無功取刑不可以貴勢免此賢愚之所以僉忘其身者也其明年北詣亮諮事送者數百車乘盈路少與犍爲楊恭友善恭早死遺孤未數歲裔迎留與分屋而居事恭母如母恭之子息長大爲之娶婦買田宅產業使立門戶撫恤故舊振贍衰宗行義甚至加輔漢將軍領長史如故建興八年卒子髦歷三郡守監軍髦弟郁太子中庶子

張裕字南和蜀郡人也爲後部司馬曉占候而天才過周羣諫先主曰不可爭漢中軍必不利先主用羣言不納竟得地遣將軍吳蘭雷銅等入武都皆沒不還于是舉羣茂才裕又私語人曰歲在庚子天下當易代劉氏祚盡矣先主公得益州九年之後寅卯之間當失之人密白其言初先

主與劉璋會涪時裕爲璋從事侍坐其人饒鬚先主嘲之曰昔吾居涿縣特多毛姓東西南北皆諸毛也涿令稱曰諸毛繞涿居乎裕卽答曰昔有作上黨潞長遷爲涿令涿令者去官還家時人與書欲署潞則失涿欲署涿則失潞乃署曰潞涿君先生無鬚故裕以此及之先生常銜其不遜加忿其漏言乃顯裕諫爭漢中不驗下獄將誅之諸葛亮表請其罪先主答曰芳蘭生門不得不鉏裕遂棄市後魏氏之立先主之薨皆如裕所刻又曉相術每舉鏡覩面自知刑死未嘗不撲之于地也

張嶷字伯岐巴西郡南充國人也弱冠爲縣功曹先主定蜀之際山寇攻縣縣長捐家逃亡嶷冒白刃攜負夫人夫人得免由是顯名州名爲從事時郡內士人龔祿姚佃位二千石當世有聲名皆與嶷友善建興五年丞相亮北住

氏姓譜

卷十六

七陽

張氏

焉

漢中廣漢綿竹山賊張慕等鈔盜軍資劫畧吏民嶷以都尉將兵討之嶷度其鳥散難以戰禽乃詐與和親克期置酒酒酣嶷身率左右斬慕等五十餘級渠帥悉殄尋其餘類旬日清泰拜爲牙門將屬馬忠北討汶山叛羌南平四郡蠻夷輒有籌畫戰克之功初越嶺郡自丞相亮討高定之後叟夷數反殺太守龔祿焦璜是後太守不敢之郡只住安定縣去郡八百餘里其郡徒有名而已時論欲復舊郡除嶷爲越雋太守嶷將所領往之郡誘以恩信蠻皆服頗來降附北徼捉馬最驍勁不承節度嶷乃往討生縛其帥魏狼又解縱告喻使招懷餘類表拜狼爲邑侯種落三千餘戶皆安土供職諸種聞之多漸降服嶷以功賜爵關內侯蘇邴邑君冬逢逢弟隗渠等已降復反嶷誅逢逢妻旄牛王女嶷以計原之而渠逃入西徼渠剛猛捷悍爲諸

種深所畏憚遣所親二人詐降嶷實取消息嶷覺之許以重賞使爲反間二人遂合謀殺渠渠死諸種皆安又所都者帥李求承昔手殺龔祿嶷求募捕得數其宿惡而誅之始嶷以郡郭宇頽壞更築小塢在官三年徙還故郡繕治城郭夷種男女莫不致力定祚臺登卑水三縣去郡三百餘里舊出鹽鐵及漆而夷徼从自固食嶷率所領奪取署長吏焉嶷之到定祚定祚率豪狼岑槃木王舅甚爲蠻夷所信任忿嶷自侵不自來詣嶷使壯士數十直往收致撻而殺之持尸還種厚加賞賜喻以狼岑之惡且曰無得妄動動卽殄矣種類咸面縛謝過嶷殺牛饗宴重申恩信遂獲鹽鐵器用周贍漢嘉郡界旄牛夷種類四千餘戶其率狼路欲爲姑壻冬逢報怨遣叔父離將逢衆相度形勢嶷逆遣親近齋牛酒勞賜又令離姊逆逢妻宜暢意旨離旣

氏姓譜

卷十六

七陽

張氏

五

受賜並見其姊姊弟歡悅悉率所領將詣嶷嶷厚加賞待遣遠旄牛由是輒不爲患郡有舊道經旄牛中至成都旣平且近自旄牛絕道已百餘年更由安上旣險且遠嶷遣左右齋貨幣賜路重令路姑喻意路乃率兄弟妻子悉詣嶷嶷與盟誓開通舊道千里肅清復古亭驛奏封路爲旄牛响毗王遣使將路朝貢後主于是加嶷撫戎將軍領郡如故嶷初見費禕爲大將軍恣性汎愛待信新附太過嶷書戒之後禕果爲魏降人郭修所害吳太傅諸葛恪以初破魏軍大興兵衆以圖攻取侍中諸葛瞻丞相亮之子恪從弟也嶷與書戒之後恪竟以此夷族嶷識見多如是類在郡十五年邦域安穆屢乞求還乃徵詣成都夷民戀慕扶轂涕泣過旄牛邑邑君襁負來迎及追尋至蜀郡界其皆督率隨嶷朝貢者百餘人嶷至拜盪寇將軍慷慨壯烈

士人咸多貴之魏狄道長李簡密書請降衛將軍姜維率  
嶷等因簡之資以出隴西既到狄道簡悉率城中吏民出  
迎軍軍前與魏將徐質交鋒嶷臨陣隕身封長子瑛西鄉  
侯次子護雄襲爵南土越雋民夷聞嶷死無不悲泣爲嶷  
立廟四時水旱輒祀之

張昭字子布彭城人少好學善隸書從白侯子安受左氏  
春秋博覽衆書與琅邪趙昱東海王朗俱發名友善弱冠  
察孝廉不就與朗共論舊君諱事州里才士陳琳等皆稱  
善之刺史陶謙舉茂才不應謙以爲輕已遂見拘執昱傾  
身營救方以得免漢末大亂徐方士民多避難揚土昭皆  
南渡江孫策創業命昭爲長史撫軍中郎將升堂拜母如  
比肩之舊文武之事一以委昭昭每得北方士大夫書疏  
專歸美于昭昭欲嘿而不宣則懼有私宣之則恐非宜進

氏姓譜

卷十六

七陽

張氏

吳

退不安策聞之歡笑曰子布賢我能用之其功名獨不在  
我乎策臨亡以弟權託昭昭率羣僚立而輔之上表漢室  
下移屬城中外將校各令奉職權悲感未視事昭謂權曰  
夫爲人後者貴能負荷先軌克昌堂構以成勲業也方今  
天下鼎沸羣盜滿山孝廉何得寢伏哀戚肆匹夫之情哉  
乃身自扶權上馬陳兵而出然後衆心知有所歸昭復爲  
權長史授任如前後劉備表權行車騎將軍魏黃初二年  
遣使者邢貞拜權爲吳王貞入門不下車昭謂貞曰夫禮  
無不敬故法無不行而君敢自尊大豈以江南寡弱無方  
寸之刃故乎貞卽遽下車拜昭爲綏遠將軍封由拳侯權  
於武昌臨釣臺飲酒大醉權使人以水洒羣臣曰今日酣  
飲惟醉墮臺中乃當止耳昭正色不言出外車中坐權遣  
人呼昭還謂曰爲共作樂耳公何爲怒乎昭對曰昔紂爲

糟卽酒池長夜之飲當時亦以爲樂不以爲惡也權默然有慙色遂罷酒後孫邵卒百寮復舉昭權曰孤豈爲子布有愛乎領丞相事煩而此公性剛所言不從怨咎將與非所以益之也乃用顧雍權旣稱尊號昭以老病上還官位及所統領更拜輔吳將軍班亞三司改封婁侯食邑萬戶在里宅無事乃著春秋左氏傳解及論語注權嘗問衛尉嚴竣寧念小時所聞書不峻因誦孝經仲尼居昭曰嚴峻鄙生臣請爲陛下誦之乃誦君子之事上咸以昭爲知所誦昭每朝見辭氣壯厲義形于色會以直言逆旨中不進見後蜀使來稱蜀德美而羣臣莫拒權歎曰使張公在坐彼不折自廢安復自誇乎明日遣中使勞問因請見昭昭避席謝權跪止之權以公孫淵稱藩遣張彌許晏至遼東拜淵爲燕王昭諫曰淵背魏懼討遠來求援非本志也若

氏姓譜

卷十六

七陽

張氏

七

淵改圖欲自明于魏兩使不反不亦取笑于天下乎權與相反覆昭意彌切權不能堪案刀而怒昭熟視權曰臣雖知言不用每竭愚忠者誠以太后臨崩呼老臣于床下遺詔顧命之言故在耳因涕泣橫流權擲刀致地與昭對泣然卒遣彌晏往昭忿言之不用稱疾不朝權恨之土塞其門昭又于內以土封之淵果殺彌晏權數慰謝昭昭固不起權因出過其門呼昭辭疾篤權燒其門欲以恐之昭更閉戶權使人滅火住門良久昭諸子共扶昭起權載以還宮深自克責昭不得已然後朝會昭容貌矜嚴有威風權嘗曰孤與張公言不敢妄也舉邦憚之年八十一嘉禾五年卒遺令幅巾素棺斂以時服權素服臨弔謚曰文侯長子承已自封侯少子休襲爵

張承字仲嗣少以才學知名與諸葛瑾步騭嚴峻相友善

權爲驍騎將軍辟西曹掾出爲長沙西部都尉討平山寇  
得精兵萬五千人後爲濡頰都督奮威將軍封都鄉侯領  
部曲五千人承爲人壯毅忠謹能甄識人物拔彭城蔡欵  
南陽謝景於孤微童幼後並爲國士欵至衛尉景豫章太  
守又諸葛恪年少時衆人奇其英才承言終敗諸葛氏者  
元遜也勤于長進篤于物類凡在庶幾之流無不造門年  
六十七赤烏七年卒諡曰定侯

張紘字子綱廣陵人少遊學京師還本郡舉茂才公府辟  
皆不就避難江東孫策創業遂委質焉表爲正議校尉從  
討丹陽策身臨行陣紘諫曰夫主將乃籌謀之所自出三  
軍之所繫命也不宜輕脫自敵小寇願麾下重天授之姿  
副四海之望無令國內上下危懼建安四年策遣紘奉章  
至許宮留爲侍御史少府孔融等皆與親善曹公聞策薨  
氏姓譜 卷十六 七陽 張氏 五

欲因喪伐吳紘諫以爲乘人之喪旣非古義若其不克威  
仇棄好不如因而厚之曹公從其言卽表權爲討虜將軍  
領會稽太守曹公欲令紘輔權內附出紘爲會稽東部都  
尉後權以紘爲長史從征合肥權率輕騎將往突敵紘諫  
而止旣還明年將復出軍紘又諫之于是遂止不行紘建  
計宜出都秣陵權從之令還吳迎家道病卒時年六十紘  
著詩賦銘誄十餘篇子元官至南郡太守尙書元子尙孫  
皓時爲侍郎以言語辯捷見知擢爲侍中中書令

張儼字子節吳人弱冠知名博聞多識仕吳爲大鴻臚使  
子晋裴秀荀勗等欲傲以所不知不能屈羊祜何禎並結  
縞帶之好子勃撰吳錄三十卷

張舉吳句章令民有妻殺夫因放火燒舍詐稱夫死于火  
之家疑而訴官妻拒不承舉以猪二口一殺之一活之乃

積薪燒之祭殺者口中無灰活者口中有灰遂驗夫口中無灰鞠之妻服罪

張敦字叔方德量淵懿清虛淡泊善文辭為海昏令有惠化于純字元基有清才與同郡張儼朱異俱童少往見朱據據聞三人才名試之曰今三賢屈願為吾各賦一物然後乃坐夫騷裹以迅驟為功鷹隼以輕疾為妙何必積思純賦席曰席以冬設簟為夏施揖遜而坐君子攸宜儼賦犬曰守則有威出則有獲韓盧宋鵠書名竹帛異賦弩曰南嶽之幹鍾山之銅應機命中射隼高墉純尤厲操行學博才秀容止可觀拜郎中為廣德令多異績擢太子輔義都尉赤烏十三年廢太子和純盡言極諫權幽殺之

張秉字仲節陽羨人時顧劭號知人一見遂友之劭為豫章太守發在近路值秉病時送者數百劭辭曰張仲節以

氏姓譜

卷十六

七陽

張氏

五

疾不克來恨不見之暫還與別諸君幸少時相待秉自是聲譽遠播仕吳至雲陽太守



張華字茂先范陽方城人也父平魏漁陽郡守華少孤貧百牧羊同郡盧欽見而器之鄉人劉放亦奇其才以女妻焉華學業優博辭藻溫麗朗瞻多通圖緯方伎之書莫不詳覽少自修謹造次必以禮度勇于赴義篤于周急器識宏曠時人罕能測之初未知名著鶴鶴賦以自寄既籍見之歎曰王佐之才也由是聲名始著郡守鮮于嗣薦華為太常博士盧欽言之于文帝轉河南尹丞未拜除佐著作郎頃之遷長史兼中書郎朝議表奏多見施用遂即真晉受禪拜黃門侍郎封關內侯華強記默識四海之內若指諸掌武帝嘗問漢宮室制度及建章千門萬戶華應對如

流聽者忘俗畫地成圖左右屬目帝甚異之時人比之于  
產敷葳拜中書令後加散騎常侍遭母憂哀毀過禮中詔  
勉厲逼令攝事初帝潛與羊祜謀伐吳而羣臣多以爲不  
可惟華贊成其計其後祜疾篤帝遣華詣祜問以伐吳之  
計及將大舉以華爲度支尙書乃量計運漕決定廟算衆  
軍旣進而未有尅獲賈充等奏誅華以謝天下帝曰此是  
吾意華但與吾同耳時大臣皆以爲未可輕進華獨堅執  
以爲必尅及吳滅進封爲廣武縣侯增邑萬戶封子一人  
爲亭侯千五百戶賜絹萬匹華名重一世衆所推服晉史  
及儀禮憲章並屬于華多所損益當時詔詔皆所草定聲  
譽益盛有台輔之望焉而荀勗自以大族恃帝恩深憎疾  
之每伺間隙欲出華外鎮會帝問華誰可託寄後事者對  
曰明德至親莫如齊王攸旣非上意所在微爲忤旨間言  
氏姓譜

卷八十六

七男

張氏

卒

遂行乃出華爲持節都督幽州諸軍事領護烏桓校尉安  
北將軍撫納新舊戎夏懷之東夷馬韓新彌諸國依山帶  
海去州四千餘里歷世未附者三十餘國並遣使朝獻于  
是遠夷賓服四境無虞曠歲豐稔士馬強盛朝議欲徵華  
入相又欲進號儀同初華毀徵士馮恢于帝統卽恢之弟  
也深有寵于帝統嘗侍帝從容論魏晉事因曰臣切謂鍾  
會之衅頗由太祖帝變色曰卿何言邪統免冠謝曰臣愚  
冗誓言罪應萬死然臣微意猶有可申帝曰何以言之統  
曰鍾會才具有限而太祖誇獎太過嘉其謀猷盛其名器  
居以重勢委以大兵故使會自謂算無遺策功在不賞輒  
張跋扈遂構凶逆耳向令太祖錄其小能節以大禮抑之  
以權勢納之以軌則則亂心無由而生亂事無由而成矣  
帝曰然統稽首曰陛下旣已然無使如會之徒復致覆喪

帝曰當今豈有如會者乎統曰東方朔有言談何容易易曰臣不密則失身帝乃屏左右曰卿極言之統曰陛下謀謨之臣著大功于天下海內莫不聞知據方鎮總戎馬之任者皆在陛下聖慮矣帝默然頃之徵華爲太常以太廟屋棟折免官遂終帝之世以列侯朝見惠帝卽位以華爲太子少傅與王戎裴楷和嶠俱以德望爲楊駿所忌皆不與朝政及駿誅後將廢皇太后會羣臣于朝堂議者皆承望風旨以爲春秋絕文姜今太后自絕于宗廟亦宜廢黜惟華議以爲宜依漢廢趙太后爲孝成后故事貶太后之號還稱武皇后居異宮以全貴終之恩不從遂廢太后爲庶人楚王瑋受密詔殺太宰汝南王亮太保衛瓘等內外兵擾朝廷大恐計無所出華白帝以瑋矯詔擅害二公將士倉卒謂是國家意故從之耳今可遣駟虞幡使外軍解

氏姓譜

卷十六

七陽

張氏

六

嚴理必風靡上從之瑋兵果敗及瑋誅華以首謀有功拜右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侍中中書監金章紫綬固辭開府賈謐與后共謀以華庶族儒雅有籌畧進無逼上之嫌退爲衆望所依欲倚以朝綱訪以政事疑而未決以問裴頴頴素重華深贊其事華遂盡忠匡輔彌縫補闕雖當闇主虐后之朝而海內晏然華之功也華懼后族之盛作女史箴以爲諷賈后雖凶妒而知敬重華久之論前後忠勲進封壯武郡公華十餘讓中詔敦譬乃受數年代下邳王晃爲司空領著作及賈后謀廢太子左衛率劉卞甚爲太子所信遇每宴會卞必預焉屢見賈謐驕傲太子恨之形于言色謐亦不能平卞以賈后謀問華華曰不聞卞曰公更有疑于卞邪華曰假令有此君欲如何卞曰東宮俊父如林四率精兵萬人公居阿衡之任若得公命皇太子

因朝入錄尚書事廢賈后於金墉城兩黃門力耳華曰今天子當陽太子人子也吾又不受阿衡之命忽相與行此是無其君父而以不孝示天下也况權威滿朝威柄不一而可以安乎及帝會羣臣于式乾殿出太子手書徧示羣臣莫敢有言者惟華諫曰此國之大禍自漢武以來每廢黜正嫡恆至喪亂且國家有天下日淺願陛下詳之尚書左僕射裴頠以爲宜先檢校傳書者又請比校太子手書不然恐有詐妄賈后乃內出太子素啓事十餘紙衆人比視亦無敢言非者議至日酉不決后知華等意堅因表乞免爲庶人帝乃可其奏初趙王倫爲鎮西將軍撓亂關中氏羗反叛乃以梁王彤代之或說華曰趙王貪昧信用孫秀所在爲亂而秀變詐奸人之雄今可遣梁王斬秀刈趙之半以謝關右不亦可乎華從之彤許諾秀友人辛冉從

氏姓譜

卷十六

七陽

張氏

六

西來言于彤曰氏羗自反非秀之爲故得免死倫旣還誥事賈后因求錄尚書事後又求尚書令華與裴頠皆固執不可由是致怨倫秀疾華如仇武庫火華懼因此變作列兵固守然後救之故累代之寶及漢高斬蚩劍王莽頭孔子履等盡焚焉時華見劍穿屋而飛莫知所向初華所封莊武郡有桑化爲相識者以爲不祥又華舍及監省數有妖怪少子遽以中台星坼勸華遜位華不從曰天道元遠惟修德以應之耳及倫秀將廢賈后秀使司馬雅夜告華曰今社稷將危趙王欲與公共匡朝廷爲霸者之事華知秀等必成篡奪乃拒之雅怒曰刃將加頸而吐言如此不顧而出華方晝卧忽夢見屋壞覺而惡之是夜難作詐稱詔名華遂與裴頠俱被收華將死謂張林曰卿欲害忠臣邪林稱詔詰之曰卿爲宰相任天下事太子之廢不能死

節何也華曰式乾之議臣諫事具存非不諫也林曰諫若不從何不去位華不能答須臾使者至曰詔斬公華曰臣先帝老臣中心如丹臣不愛死懼王室之難禍不可測也遂害之于前殿馬道南夷三族朝野莫不悲痛之時年六十九華性好人物誘進不倦至于窮賤候門之士有一介之善者便容嗟稱詠爲之延譽雅愛書籍身死之日家無餘財惟有文史溢于机篋嘗徙居載書三十乘秘書監摯虞撰定官書皆資華之本以取正焉天下奇秘世所希有者悉在華所由是博物洽聞世無與比惠帝中人有得烏毛三丈以示華華見慘然曰此謂海鳧毛也出則天下亂矣陸機嘗餉華鮮于時賓客滿座華發器便曰此龍肉也衆未之信華曰試以苦酒濯之必有異旣而五色光起機還問鮮主果云園中茅積下得一白魚質狀殊常以作鮮

氏姓譜

卷六十六

七陽

張氏

六

過美故以相獻武庫封閉甚密其中有雉雒華曰此必虵化爲雉也開視雉側果有虵脫焉吳郡臨平岸崩出一石鼓槌之無聲帝以問華華曰可取蜀中桐材刻爲魚形扣之則鳴矣于是如其言果聲聞數里初吳之未滅也斗牛之間常有紫氣道術者皆以吳方強盛未可圖也惟華以爲不然及吳平之後紫氣愈明華聞豫章人雷煥妙達緯象乃要煥宿屏人曰可共尋天文知將來吉凶因登樓仰觀煥曰僕察之久矣惟斗牛之間頗有異氣華曰是何祥也煥曰寶劍之精上徹于天耳華曰君言得之吾少時有相者言吾年出六十位登三事當得寶劍佩之斯言豈效與因問曰在何郡煥曰在豫章豐城華曰欲屈君爲宰密共尋之可乎煥許之華大喜卽補煥爲豐城令煥到縣掘獄屋基入地四丈餘得一石函光氣非常中有雙劍並刻

題一曰龍泉一曰太阿其夕斗牛間氣不復見焉煥以南昌西山北巖下土以拭劍光芒艷發大益盛水置劍其上視之者精芒炫日遣使送一劍並土與華留一自佩或謂煥曰得兩送一張公豈可欺乎煥曰本朝將亂張公當受其禍此劍當繫徐君墓樹耳靈異之物終當化去不永爲人服也華得劍寶愛之嘗置坐側華以南昌土不如華陰赤土報煥書曰詳觀劍文乃干將也莫邪何復不至雖然天生神物終當合耳因以華陰土一斤致煥煥更以拭劍倍益精明華誅失劍所在煥卒于華爲州從事持劍行經延平津劍忽于腰間躍出墮水使人沒水取之不見劍但見兩龍各長數丈蟠縈有文章沒者懼而反須臾光彩照水波浪驚沸于是失劍華歎曰先君化去之言張公終合之論此其驗乎華之博物多此類初陸機兄弟志氣高爽

氏姓譜

卷六

七陽

張氏

六

自以吳之名家初入洛不推中國人士見華一面如舊欽華德範如師資禮焉華誅後作誄又爲詠德賦悼之華著博物志十篇及文章並行于世二子禕

張載字孟陽安平人也父收蜀郡太守載性閑雅博學有

文章太康初至蜀省父道經劍閣載以蜀人恃險好亂因著銘以作誡曰巖巖梁山積石峨峨遠屬荆衡近綴岷嶓南通邛夔北達褒斜狹過彭碣高踰嵩華惟蜀之門作固作鎮是曰劍閣壁立于仞窮地之險極路之峻世濁則逆道清斯順閉由往漢開自有晉秦得百二並吞諸侯齊得十二田生獻籌矧茲狹隘土之外區一人荷戟萬夫趨起形勝之地非親勿居昔在武侯中流而喜河山之固見屈吳起洞庭孟門二國不祀興實由德險亦難恃自古及今天命不易憑怨作昏黜不敗績公孫旣沒劉氏銜壁覆車

之軌無或重跡勒銘山河敢告梁益益州刺史張敏見而  
奇之乃表上其文武帝遣使鑄之于劍閣山焉載又爲樵  
論濛汜賦司隸校尉傅元見而嗟歎以車迎之言談盡日  
爲之延譽遂知名起家佐著作郎出補肥鄉令復爲著作  
郎轉太子中舍人遷樂安相宏農太守長沙王又請爲記  
室督拜中書侍郎復領著作載見世亂無復進任意歸卒  
張憑字長宗祖鎮蒼梧太守憑年數歲鎮謂其父曰我不  
如汝有佳兒憑曰阿翁豈宜以子戲父邪及長有志氣爲  
鄉閭所稱舉孝廉負其才自謂必參時彥初欲詣劉惔鄉  
里及同舉者共笑之既至惔處之下坐神意不接憑欲自  
發而無端會王濛就惔清言有所不通憑于末坐判之言  
旨深遠足暢彼我之懷一坐皆驚惔延之上坐清言彌日  
留宿至旦遣之憑既還船須臾惔遣傳教覓張孝廉船便

氏姓譜

卷十六

七陽

張氏

五

名與同載遂言之于簡文帝帝名與語歎曰張憑勃率爲  
理窟官至吏部郎御史中丞

張闔字敬緒丹陽人吳輔吳將軍昭之曾孫也少孤有志

操大常薛兼進之于元帝言闔才幹貞固當今之良器卽

引爲安東參軍甚加禮遇轉丞相從事中郎以母憂去職

旣葬帝強起之闔固辭疾篤優命敦逼遂起視事及帝爲

晉王拜給事黃門侍郎領本郡大中正以佐翼勲賜爵丹

楊縣侯遷侍中帝踐阼出補晉陵內史在郡甚有威惠帝

下詔曰夫二千石之任當勉勵其德綏齊所蒞使寬而不

縱嚴而不苛其于勤功督察使國利人抑疆扶弱使無雜

濫真太守之任也若聲過其實古人所不取攻乎異端爲

政之甚害蓋所貴者本也闔遵而行之時所部四縣並以

早失田闔乃立曲阿新豐塘溉田八百餘頃每歲豐稔葛

洪爲其頌計用二十一萬一千四百二十功以擅興造免  
官後公卿並爲之言曰張闓興破漑田可謂益國而反被  
黜使臣下難復爲善帝感悟乃下詔以闓爲大司農闓陳  
黜免始爾不宜便居九列疏奏不許然後就職帝晏駕以  
闓爲大匠卿營建平陵事畢遷尙書蘇峻之役闓與王導  
俱入宮侍衛又與吳郡內史蔡謨前吳興內史虞潭會稽  
內史王舒等招集義兵討峻峻平以尙書加散騎常侍賜  
爵宜陽伯遷廷尉以疾解職拜金紫光祿大夫尋卒時年  
六十四子混嗣闓賡表文議傳于世

張茂字偉康少單貧有志行爲鄉里所敬信初起義兵討  
賊陳弒一郡用全元帝辟爲掾屬官有老牛數十將賣之  
茂曰殺牛有禁買者不得輒屠齒力疲老又不任耕鴛是  
以無用之物收百姓利也帝乃止遷太子右衛率出補吳

氏姓譜

卷十六

七陽

張氏

六

與內史沈充反茂與三子並遇害茂弟益爲周札將軍充  
討札益又死之贈茂太僕茂少時夢得大象以問占夢萬  
推推曰君當爲大郡而不善也問其故推曰象者大獸獸  
者守也故知當得大郡然象以齒焚爲人所害果如其言  
張軌字士彥安定烏氏人漢常山景王耳十七代孫也家  
世孝廉以儒學顯父溫爲太官令軌少明敏好學有器望  
姿儀典則與同郡皇甫謐善隱于宜陽女几山泰始初受  
叔父錫官五品中書監張華與軌論經義及政事損益甚  
器之謂安定中正爲蔽善抑才乃美爲之談以爲二品之  
精衛將軍楊珧辟爲掾除太子舍人累遷散騎常侍征西  
軍司軌以時方多難陰圖據河西筮之遇泰之觀乃投策  
喜曰霸者兆也于是求爲涼州公卿亦舉軌才堪御遠承  
寧初出爲護羌校尉涼州刺史于時鮮卑反叛寇盜縱橫

軌到官卽討破之斬首萬餘級遂威著西州化行河右以  
宋配陰充汜爰陰澹爲股肱謀主徵九郡胃子五百人立  
學校始置典史祭酒位視別駕春秋行鄉射之禮秘書監  
繆世徵少府摯虞夜觀星象相與言曰天下方亂避難之  
國惟涼土耳張涼州德量不恆殆其人乎及河間成都二  
王之難遣兵三千東赴京師初漢末金城人陽成遠殺太  
守以叛郡人馮忠赴尸號哭嘔血而死張掖人吳詠爲護  
羌校尉馬賢所辟後爲太尉龐參掾參賢相誣罪應死各  
引詠爲證詠計理無兩直遂自刎而死參賢慙悔自相和  
釋軌皆祭其墓而旌其子孫永興中鮮卑若羅拔能皆爲  
寇軌遣司馬宋配擊之斬拔能俘十餘萬口威名大震惠  
帝遣加安西將軍封安樂鄉侯邑千戶于是大城姑藏其  
城本匈奴所築也南北七里東西三里地有龍形故名卧

氏姓譜

卷十六

七陽

張氏

卷

龍城初漢末博士敦煌侯瑾謂其門人曰後城西泉水當  
竭有雙闕起其上與東門相望中有霸者出焉至魏嘉平  
中郡官果起學館築雙闕于泉上與東門正相望矣至是  
張氏遂霸河西永嘉初會東羌校尉韓稚殺秦州刺史張  
輔軌少府司馬楊膺言于軌軌從焉遣中督護汜瑗率衆  
二萬討之先遣稚書稚得書而降遣主簿令狐亞聘南陽  
王模模甚悅遣軌以帝所賜劍謂軌曰自隴以西征伐斷  
割悉以相委如此劍矣俄而王彌寇洛陽軌遣北宮純張  
纂馬魴陰濟等率州軍擊破之又敗劉聰于河東京師歌  
之曰涼州大馬橫行天下涼州鳴苕寇賊消鳴苕翩翩怖  
殺人帝嘉其忠進西平郡公不受于時天下旣亂所在使  
命莫有至者軌遣使貢獻歲時不替朝廷嘉之屢降璽書  
慰勞軌後患風口不能言使子茂攝州事酒泉太守張鎮

潛引秦州刺史賈龕以代軌密使詣京師請尙書侍郎曹  
祛爲西平太守圖爲輔車之勢軌別駕麴晃欲專威福又  
遣使詣長安告南陽王模稱軌廢疾以請賈龕而龕將受  
之其兄讓之乃止更以侍中爰瑜爲涼州刺史治中楊澹  
馳詣長安剖耳盤上訴軌之被誣模乃表停之晉昌張越  
涼州大族讖言張氏霸涼自以才力應之從隴西內史遷  
涼州刺史越志在涼州遂托病歸河西陰圖代軌乃遣兄  
鎮及曹祛趨佩移檄廢軌以軍司杜耽攝州事使耽表越  
爲刺史軌令曰吾在州八年不能綏靖區域又值中州兵  
亂秦隴倒懸加以寢患委篤實思歛迹避賢但負荷任重  
未便輒遂不圖諸人橫興此變是不明吾心也吾視去貴  
州如脫屣耳欲遣主簿尉髦奉表詣闕便速脂韉將歸老  
宜陽長史王融參軍孟暢踰折鎮檄排閤入諫曰晉室多

氏姓譜

卷八十六

七陽

張氏

六

故人神塗炭實賴明公撫掌西夏張鎮兄弟敢肆凶逆宜  
聲其罪而戮之不可成其志也軌嘿然融等出而戒嚴武  
威太守張典遣子坦馳詣京表尋以軌子寔爲中督護率  
兵討鎮遣鎮外甥太府主簿令狐亞前往喻鎮鎮流涕曰  
人誤我也乃委罪功曹魯連而斬之詣寔歸罪南討曹祛  
走之張坦至自京師帝優詔勞軌依模所表命誅曹祛軌  
大悅赦州內殊死已下命寔率尹負宋配步騎三萬討祛  
別遣從事田迴王豐率騎八百自姑藏西南出石驢據于  
長寧祛遣麴晃距戰于黃阪寔詭道出浩亶戰于破羗軌  
斬祛及牙門田囂遣治中張閬送義兵五千及郡國秀孝  
貢計器甲方物歸于京師令有司可推詳立州已來清貞  
德素嘉遯遺榮高才碩學著述經史臨危殉義殺身爲君  
忠諫而嬰禍專對而釋患權智雄勇爲時除難諂佞誤主

傷陷忠賢具狀以聞州中父老莫不相慶光祿傳祇太常  
華虞遺軌書告京師飢匱軌卽遣參軍杜勳獻馬五百匹  
疑布三萬匹帝遣使者進拜鎮西將軍都督隴右諸軍事  
封霸城侯進車騎將軍開府辟名儀同三司策未至而王  
彌遂逼洛陽軌遣將軍張斐北宮純郭敷等率精騎五千  
來衛京都及京都陷斐等皆沒于賊中州避難來者日月  
相繼分武威置武興郡以居之太府主簿馬劭言于軌曰  
四海傾覆乘輿未反明公以全州之力徑造平陽必當萬  
里風披有征無戰未審何憚不爲此舉軌曰是孤心也又  
聞秦王入關乃馳檄關中曰主上邁危遷幸非所普天分  
崩率土喪氣秦王天挺聖德神武應期世祖之孫王今爲  
長凡我晉人食土之類龜筮克從幽明同欵宜簡令辰奉  
登皇位今遣前鋒督護朱配步騎二萬徑至長安翼衛乘

氏姓譜

卷十六

七陽

張氏

充

興折衝左右西中郎實中軍三萬武威太守張璠胡騎二  
萬駱驛繼發仲秋中旬會于臨晉俄而秦王爲皇太子遣  
使拜張軌爲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固辭秦州刺史裴苞  
東羌校尉貫與據險斷使命宋配討之西平王叔與曹祛  
餘黨麴儒等劫前福祿令麴恪爲主執太守趙彞東應裴  
苞寔迎師討之斬儒等左督護陰預與苞戰狹西大敗之  
苞奔桑凶塢是歲北宮純降劉聰皇太子遣使重申前授  
固辭初寔平麴儒徙元惡六百餘家治中令狐詢曰夫除  
惡人猶農夫之去草令絕其本勿使能滋今宜悉徙以絕  
後患寔不納儒黨果叛寔進平之愍帝卽位進位司空固  
讓太府參軍索輔言于軌曰古以金貝皮幣爲貨息穀帛  
量度之耗二漢制五銖錢通易不滯泰始中河西荒廢遂  
不用錢裂匹以爲段數練布旣壞市易又難徒壞女工不

任衣用弊之甚也今中州雖亂此方安全宜復五銖以濟  
通變之會軌納之立制準布用錢錢遂大行人賴其利是  
時劉隗寇北地軌又遣參軍麴陶領三千人衛長安帝遣  
大鴻臚辛攀拜軌侍中太尉涼州牧西平公軌又固辭在  
州十三年寢疾遣令曰吾無德于人今疾病彌留殆將命  
也文武將佐咸當宏盡忠規務安百姓上思報國下以寧  
家素棺薄葬無藏金玉善相安遜以聽朝旨表立其子寔  
爲世子卒年六十諡曰武公

張寔字安遜學尙明察敬賢愛士以秀才爲郎中永嘉初  
固辭驍騎將軍請還涼州許之改授議郎及至姑藏以討  
曹祛功封建武亭侯尋遷西中郎將進爵福祿縣侯建興  
初除西中郎將領護羌校尉軌卒州人推寔攝父位愍帝  
因下策書授持節都督涼州諸軍事西中郎將涼州刺史

氏姓譜

卷十六

七陽

張氏

七

領護羌校尉西平公其闔宏先緒俾屏王室蘭池長趙爽  
上軍士張冰得璽文曰皇帝璽羣僚上慶稱德寔曰孤常  
忿袁本初擬肘諸君何忽有此言因送于京師下令國中  
曰忝紹前蹤庶幾刑政不爲百姓之患而比年飢旱殆由  
庶事有缺竊慕箴誦之言以補不逮自今有面刺孤罪者  
酬以束帛翰墨陳孤過者答以筐篚謗言于市者報以羊  
米遣督護王該送諸郡貢計獻名馬方珍經史圖籍于京  
師會劉曜通長安寔遣將軍王該率衆以援京城帝嘉之  
拜都督陝西諸軍事及帝將降于劉曜下詔于寔曰羯賊  
劉載僭稱大號禍加先帝肆殺藩王深惟仇恥枕戈待旦  
寔以天子蒙塵冲讓不拜建威將軍西海太守張肅寔叔  
父也以京師危逼請爲先鋒擊劉曜寔以肅年老弗許肅  
曰狐死首邱心不忘本鍾儀在晉楚弁南音肅受晉寵剖

符列位謁逆滔天朝廷傾覆肅晏安方裔難至不奮何以爲人臣寔曰門戶受重恩自當闔宗効死忠衛社稷以申先公之志但叔父春秋已高氣力衰竭軍旅之事非耆耄所堪乃止旣而聞京師陷沒肅悲憤而卒寔知劉曜逼遷天子大臨三日遣太府司馬韓璞滅寇將軍田齊撫戎將軍張閔前鋒督護陰預步騎一萬東赴國難命討虜將軍陳安故太守賈騫隴西太守吳紹各統郡兵爲璞等前驅璞曰前遣諸將多違機信所執不同致有垂阻且內不和親焉能服物今遣卿督五將兵事當如一體不得令乖異之問達孤耳也復遣南陽王保書曰王室有事不忍投軀孤州遠域首尾多難忽聞北地陷沒朝廷傾覆爲忠不達于主遣兵不及于難痛慨之深死有餘責今更遣韓璞等惟公命是從乃璞次南安諸羌斷軍路相持百餘日

氏姓譜

卷六十六

七陽

張氏

七

竭矢盡璞殺駕牛饗軍泣謂衆曰汝曹念父母乎曰念念妻子乎曰念念欲生還乎曰欲從我令乎曰諾乃鼓譟進戰會張閔率金城軍繼至夾擊大破之斬級數千時焦崧陳安寇隴右東與劉曜相持雍秦之人死者十八九焦崧陳安逼上邽南陽王保遣使告急以金城太守竇濤爲輕車將軍率威遠將軍宋毅及和苞張閔宋鞞辛韜張選董廣步騎二萬赴之軍次新陽會愍帝崩聞訃素服舉哀大臨三日時南陽王保謀稱尊號破羌都尉張詵言于寔曰南陽王忘莫大之恥而欲自尊天不受其圖錄德不足以運終非濟時救難者也晉王明德昵藩先帝憑屬宜表稱聖德勸卽尊號傳檄諸藩副言相府則欲競之心息未合之徒散矣從之于是馳檄天下推崇晉王爲天子遣牙門蔡忠奉表江南勸卽尊位是歲元帝卽位于建鄴改年太興

寔猶稱建興六年不從中興之所改也保閩愍帝崩自稱  
晉王建元署置百官遣使拜寔征西大將軍儀同三司增  
邑三千戶俄而保爲陳安所叛氏羗皆應之保窘迫遂去  
上邽遷祁山寔遣將韓璞步騎五千赴難陳安退保縣諸  
保歸上邽未幾保復爲安所敗使詣寔乞師寔遣宋毅赴  
之而安退會保爲劉曜所逼遷于桑城將謀奔寔寔以其  
宗室之望若至河右必動物情遣其將陰監逆保聲言翼  
衛寔禦之也會保薨其衆散奔涼州者萬餘人初寔寢室  
梁間有人像無頭久而乃滅寔甚惡之京兆人劉宏者挾  
左道以惑百姓受道者千餘人寔左右皆事之帳下閭沙  
牙門趙仰皆宏鄉人宏謂之曰天與我神璽應王涼州沙  
仰信之密與寔左右十餘人謀殺寔奉宏爲王寔潛知其  
謀收宏殺之沙等不之知以其夜害寔在位六年私諡曰

氏姓譜

卷八十六

七男

張氏

七

昭公元帝賜曰元子駿年幼弟茂羈事

張禕吳郡人也少有操行恭帝爲琅邪王以禕爲郎中令  
及帝踐祚劉裕以禕帝之故吏素所親信封藥酒一甕付  
禕密令鳩帝禕旣受命而歎曰鳩君而求生何面目視息  
世間哉因自飲之而死

張翰字季鷹吳郡吳人也父儼吳大鴻臚翰有清才善屬

文而縱任不拘時人號爲江東步兵會稽賀循赴命入洛  
經吳闔門于船中彈琴翰初不相識乃就循言譚便大相  
欽悅問循知其入洛翰曰吾亦有事北京便同載卽去而  
不告家人齊王冏辟爲大司馬東曹掾冏時執權翰謂同  
郡顧榮曰天下紛紛禍難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  
難吾本山林閒人無望于時子善以明防前以智慮後榮  
執其手悽然曰吾亦與子採南山蕨飲三江水耳翰因見

秋風起乃思吳中菰菜蓴羹鱸魚膾曰人生貴得適志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駕而歸著首邱賦俄而罔故人皆謂之見機然府以其輒去除吏名籍任心自適不求當世或謂之曰卿乃可縱適一時獨不爲身後計邪答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卽時一盃酒時人貴其曠達性至孝遭母憂哀毀過禮年五十七卒其文筆數十篇行世張忠字巨和中山人也永嘉之亂隱于泰山恬靜寡欲清虛服氣食芝餌石修導養之法冬則緇袍夏則帶索端拱若尸無琴書之適不修經典勸教但以至道虛無爲宗其居依崇巖幽谷鑿池爲窟室弟子亦以窟居去忠六十餘步五日一朝其教以形不言弟子受業觀形而退立道壇于窟上每旦朝拜之食用瓦器鑿石爲釜左右居人饋之衣食一無所受好事少年頗或問以水旱之祥忠曰天

氏姓譜

卷八十六

七陽

張氏

七

不言而四時行焉萬物生焉陰陽之事非窮山野叟所能知之其遺諸外物皆此類也年在期頤而視聽無爽符堅遣使徵之使者至忠沐浴而起謂弟子曰吾餘年無幾不可以逆時主之意浴訖就車及至長安堅賜以冠衣辭曰年朽髮落不堪衣冠請以野服入覲從之及見堅謂之曰先生考盤山林研精道素獨善之美有餘兼濟之功未也故遠屈先生將任齊尙父忠曰昔因喪亂避地泰山與鳥獸爲侶以全朝夕之命屬堯舜之世思一奉聖顏年衰志謝不堪展効尙父之况非敢竊擬山棲之性情存若岫乞還餘齒歸死岱宗堅以安車送之行達華山歎曰我東嶽道士沒于西嶽命也奈何行五十里及闕而死使者馳驛白堅遣黃門郎持節策弔祀太牢褒賜命服諡安道先生張寬字孟孫趙郡中邱人也父瑤中山太守寬少好學博

涉經史不爲章句濶達有大節常謂昆弟曰吾自言習算  
鑿識不後子房但不遇高祖耳爲中邱王帳下都督非其  
好也病免及永嘉太亂石勒爲劉元海輔漢將軍與諸將  
下山東賓謂所親曰吾歷觀諸將多矣獨胡將軍可與共  
成大事乃提劍軍門大呼請見勒亦未之奇也後漸進規  
謀乃異之引爲謀主機不虛發算無遺策成勒之基業皆  
贊之勲也及爲右長史大執法封濮陽侯任遇優顯寵冠  
當時而謙虛敬慎開襟下士士無賢愚造之者莫不得盡  
其情焉肅清百寮屏絕私昵入則格言出則歸美勒甚重  
之每朝常爲之正容貌簡辭令呼曰右侯而不名之勒朝  
莫與爲比也及卒勒親臨哭之哀慟左右贈散騎常侍右  
光祿大夫儀同三司諡曰景將葬送于正陽門望之流涕  
顧左右曰天欲不成吾事邪何奪吾右侯之早也程遐代

氏姓譜

卷八十六

七陽

張氏

七

爲右長史勒每與遐議有所不合輒歎曰右侯捨我去令  
我與此輩共事豈非酷乎因流涕彌日

張悌吳丞相與晉軍戰大敗諸葛靜自往牽之曰天下存  
亡有大數豈卿一人所知何故自取死焉悌垂泣曰仲思  
今日是我死也且我作兒童時便爲卿家丞相所拔常恐  
不得其死負名賢知顧今以身殉社稷復何道邪莫率曳  
之如是說流淚放之去一百餘步以見爲晉軍所殺

張澄字國明晉光祿大夫本郡太守善正書當葬父郭璞  
謂占葬地曰葬某處年過百歲位至三司而子孫不蕃某  
處年減半位止于卿而子孫貴顯澄乃葬其劣處位果止  
光祿年六十四而其後遂昌澄子彭祖彭祖子傲

南史

張敷字景胤生而母亡年數歲問知之雖童蒙便有感慕

之色至十歲許求母遺物而散施已盡惟得一扇乃緘錄之每至感思輒開筭流涕見從母悲感哽咽性整貴風韻甚高好讀元言兼屬文論初父郤使與高士南陽宗少文談繫象往復數番少文每欲屈握塵尾歎曰吾道東矣于是名價日重宋武帝聞其美名見奇之曰真千里駒也以爲世子中軍參軍數見接引累遷江夏王義恭撫軍記室參軍義恭就文帝求一學義沙門會敷赴假還江陵入辭文帝令以後車載沙門往謂曰道中可得言晤敷不奉詔曰臣性不耐雜上甚不悅遷正員中書郎敷小名植父郤小名梨文帝戲之曰植何如梨答曰梨是百果之宗植何敢比也中書舍人伏當周赧並管要務與敷同省名家欲詣之赧曰彼若不相容接便不如勿往詎可輕行當日吾等並已員外郎矣何憂不得共坐敷先傍設二床去壁三

氏姓譜

卷十六

七陽

張氏

七五

四尺二客就席數呼左右曰移我遠客赧等失色而去其自寵遇如此善持音儀盡詳緩之致與人別執手曰念相聞餘響久之不絕張氏後進皆慕之其源起自敷也遷黃門侍郎始興王濬後將軍司徒左長史未拜父在吳興亡成服凡十餘日始進水漿葬畢不進菹菜遂毀瘠成疾伯父茂度每止譬之輒更感慟絕而復續茂度曰我異譬汝有益但更甚耳自是不復往未暮而卒孝武卽位詔旌其孝道追贈侍中改其所居稱孝張里敷弟東襲父封位通直郎東勇力手格猛獸元凶以爲輔國將軍孝武至新亭東出奔陞淮而死子式嗣弟冲

張冲字思約出繼伯父敷冲母戴顯女有儀範張氏內取則焉冲少有至性隨從叔永爲將帥除盱台太守永征彭城遇寒軍人足脛凍斷者十七八冲足指皆墮齊永明八

年爲假節監青冀二州行刺史事冲父初卒遺命祭我必  
以鄉土所產無用牲物冲在鎮四時還吳國取果菜每至  
蒸嘗輒流涕薦焉仍轉刺史永元二年爲南兖州刺史又  
遷冲爲司州刺史並未拜崔慧景事平徵建安王寶貨還  
都以冲爲舒州刺史一歲之中頻授三州刺史至是乃受  
任封定襄侯梁武帝起兵手書喻意又遣辯士說之冲確  
然不回東昏遣驍騎將軍薛元嗣制局監暨榮伯領兵及  
糧運送冲使拒西師元嗣等懲劉山陽之敗疑冲不敢進  
停往夏首浦聞梁武師將至元嗣榮伯相率入郢城時先  
陵太守房僧寄被代還至郢東昏敕僧寄留守魯山除驍  
騎將軍僧寄謂冲曰下官雖未荷朝庭深恩實蒙先帝厚  
澤蔭其樹者不折其枝實欲微立塵効冲深相許諾共結  
盟誓分部拒守遣軍主孫樂祖數千人助僧寄援魯山岸

氏姓譜

卷八十六

七陽

張氏

七

立城壘明年二月梁武圍魯山城遣軍主曹景宗等過江  
攻郢城冲中兵參軍陳光靜等間出擊之光靜戰死冲固  
守不出病將死厲府僚以誠節言終而卒

張賜字少微郢兄禕子也賜少與從兄敷演鏡齊名爲後  
進之秀起家爲太守徐佩之主簿佩之被誅賜馳出奔赴  
制服盡哀爲論者所美弟牧嘗爲獠犬所傷醫云宜食蝦  
蟶牧甚難之賜含笑先嘗牧因此乃食制亦卽愈累遷太

子中庶子孝武鎮彭城賜爲安北長史沛郡太守元嘉二  
十七年魏太武南征太尉江夏王義恭統諸軍出鎮彭城  
太武親率大衆去彭城數十里彭城衆力雖多軍食不足  
義恭欲棄彭城南歸計議彌日不定時歷城衆少食多安  
北中兵參軍沈慶之議欲以車營爲函箱陳精兵爲外翼  
奉二王及妃媛直趨歷城分城兵配護軍將軍蕭思話留

守太尉長史何晏不同欲席卷奔薊洲自海道還都二議未決更集羣僚謀之賜曰若歷城薊洲有可至之理下官敢不高讚今城內乏食百姓咸有走情但以關扃嚴固欲去莫從耳若一但動脚則各自散走欲至所在何由可得今軍食雖寡朝夕猶未窘罄豈有捨萬安之術而就危亡之道若此計必用下官請以頸血汚君馬跡孝武聞賜議謂義恭曰張長史言不可異也義恭乃止魏太武得至仍登城南亞父冢於戲馬臺立穗屋先是隊主蒯憲見執其日脯時太武遣送應至小市門致意求甘蔗及酒孝武遣人送酒二器甘蔗百挺求駱駝明日太武又自上戲馬臺復遣使至小市門求與孝武相見遣送駱駝並致雜物使于南門受之賜于城上與魏尙書李孝伯語孝伯問君何姓答云姓張孝伯曰張長史賜曰君何得見識孝伯曰君

氏姓譜

卷八十六

七陽

張氏

七

聲名遠聞足使我知因言說久之城內有具思者嘗在魏義恭遣視知是孝伯乃開門進餉物孝伯辭辯亦北土之美賜隨宜應答吐屬如流音韻詳雅風儀華潤孝伯及左右人並相視歎息時魏聲云當出襄陽故以賜爲南譙王義宣司空長史南郡太守三十年元凶弒逆義宣發哀之日卽便舉兵賜爲元佐位居僚首哀容俯仰蔭映當時舉哀畢改服著黃袴褶出射堂簡人音姿容止莫不屬目見者皆願爲盡命事平徵爲吏部尙書封夷道縣侯義宣旣有異圖蔡超等以賜人望勸義宣留之乃解南蠻校尉以授賜加冠軍將軍領丞相長史賜遣門生荀僧寶下都困頓竣陳義宣豐狀僧寶有私貨停巴陵不時下會義宣起兵津路斷絕僧寶遂不得去義宣將爲逆遣嬖人翟靈寶告賜賜陳必無此理請以死保之靈寶知賜不回勸義宣

殺以徇眾賴丞相司馬竺超人得免進號撫軍別立軍部  
以收人望暢雖署文檄而飲酒常醉不省文書隨義宣東  
下梁山戰敗于亂兵自歸爲軍人所掠衣服都盡遇右將  
軍王元謨乘輿出營暢已得敗衣因排元謨上輿元謨意  
甚不悅諸將請殺之隊主張世營救得免執送都下廷尉  
尋見原起爲都官尙書轉侍中代子淹領太子右衛率孝  
武宴朝賢暢亦在坐何偃因醉曰張暢固是奇才同義宣  
作賊亦能無咎非才何以致此暢乃厲聲曰太初之時誰  
黃其閔帝曰何事相苦初元凶時偃父尙之爲元凶司空  
義師至新林門生皆逃尙之父子與婢妾共洗黃閣故暢  
譏之孝建二年出爲會稽太守卒諡曰宣

張融字思光弱冠有名道士同郡陸修靜以白鷺羽塵尾  
扇遺之曰此旣異物以奉異人解褐爲宋新安王子鸞行

氏姓譜

卷八十六

七陽

張氏

七

參軍王母殷淑儀薨後四月八日建齋並灌佛像佐觀者  
多至一萬少不減五千融獨注觀百錢帝不悅曰融殊貧  
當序以佳祿出爲封溪令從叔承出後渚送之曰似聞朝  
旨汝尋當還融曰不患不還政恐還而復去及行路經嶂  
嶮獠賊執融將殺食之融神色不動方作洛生賦賊異之  
而不害也浮海至交州于海中遇風終無懼色方詠曰乾  
魚自可還本鄉肉脯復尙爲者哉又作海賦文辭詭激獨  
與眾異後以示鎮軍將軍顧覲之覲之曰卿此賦實趙元  
虛但恨不道益耳融卽求筆注曰漉沙構白熬波出素積  
雪中春飛霜暑路覬與融兄有恩好覲卒融身負墳土在  
南與交趾太守卞展善展于嶺南爲人所殺融挺身奔赴  
舉秀才對策中第爲尙書殿中郎不就請假奔叔父喪道  
中罰幹錢敬道鞭杖五十寄繫延陵獄大明五年制二品

清官行儻幹杖不得出十爲左丞孫緬所奏免官復位攝  
兩部倉部二曹時領軍劉劭戰死融以祠部議上應與劭  
見從又俗人忌以正月開太倉融議不宜拘束小忌尋兼  
掌正厨見宰殺回車徑去自表解職再遷南陽王友融父  
暢爲丞相掌史義宣事難暢將爲王元謨所殺時元謨子  
瞻爲南陽王長史融啟求去官不許融家貧欲祿乃與從  
叔征北將軍永書以求補郡丞又與吏部尙書王僧虔書  
曰融天地之逸人也進不辯貴退不知賤實以家貧累積  
孤寡傷心入姪俱孤二弟頓弱豈能山海晒祿申融情累  
既籍愛東平土風融亦欣晉平閑外時議以融非御人才  
竟不果辟齊太傅掾稍遷中書郎非其所好乞爲中散大  
夫不許高帝素愛融爲太尉時與融歛接見融常笑曰此  
人不可無一不可有二卽位後手詔賜融衣曰見卿衣服

氏姓譜

卷十六

七陽

張氏

七

麤故誠乃素懷有本交爾蓋縷亦虧朝望今送一通故衣  
意謂雖故乃勝新也是吾所著已令裁減稱卿之體並履  
一量高帝出太極殿西室融入問訊爾時方登階及就席  
上曰何乃遲爲對曰自地升天理不得速時魏主至淮而  
退帝問何意忽來忽去未有答者融時下坐抗聲曰以無  
道而來見有道而去公卿咸以爲旋融善草書嘗自美其  
能帝曰卿書殊有骨力但恨無二王法答曰非恨臣無二  
王法亦恨二王無臣法融假還鄉詣王儉別儉立此地舉  
袂不前融亦舉手呼儉曰歎曰王前儉不得已趨就之融  
曰使融不爲慕勢令君爲趨士豈不善乎嘗歎云不恨我  
不見古人所恨古人又不見我融與吏部尙書何戢善往  
詣戢誤通尙書劉澄下車入門乃曰非是至戶望澄又曰  
非是旣造席視澄曰都自非是乃去其爲異如此又爲長

沙王鎮軍竟陵王征北諮議並領記室司徒從事中郎融  
形貌短醜精神清徹王敬則見融草帶寬殆將至髀謂曰  
草帶太急融曰旣非步吏急帶何爲融假東出武帝問融  
住在何處答曰臣陸處無屋舟居無水後上問其從兄緒  
緒曰融近東出未有居權牽小艇于岸上往上大笑入  
年朝臣賀衆瑞公事融扶人拜起復爲有司所奏見原遷  
司徒兼右長史竟陵張欣時爲諸暨令坐罪當死欣時父  
興世討宋南譙王義宣官軍欲殺融父賜世興以袍覆賜  
而坐之以此得免興世卒融著高履爲負土成墳至是融  
啟竟陵王子良乞代欣時死子良答曰此乃是長史美事  
恐朝有常典不得如長史所懷遷黃門郎太子中庶子司  
徒左長史融有孝義忌月三旬不聽樂事嫂甚謹父賜臨  
終謂諸子曰昔丞相事難吾以不同將見殺緣司馬竺趙

氏姓譜

卷八十六

七陽

張氏

今

人得活爾等必報其子後趙人孫微冬月遭母喪居貧融  
弔之悉脫衣以爲賻披牛被而反常以兄事微豫章王嶷  
竟陵王子良薨自以身經佐吏哭輒盡慟建武四年病卒  
遺令建白旆無旒不設祭令人捉麈尾登屋復魂曰吾生  
平所善自當凌雲一笑三千買棺無製新衾左手執孝經  
老子右手執小品法華經妾二人事哀畢各遣還家曰吾  
生平之風調何至使婦人行哭失聲不須暫停閭閻融元  
義無師法而神解過人高談鮮能抗拒永明中遇疾爲問  
津自序云吾文章之體多爲世人所驚汝可師耳以心不  
可使耳爲心師也夫文豈有常體但以有體爲常政當有  
其體丈夫當刪詩書制禮樂何至因循寄人籬下臨卒又  
戒其子曰手澤存焉父書不讀况文音情嫩在其韻吾意  
不然別遺爾自吾文體英變變而屢奇豈吾天挺蓋不體

家聲汝可號哭看之融文集數十卷行世自名其集爲玉海司徒褚彥回問其故融云蓋玉以比德海崇上善耳

張興世字文德竟陵人也本單名世太宗益爲興世少時家貧白衣隨王元暮伐蠻後隨世祖鎮尋陽以補南中郎參軍督護從入討元凶及南郡王義宣反又隨元暮出梁山有戰功太宗卽位四方反叛進興世號龍驤將軍領水軍拒南賊時臺軍據赭圻南賊屯在鵲尾相持不決興世建議曰賊據上流兵疆地勝今若以兵數千潛出其上使其首尾周遑進退疑沮糧運自艱乃制賊之奇沈攸之吳喜並贊其計分戰士七千配之世興乃令輕舸泝流而上旋復回還一二日中輒復如此使賊不爲之備賊帥劉胡聞興世欲上笑之曰我尙不敢越彼下取揚州張興世何物人欲輕據我上興世謂攸之等曰上流惟有錢谿可據

氏姓譜

卷十六

七陽

張氏

八

乃往據之及劉胡來攻將士欲迎擊之興世禁曰賊來尙遠而氣盛矢驟驟旣力盡盛亦易衰此曹劇之所以破齊也令將士不得妄動治城如故俄而賊來轉近興世乃命壽寂之任農夫率壯士數百擊走之袁顓愠曰賊據人肝藏裏云何得活是月朔赭圻軍士伐木爲柵于青山遇一童子曰賊下甸當平無爲自苦忽不見至是果敗興世又遏其糧道賊衆漸飢劉胡棄軍遁走顓仍亦奔散興世率軍追討與吳喜平江陵遷左軍將軍封作唐縣侯歷雍州刺史左衛將軍以疾病徙光祿大夫順帝昇明二年卒時年五十九追贈本官興世居臨沔水自襄陽以下至于九江二千里中先無洲嶼興世初生當其門前水中一旦忽生洲年年漸大及至興世爲方伯而洲上遂十餘頃父仲子由興世致位給事中興世欲將往襄陽愛戀鄰里不肯

士嘗謂興世我雖田舍老公樂聞鼓角可送一部行田時  
吹之興世素恭謹畏法憲譬之曰此是太子鼓角非田舍  
老公所吹興世欲拜墓仲子曰汝衛從太多先人必當驚  
怖興世滅撤而後行興世子欣業當嗣封會齊受禪國除  
張茂度吳郡人張良後也名與高帝諱同故稱字良七世  
孫爲長沙太守始遷于吳高祖嘉曾祖澄晉光祿大夫祖  
彭祖廣州刺史父敞侍中尚書吳國內史茂度郡上計吏  
主簿功曹州命從事史並不就琅邪王衛軍參軍員外散  
騎侍郎尚書度支郎父憂不拜服闕爲何無忌鎮南參軍  
頃之出補晋安太守盧循爲寇覆沒江州茂度及建安太  
守孫蚪之並受其符書供其調役循走俱坐免官復以爲  
始興相郡經賊寇解宇焚燒民物凋散百不存一茂度剏  
立城寺弔死撫傷收集離散民戶漸復在郡一周徵爲太

氏姓譜

卷六

七陽

張氏

二

尉參軍尋轉主簿揚州治中從事史高祖西伐劉毅茂度  
居守留州事悉委之軍還遷中書侍郎出爲司馬休之平  
西司馬河南太守高祖將討休之茂度聞知乘輕船逃下  
逢高祖于中路以爲錄事參軍太守如故江陵平驍騎將  
軍道憐爲荊州茂度仍爲諮議參軍太守如故還爲揚州  
別駕從事史高祖北伐闕洛復任留州事出爲使持節督  
廣交三州諸軍事建武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綏靜  
百越嶺外安之以疾求還復爲道憐司馬丁繼母憂服闋  
除廷尉轉尚書吏部郎太祖元嘉元年出使爲持節督益  
寧二州梁州之巴西梓潼宕渠南漢中秦州之懷寧安固  
六郡諸軍事冠軍將軍益州刺史三年太祖討荊州刺史  
謝晦詔益州遣軍襲江陵晦已平而軍始至白帝茂度與  
隋素善議者疑其出軍遲留時茂度弟劬爲湘州刺史起

兵應大駕上以劬誠節故不加罪被代還京師七年起爲  
廷尉加奉車都尉領本州中正入爲五兵尚書徙太常以  
脚疾出爲義興太守加秩中二千石上從容謂茂度曰勿  
復以西蜀介懷對曰臣若不遭陛下之明墓木拱矣頃之  
解職還家徵爲都官尚書加散騎常侍固辭以疾就拜光  
祿大夫加金章紫綬茂度內足于財自絕人事經始本縣  
之華山以爲居止優游野澤如此者七年十八年除會稽  
太守素有吏能在郡縣職事甚理明年卒官時年六十七  
諡曰恭子

張永字景雲初爲郡主簿累遷尚書中兵郎先是尚書中  
條制繁雜元嘉十八年欲加治撰徙永爲刪定郎掌其任  
二十二年除建康令所居皆有稱績又除廣陵王誕北中  
郎錄事參軍永涉獵書史能爲文章善隸書曉音律騎射

氏族譜

卷八十六

七陽

張氏

三

雜藝觸類兼善又有巧思益爲太祖所知紙及墨皆自營  
造上每得永表啟輒執玩咨嗟自嘆供御者了不及也二  
十三年造華林園元武湖並使永監統凡諸制署皆受則  
于永永既有才能每盡心力太祖謂堪爲將二十九年以  
永爲揚威將軍冀州刺史加都督王元謨申坦等諸將經  
略河南攻碭破城累旬不能拔爲虜所殺甚衆永卽夜撤  
圍退軍不報告諸將衆軍驚擾爲虜所乘死敗塗地永及  
申坦並爲統府撫軍將軍蕭思話所收繫于歷城獄太祖  
以屢征無功諸將不可任詔責永等與思話又與江夏王  
義恭書曰早知諸將輩如此恨不以白刃驅之今者悔何  
所及三十年元凶弒立起永爲青州刺史及司空南譙王  
義宣起義又改永爲冀州刺史加都督永遣司馬崔凱之  
中兵參軍劉宣則二軍馳赴國難時蕭思話在彭城義宣

慮二人不相諧緝與思誥書勸與永坦懷又使永從兄長  
史張暢與永書勗之使遠慕廉藺在公之德近效平勃忘  
私之美事平名爲江夏王義恭大司馬從事中郎領中兵  
世祖孝建元年賊質反遣永輔武昌王渾鎮京口大明三  
年累遷廷尉上謂曰卿旣與釋之同姓欲使天下須無寬  
民永曉者律太極殿前鐘聲嘶世祖嘗以問永永答鐘有  
銅滓乃扣鐘求其處鑿而去之聲遂清越太宗卽位爲青  
冀二州刺史監四州諸軍事統諸將討徐州刺史薛安都  
累戰尅捷破薛索兒等又遷鎮軍將軍尋爲南兖州刺史  
加都督時薛安都據彭城請降而誠心不款太宗遣永與  
沈攸之以重兵迎之加都督前鋒諸軍事進軍彭城安都  
招引索虜之兵旣至士卒離散永狼狽引軍還爲虜所追  
大敗復值寒雪士卒離散永脚指斷落僅以身免失其第

氏姓譜

卷六十六

七陽

張氏

合

四子三年徙會稽太守加都督將軍如故以北討失律固  
求自貶降號左將軍永痛悼所失之子有兼常哀服制雖  
除猶立靈座飲食衣服待之如生每出行常別具名車好  
馬號曰侍從有事輒語左右報郎君知也以破薛索兒功  
封孝昌縣侯在會稽賓客有謝方童等坐耻下獄死永又  
降號冠軍將軍廢帝卽位進右光祿大夫加侍中領安成  
王師元徽二年爲征北將軍南兖州刺史侍中如故永少  
便驅馳志在宣力年雖已老志氣未衰及有此授喜悅非  
常卽日命駕還都未之鎖值桂陽王休範作亂永率所領  
出屯白下休範至新亭大桁不守前鋒遂攻南掖門永遣  
人覬賊旣返唱云臺城陷矣永衆于此潰散永亦棄軍奔  
走還先所住南苑以永舊臣不加罪止免官削爵永亦愧  
歎發病三年卒時年六十六順帝昇明二年追贈侍中右

光祿大夫子瓌

張進之永嘉安固人也爲郡大族少有志行歷郡五官主簿永寧安固二縣領校尉家世富足經荒年散其財救贖鄉里遂以貧罄全濟者甚多進之爲太守王味之吏味之有罪當見收逃避投進之家供奉經時盡其誠力以本村淺近移入池溪味之墮水沈沒進之投水拯救相與沉淪危而得免時劫掠充斥每入村抄暴至進之門輒相約勒不得侵犯其信義所感如此永嘉初詔在所蠲其繇役孫恩之亂永嘉太守司馬逸之被害妻子並死兵寇之際莫敢收藏郡吏俞僉以家財買棺歛逸之等六喪送致還都葬畢乃歸鄉里元嘉中老病卒

張岱字景山吳郡吳人也祖敞晋度支尚書父茂度宋金紫光祿大夫岱少與兄太子中舍人寅新安太守鏡征北

氏姓譜

卷八十六

七陽

張氏

金

將軍永弟廣州刺史辨俱知名謂之張氏五龍鏡少與光祿大夫顏延之鄰居顏談議飲酒喧呼不絕而鏡靜翳無言聲後延之于籬邊聞其與客語取胡床坐聽辭義清元延之心服謂賓客曰彼有人焉由此不復酣叫寅鏡名最高永辨岱不及也郡舉岱上計掾不行州辟從事累遷東遷令時殷仲爲吳興太守謂人曰張東遷親貧須養所以栖遲下邑然名器方顯終當大至後爲司徒左西曹掾母年八十籍注未滿岱便去官從實還養有司以岱違制將欲糾舉宋孝武曰觀過可以知仁不須案也累遷山陰令職事閑理巴陵王休若爲北徐州未親政事以岱爲冠軍諮議參軍領彭城太守行府州國事後臨海王爲征虜廣州豫章王爲車騎揚州晋安王爲征虜南兗州岱歷爲三府諮議三王行事與典籤主帥共事事舉而情得或謂岱

曰主王旣幼執事多門而每能緝和公私云何致此岱曰  
古人言一心可以事百君我爲政端平待物以禮悔吝之  
事無由而及明闇短長更是才用多少耳入爲黃門郎新  
安王子鸞以盛寵爲南徐州割吳郡屬焉高選佐史孝武  
帝名岱謂曰卿美效夙著兼資宦已多今欲用卿爲子鸞  
別駕總刺史之任無謂小屈終當大伸也帝崩累遷吏部  
郎元徽中爲益州刺史加都督數年益土安其政王儉爲  
吏部郎時專斷曹事岱每相違執及儉爲宰相以此頗不  
相善兄子瓌弟恕誅吳郡太守劉遐太祖欲以恕爲晉陵  
郡岱曰恕未閑從政美錦不宜濫裁太祖曰恕爲人我所  
悉且又與瓌同勳自應有賞岱曰若以家貧賜祿此所不  
論語功推事臣門之恥尋加散騎常侍建元元年出爲左  
將軍吳郡太守太祖知岱歷任清直至郡未幾手勅加給

氏姓譜

卷八十六

七陽

張氏

六

事中岱拜竟詔以家爲府世祖卽位爲吳興太守岱晚節  
在吳興更以寬恕著名遷南兖州刺史未拜卒年七十一  
贈本官諡曰貞子

張緒字思曼吳郡吳人也祖茂度會稽太守父寅太子中  
舍人緒少知名清簡寡欲叔父鏡謂人曰此兒今之樂廣  
也州辟議曹從事舉秀才建平王護軍主簿右軍法曹行  
參軍司空主簿撫軍南中郎二府功曹宋明帝名見緒輒  
歎其清淡轉太子中庶子本州大中正遷司徒左長史吏  
部尙書袁粲言于帝曰臣觀張緒有正始遺風宜爲宮職  
復轉中庶子領羽軍校尉轉散騎常侍領長水校尉尋兼  
侍中元徽初東宮罷選曹擬舍人王儉格外記室緒以儉  
人地兼美宣轉秘書丞從之緒又遷侍中緒忘情榮祿朝  
野皆貴其行嘗與客閑言一生不解作諾時袁粲褚淵秉

政有人以緒言告粲淵者卽出緒爲吳郡太守緒初不知也遷爲祠部尙書復領中正建元元年轉中書令常侍如故緒善言素望甚重太祖深加敬異僕射王儉謂人曰北士中覓張緒過江未有人不知陳仲弓黃叔度能過之不耳車駕幸莊嚴寺聽僧達道人講座遠不聞緒言上難移緒乃遷僧達以近之尋加驍騎將軍欲用緒爲右僕射以問王儉儉曰南士由來少居此職褚淵在座啟上曰陸抗顧和皆南人也儉曰晉氏衰政不可以爲準則上乃止四年初立國學以緒爲太常卿領國子祭酒常侍中正如故緒長于周易言精理奧見宗一時嘗云何平叔所不解易中七事諸卦中所有時義是其一也永明元年遷金紫光祿大夫領太常三年轉太子詹事師給事如故緒每朝見世祖曰送之謂王儉曰緒以位尊我我以德貴緒也遷散

氏姓譜

卷八十六

七陽

張氏

七

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給親信二十人復領中正長沙王晃屬選用吳興聞人邕爲州議曹緒以資籍不當執不許晃遣書佐固請之緒正色謂晃信曰此是身家州鄉殿下何得見逼七年竟陵王子良領國子祭酒世祖勅王晏曰吾欲令司徒辭祭酒以授張緒物議以爲云何子良竟不拜以緒領國子祭酒緒口不言利有財輒散之清言端坐或竟日無食門生見緒飢爲之辦飧然未嘗求也卒時年六十八遺命作蘆葭輜車靈上置杯水香火不設祭從弟融敬重緒事之如親兄齋酒于緒靈前酌飲慟哭曰阿兄風流頓盡贈散騎常侍特進金紫光祿大夫諡曰簡子張充字延符少好逸遊緒嘗告歸至吳始入西郭逢充獵右臂鷹左牽狗遇緒船至便放繼脫鞞拜于水次緒曰一身兩役無乃勞乎充跪曰充聞三十而立今充二十九矣

請至來歲緒曰過而能改顏氏子有焉及明年便修改多  
所該通尤明老易能清言與從叔稷俱有令譽歷尚書殿  
中郎武陵王友時尚書令王儉當朝用事齊武帝皆取決  
焉儉方聚親賓充穀巾葛帔至便求酒言論放逸一坐盡  
傾及聞武帝欲以緒爲尚書僕射儉執不可充以爲慍與  
儉書儉以爲脫畧弗之重仍以書示緒緒杖之一百又爲  
御史中丞到搆所奏免官禁錮沈約見其書嘆曰充始爲  
之敗終爲之成久之爲司徒諮議參軍與琅邪王思遠同  
郡陸惠曉等並爲司徒竟陵王賓友累遷義興太守爲政  
清淨吏人便之後爲侍中梁武帝兵至建鄴東昏逢殺百  
官集西鍾下名充充不至武帝霸府建以充爲大司馬諮  
議參軍天監初歷太常卿吏部尚書居選以平允稱再遷  
散騎常侍國子祭酒登堂講說皇太子以下皆至時王侯

氏姓譜

卷六

七陽

張氏

八

多在學執經以拜充朝服而立不敢當再遷尚書僕射頃  
之出爲吳郡太守下車恤貧老故舊莫不忻悅卒于吳郡  
諡曰穆子子最嗣

張瓌字祖逸宋征北將軍南兖州刺史永之子也任宋累  
遷桂陽內史不欲前兄瑋處祿自免不拜後爲司徒右長  
史通直散騎常侍驍騎將軍初瓌父承拒桂陽王休範于  
白下敗績阮佃夫等欲加罪齊高帝固申明之瓌由此感  
恩自結後遭父母喪還吳持服異明年劉彥節有異圖  
弟遐爲吳郡潛相影響高帝密遣殿中將軍卞白龍令瓌  
取遐諸張世有豪氣瓌宅中嘗有父時舊部曲數百遐召  
瓌委以軍事瓌僞受命與叔恕領兵十八人入郡斬之郡  
內莫敢動事捷高帝以告左軍張冲冲曰瓌以百口一擲  
出手得盧矣卽授吳郡太守錫以嘉名封義城縣侯時顧

高陸閎並少年未知各瓌並引爲綱紀後並立名世以爲  
知人齊建元元年改封平都侯遷侍中與侍中沈文季俱  
在門下高帝嘗謂曰卿雖我臣我親卿不異曠歲等文季  
每還直器物若遷瓌止朝服而已時集書每兼門下東省  
實多清貧有不識瓌者常呼爲散騎出爲吳興太守瓌以  
既有國秩不取郡奉高帝勅上庫別藏其奉以表其清武  
帝卽位爲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後安陸王綽臨雍州行部  
登蔓山有野老來乞綽問何不事產而行乞邪答曰張使  
君臨州理物百姓家得相保後人政嚴故至行乞綽由是  
深加嗟賞後拜太常自謂閎職輒歸家武帝曰卿輩未富  
貴謂人不與旣富貴復欲委去瓌曰陛下御臣等若養馬  
無事就閑廐有事復牽來帝猶怒遂以爲散騎常侍光祿  
大夫鬱林之廢朝臣到宮門參承明帝瓌託脚疾不至海

氏姓譜

卷十六

七陽

張氏

九

陵立明帝疑外藩起兵以瓌鎮石頭督衆軍事瓌見朝廷  
多難遂恒卧疾建武末屢啟求還吳見許居室豪富伎妾  
盈房或有譏其衰暮畜伎瓌曰我少好音律老而方解平  
生嗜欲無復一存惟未能遣此耳永元初爲光祿大夫三  
年梁武帝起兵東昏假瓌節戍石頭尋棄城還官梁天監  
元年拜給事中右光祿大夫以脚疾拜于家四年卒瓌有  
子十二人常子中應有奸者子率知各

張盾字士宜以謹重稱爲無錫令遇劫問劫何須劫以刀  
斫其頰眉目咄咄不易餘無所言于是生資皆盡不以介  
懷爲湘東王記室出監富陽令廓然獨處無所用心身死  
之日家無遺財惟有文集並書于餘卷酒米數甕而已

張嶷字四山父稷爲剡令至嶷亭生之因名嶷字四山少  
敦孝行年三十餘猶班衣受稷杖動至數百收淚歡然方

雅有志操能清言感家禍終身蔬食布衣手不執刀刃不聽音樂弟淮言氣不倫唼垂泣訓誘起家秘書郎遷鎮南湘東王長史尋陽太守王暕日元言因爲之筮得節卦謂唼曰卿後當東入爲郡恐不得終其天年唼曰貴得其所耳時伏挺在坐曰君王可畏人也還爲太府卿吳興太守侯景圍建鄴遣弟侯率郡兵赴援城陷御史中丞沈浚遣難東歸唼往見之謂曰賊臣憑陵人臣効命之日今欲收集兵刃保據貴鄉雖復萬死誠亦無恨浚固勸唼舉義府郡陵王倫東奔至錢唐聞之遣前舍人陸邱公板授唼征東將軍唼曰天子蒙塵今日何情復受榮號留板而已賊行臺劉神茂攻破義興遣使說唼唼斬其使乃遣軍破神茂侯景乃遣其中軍侯子監助神茂以擊唼唼軍敗乃釋戎服坐于聽事賊臨以刃終不屈執以送景景將舍之唼

氏姓譜

卷十六

七陽

張氏

卒

曰速死爲幸乃殺之子弟遇害者十餘人景欲存其一子唼曰吾一門已在鬼錄不就爾處求恩于是皆死賊平遣贈侍中中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諡忠貞子唼弟暕知名張種字士苗永從孫也祖辯宋大司農廣州刺史父略太子中庶子臨海太守種少恬靜居處雅正傍無造請時人語曰宋稱敷演梁則卷充清虛學尙種有其風任梁爲中軍宣城王府主簿時已四十餘家貧求爲始豐令及武陵王紀爲益州刺史重選府僚以種爲左西曹掾種辭以母老爲有司奏坐黜免侯景之亂奉母東奔鄉里母卒種時年五十而毀瘠過甚又迫以凶荒未葬服雖畢家居飲食恒若在喪景平初司徒王僧辯以狀奏起爲中從事並爲具葬禮葬訖種方郎吉僧辯又以種年老無子賜以妾及居處之具陳武帝受禪爲太常卿歷位左戶尙書侍中中

書令金紫光祿大夫種沈深虛靜識量宏博時以爲宰相之器僕射徐陵常抗表讓位于種以爲宜居左執其爲所推如此卒贈特進諡元子種仁恕寡欲雖歷顯位家產屢空終日晏然不以爲病太建初女爲始興王妃以居處僻陋特賜宅一區又累賜無錫嘉興縣秩常于無錫見重囚在獄天寒呼囚慕日遂失之帝大笑而不深責有集十四卷弟稜亦清靜有識度位司徒左長史贈光祿大夫

張宏策字真簡范陽方城人文獻皇后之從父弟也幼以孝聞母嘗有疾五日不食宏策亦不食母彊爲進粥乃食母所餘遭母憂三年不食鹽菜幾至滅性兄弟友愛不忍暫離雖各有室常同卧起世比之姜肱兄弟起家齊郢陵王國常侍遷奉朝請西中郎江夏王行參軍宏策與高祖年相輩幼見親狎恒隨高祖遊處每入室常覺有雲烟氣

氏姓譜

卷八十六

七陽

張氏

九

輒肅然宏策由此特敬高祖建武末宏策從高祖宿酒酣徙席星下語及時事宏策因問高祖曰緯象云何國家故當無恙高祖曰其可言乎宏策因曰請言其兆高祖曰漢北有天地氣浙東有急兵祥今冬初魏必動若動則亡漢北帝今从疾多異議萬一向衅猶部且乘機而作是亦無成徒自驅除耳明年都邑有亂死人過于亂麻齊之歷數自竅亡梁楚漢有英雄興宏策曰英雄今何在爲已富貴爲在草茅高祖笑曰光武有云安知非僕宏策曰今夜之言是天意也請定君臣之分高祖曰舅欲效鄧晨乎是冬魏軍寇新野高祖將兵爲援且授密旨仍代曹武爲雍州宏策聞之心喜謂高祖曰夜中之言獨當驗矣高祖笑曰且勿多言宏策從高祖西行仍參帷幄身親勞役不憚辛苦五年秋明帝崩遺詔以高祖爲雍州刺史乃表宏策爲

錄事參軍帶襄陽令高祖觀海內方亂有匡濟之心密爲  
儲備謀猷所及惟宏策而已時長沙宣武王罷益州還仍  
爲西中郎長史行郢州事高祖使宏策到陳計于宣武王  
宏策因說王王頗不憚而無以拒也義師將起高祖夜召  
宏策呂僧珍入宅定議旦乃發兵以宏策爲輔國將軍軍  
主領萬人督後部軍事西臺建爲步兵校尉遷車騎諮議  
參軍及郢城平蕭頴達楊公則諸將皆欲頓軍夏口高祖  
以爲宜乘勢長驅直指京邑以計語宏策宏策與高祖意  
合又訪寧遠將軍庾域域又同乃命衆軍卽日上道緣江  
至建康凡磯浦郵落軍行宿次之頓處所宏策逆爲圖測  
皆在目中義師至新林王茂曹景宗等于大航方戰高祖  
遣宏策持節勞勉衆咸奮厲是日仍破朱雀軍高祖入頓  
石頭城宏策屯門禁衛引接士類多全免城平高祖遣宏

氏姓譜

卷六

七陽

張氏

九

策與呂僧珍先入清官封檢府庫于是城內珍寶委積宏  
策申勅部曲秋毫無犯遷衛尉卿加給事中天監初加散  
騎常侍洮陽縣侯邑二千二百戶宏策盡忠奉上知無不  
爲交友故舊隨才薦拔搢紳皆趨焉時東昏餘黨初逢赦  
令多未自安數百人因運荻炬束仗得入南北掖作亂燒  
神獸門總章觀前軍司馬呂僧珍直殿內以宿衛兵拒破  
之盜分入衛尉府宏策方救火盜潛後害之時年四十七  
高祖深慟惜焉給第一區衣一襲錢十萬布百匹蠟二百  
斤贈散騎常侍車騎將軍給鼓吹一部諭曰愍宏策爲人  
實厚通率篤舊故及居隆重不以貴勢自高故人賓客禮  
接如布衣時祿賜皆散之親友及遇害莫不痛惜子緬嗣  
張率字士簡吳郡吳人祖永宋右光祿大夫父瓌齊世顯  
貴歸老鄉邑天監初授右光祿加給事中率年十二能屬

文常日限爲詩一篇稍進作賦頌至年十六向作二千許  
首齊始安王蕭遙光爲揚州名迎主簿不就起家著作佐  
郎建武三年舉秀才除太子舍人與同郡陸倕幼相友狎  
常同載詣左衛將軍沈約適值任昉在焉約乃謂昉曰此  
二子後進才秀皆南金也卿可與定交由此與昉友善遷  
尙書殿中郎出爲西中郎南康王功曹史以疾不就久之  
除太子洗馬高祖霸府建引爲相國主簿天監初臨川王  
已下並置友學以率爲鄱陽王友遷司徒謝朓掾直文德  
待詔省勅使抄乙部書又使撰婦人事二十餘條勒成百  
卷使工書人琅邪王琛吳郡范懷約褚洵等繕寫以給後  
宮率又爲待詔賦奏之甚見稱賞手勅答曰省賦殊佳相  
如工而不敏枚臯速而不工卿可謂兼二子于金馬矣又  
侍宴賦詩高祖乃別賜率詩曰東南有才子故能服官政

氏姓譜

卷八十六

七陽

張氏

五

余雖慙古昔得人今爲盛率奉詔往返數首其年遷秘書  
丞引見玉衡殿高祖曰秘書丞天下清官東南胄望未有  
爲之者今以相處足爲卿譽其恩遇如此四年三月禊飲  
華光殿其日河南國獻舞馬詔率與到洽周興嗣同爲賦  
高祖以率及興嗣爲工其年父憂去職服闋後从之不仕  
七年除中權建安王中記室參軍俄有勅直壽光省治兩  
丁部書抄累遷晋安王宣惠諮議參軍率在府十年恩禮  
甚篤後爲揚州別駕率雖歷居職務未嘗留心簿領後歷  
黃門侍郎出爲新安太守秩滿還都未至丁所生母憂大  
通元年服未闋率時年五十三昭明太子遣使贈賻率嗜  
酒事專寬恕于家務尤忘懷在新安遣家僮載米三千石  
還吳宅旣至遂耗大半率問其故答曰雀鼠耗也率笑而  
言曰壯哉雀鼠竟不研問少好屬文而七畧及藝文志崩

載詩賦今亡其文者並補作之所著文衡十五卷文集三十卷行于世子長公嗣

張綱字元長車騎將軍宏策子也年數歲外祖中山劉仲德異之嘗曰此兒非常器爲張氏寶也齊永元末義師起宏策從高祖入伐留緬襄陽年始十歲每聞軍有勝負憂喜形于顏色天監元年宏策任衛尉卿爲妖賊所害緬痛父之酷喪過于禮高祖遣戒喻之服闋襲襄陽縣侯起家秘書郎出爲淮南太守時年十八高祖疑其年少未閑吏事乃遣主書封取郡曹文案見其斷決允愜甚稱賞之再遷雲麾外兵參軍緬少勤學自課讀書手不輟卷有執卷質緬者隨問便對略無遺失殿中郎缺高祖謂徐勉曰此曹舊用文學且居鵷行之首宜詳擇其人勉舉緬充選頃之出爲武陵太守還拜太子洗馬中舍人緬母劉氏以父

氏姓譜

卷十六

七陽

張氏

古

沒家貧葬禮有闕遂終身不居正室不隨子入官府緬在郡所得祿俸不敢用乃至妻子不易衣裳及還都並供其母賑贍親屬雖累載所畜一朝隨盡緬私室常閒然如貧素者累遷豫章內史緬爲政任恩惠不設鈎距吏人化其德亦不敢欺故老咸云數十年未有也後爲御史中丞坐收捕人與外國使鬪左降黃門郎兼領先職俄復爲真緬居憲司推繩無所顧望號爲勁直高祖乃遣畫工圖其形于臺省以勵當官中大通三年遷侍中未拜卒時年四十二詔便舉哀昭明太子亦往臨哭緬性愛墳籍聚書至萬餘卷鈔後漢晉書衆家異同爲後漢紀四十卷晉鈔三十卷又鈔江左集未及成文集五卷子傳嗣

張纘字伯緒緬第三弟也出後從伯宏籍高祖舅也梁初贈廷尉卿纘年十一尙高祖第四女富陽公主拜駙馬都

尉封利亭侯名補國子生起家秘書郎時年十七身長七尺四寸眉目疎朗神采爽發高祖異之嘗曰張壯武云後八葉有逮吾者其此子乎纘好學兄緬有書萬餘卷晝夜披讀殆不輟手秘書郎有四員宋齊以來爲甲族起家之選待次入補其居職例數千百日便遷任纘固求不徙欲遍觀閣內圖籍嘗執四部書目曰若讀此畢乃可言優仕矣如此數載方遷太子舍人轉洗馬中舍人並掌管記纘與琅邪王錫齊名普通初魏遣彭城人劉善明詣京師請和求識纘纘時年二十三善明見而嘆服累遷太尉諮議參軍尙書吏部郎俄爲長史兼侍中時人以爲早達河東裴子野曰張吏部在喉舌之任已恨其晚矣子野性曠達自云年出三十不復詣人初未與纘遇便虛相推重因爲忘年之交大通三年入爲度支尙書母憂去職服闋出爲

氏姓譜

卷八十六

七陽

張氏

五

吳興太守纘治郡省煩苛務清淨民吏便之大同三年徵爲吏部尙書纘居選其後門寒素有一介皆見引拔不爲貴要屈意人士翕然稱之五年高祖手詔曰纘外氏英華朝中領袖司空以後名冠范陽可尙書僕射纘在職議南郊御褻素輦適古今之衷又議印綬官備朝服宜並著綬時並施行九年遷宣惠將軍丹陽尹未拜改爲使持節都督湘桂東寧三州諸軍事湘州刺史述職經途乃作南征賦纘至州停遣十郡尉勞解放老疾吏役及闕市戍邏先所防人一皆省併州界零陵衡陽等郡有莫徭蠻者依山險爲居歷政不賓服因此向化益陽縣人作田二頃皆異畝同穎在政四年流人自歸戶口增益十餘萬州境太安太清二年徵爲領軍俄改授使持節都督雍梁北秦東益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諸軍事平北將軍寧蠻校尉纘

初聞卻陵王綸當代已爲湘州其後定用河東王譽纘素  
輕少王州府候迎及資待甚簿譽深銜之及至州遂託疾  
不見纘仍檢括州府庶事留纘不遣會聞侯景寇京師譽  
飾裝當下援時荊州刺史湘東王赴援軍次郢州武城纘  
馳信報曰河東已堅櫓上水將襲荊州王信之便回軍鎮  
荆湘因搆嫌隙尋棄其部伍單舸赴江陵王卽遣使責讓  
譽索纘部下卽至仍遣纘赴襄陽前刺史岳陽王譽推遷  
未去鎮但以城西白馬寺處之會聞賊陷京師譽因不受  
代州助防杜岸給纘曰觀岳陽殿下必不容使君使君素  
得物情若走入西山招聚義衆遠近必當投集又帥部下  
繼至以此義舉無往不克纘信之與結盟約因夜遁入山  
岸反以告譽仍遣岸帥軍追纘纘衆望岸軍大喜謂是赴  
期旣至卽執纘並其衆併俘送之始被囚繫尋又逼纘刺

氏姓譜

卷十六

七陽

張氏

六

髮爲道人其年晉舉兵襲江陵常載纘隨後及軍退敗行  
至澧水南防守纘者慮追兵至遂害之棄尸而去時年五  
十一元帝承制贈纘侍中中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諡簡  
憲公纘有識鑒自見元帝便推誠委結及元帝卽位進思  
之纘著鴻寶一百卷文集二十卷次子希字子顏早知名  
選尙太宗第九女海鹽公主承聖初官至黃門侍郎

張縮字孝卿纘第四弟也初爲國子生射策高第起家長  
兼秘書郎遷太子舍人洗馬中舍人並掌管記累遷中書  
郎出爲蘭陵太守還除員外散騎常侍遷中軍宣城王長  
史俄徙御史中丞高祖遣其弟中書舍人綯宣旨曰爲國  
之急惟在執憲直繩用人本不限升降晉宋之世周閔蔡  
廓並以侍中爲之卿勿疑是左遷也時宣城王府望重故  
有此旨焉大同四年元日舊制僕射中丞坐位東西相當

時縮兄纘爲僕射及百司就列兄弟導騶分趨兩陛前代未有也時人榮之歲餘出爲豫章內史縮在郡述制旨禮記正言義四姓衣冠士子聽者常數百人八年安成人劉敬官挾祿道遂聚黨攻郡進寇豫章刺史湘東王遣司馬王僧辯帥兵討賊受縮節度旬月間賊黨悉平十年復爲御史中丞縮再爲憲司彈糾無所迴避豪右憚之是時城西開士林館聚學者縮與右衛朱异太府卿賀琛遞述制旨禮記中庸義太清二年遷吏部尚書宮城陷縮出奔江陵位尚書右僕射魏尅江陵朝士皆俘入闕縮以疾免卒于江陵時年六十三次子交字少游頗涉文學選尙太宗第十一女安陽公主承聖二年官至太子洗馬秘書丞掌東宮管記

張孝秀字文逸南陽宛人也少仕州爲治中從事史遭母氏姓譜

卷十六

七陽

張氏

七

憂服闋爲建安王別駕頃之遂去職歸山居于東林寺有田數十頃部曲數百人率以力田盡供山衆遠近歸慕赴之如市孝秀性通率不好浮華常冠縠皮巾躡蒲履手執并欄皮塵尾服寒食散盛冬能卧于石博涉羣書專精釋典善談論工隸書凡諸藝能莫不明習普通三年卒時年四十二室中皆聞有非常香氣太宗聞甚傷悼焉與劉慧斐書述其貞白云

張惠縮字德繼義陽人也少有武幹仕齊爲竟陵橫桑成主母喪歸鄉里聞梁武帝起兵乃自歸累有戰功武帝踐阼封石陽縣侯位驍騎將軍直閣左細仗主時東昏餘黨數百人竊入南北掖門夜燒神獸門害衛尉張宏策惠縮馳率所領赴戰賊乃散走遷太子右衛率以軍功累增爵邑歷位衛尉卿左衛將軍司州刺史領安陸太守在州和

理吏人愛之徵爲左衛將軍加通直散騎常侍仗甲百人直衛殿中卒諡忠子登嗣累有戰功與湛僧智胡紹世魚宏並爲當時驍將歷官衛尉卿太子左衛率卒官諡曰愍張暉字德明吳郡吳人也幼有孝性色養甚謹禮無違者父煥常患消渴嗜鮮魚暉乃身自結網捕魚以供朝夕弟乾字元明聰敏博學亦有至性及父卒兄弟並不衣綿帛不食鹽醋日惟食一升麥屑粥而已每一感慟必至嘔血鄰里聞其哭聲皆爲之涕泣父服未終母陸氏又亡兄弟遂六年哀毀形容骨立親友見者莫識焉家貧未得大葬遂布衣蔬食十有餘年杜門不出屏絕人事時衡陽王伯信臨郡舉乾孝廉固辭不就兄弟並囚毀成疾暉失一眼乾亦中冷苦癖年並未五十終于家子循俱絕

張崖晉陵人傳三禮于同郡劉文紹仕梁歷王府中記室

氏姓譜

卷八十六

七陽

張氏

九

天嘉元年爲尚書儀曹郎廣沈文阿儀注撰五禮出爲丹陽令王府諮議參軍御史中丞宗元饒表薦爲國子博士張譏字直言清河武城人也祖僧寶梁太子洗馬父仲悅梁尚書祠部郎中譏幼聰俊有思理年十四通孝經論語篤好元言受學于汝南周宏正每有新意爲先輩推服梁大同中名補國子正言生梁武帝嘗于文德殿釋乾坤文言譏與陳郡袁憲等預焉勅令論議諸儒莫敢先出譏乃整容而進諮審循環辭令溫雅梁武帝甚異之賜裙襦絹等仍云表卿稽古之力譏幼喪母有錯綵經帕卽母之遺製及有所識家人具以告之每歲時輒對帕哽噎不能勝及丁父憂居喪過禮服闋遷士林館學士簡文在東宮出士林館發孝經題譏論議往復甚見嗟賞及侯景寇逆于圍城之中猶侍哀太子于武德後殿講老莊梁臺陷譏畸

峴避難卒不事景陳天嘉中遷國子助教是時周宏正在國學發周易題宏正第四弟宏直亦在講席譏與宏正論議宏正乃屈宏直危坐厲聲助其申理譏乃正色謂宏直曰今日義集辨正名理雖知兄弟急難四公不得有助宏直曰僕助君師何爲不可舉坐以爲笑樂宏正嘗謂人曰吾每登座見張譏在席使人凜然高宗世爲武陵王限內記室兼東宮學士後主在東宮集官僚置宴時造玉柄麈尾新成後主親執之曰當今雖復多士如林至于堪捉此者獨張譏耳卽手授譏仍令于溫文殿講莊老高宗幸宮臨聽賜御所服衣一襲後主嗣位尋遷國子博士東宮學士後主嘗幸鍾山開善寺名從臣坐于西南松林下勅名譏豎義時索麈尾顧謂羣臣曰此卽是張譏後事正明三年入隋終于長安時年七十六譏性恬靜不求榮利常慕

氏姓譜

卷今六

七陽

張氏

九

閒逸所居宅營山池植花果講周易老莊而教授焉吳郡陸元朗朱孟博沙門慧休至真觀道士姚綬皆傳其業譏所撰周易義三十卷尙書義十五卷毛詩義二十卷孝經義八卷論語義二十卷老子義十一卷莊子內篇義十二卷外篇義二十卷雜篇義十卷元部通義十二卷又撰遊元桂林二十四卷後主嘗勅人至其家寫入秘閣子孝則官至始安王記室參軍

張正見字見頤清河東武城人也祖蓋之魏散騎常侍勃海長樂二郡太守父修理魏散騎侍郎歸梁仍拜本職遷懷方太守正見幼好學有清才梁簡文在東宮正見年十三獻頌簡文深贊賞之簡文雅尙學業每自升座說經正見嘗預講筵請決疑義吐納和順進退詳雅四座咸屬目焉太清初射策高第除郟陵王國左常侍梁元帝立拜通

直散騎侍郎遷彭澤令屬梁季喪亂避地于匡俗山時焦僧度擁衆自保遣使請交正見懼之遜辭延納然以禮法自持僧度亦雅相敬憚高祖受禪詔正見還都除鎮東鄱陽王府墨曹行參軍兼衡陽王府長史歷宜都王限外記室撰史著土帶尋陽郡丞累遷尙書度支郎通直散騎侍郎著士如故太建中卒時年四十九有集十四卷其五言詩尤善大行于世

張袞字洪龍上谷沮陽人也祖翼遼東太守父卓昌黎太守袞初爲郡五官掾純厚篤實好學有文才太祖爲代王選爲左長史從太祖征蠕蠕蠕蠕遁走追之五六百里諸部帥因袞言于太祖曰今賊遠糧盡不宜深入請速還軍太祖令袞問諸部帥若殺副馬足三日食否皆言足也太祖乃倍道追之及于廣漠赤地南牀山下大破之旣而太

氏姓譜

卷十六

七陽

張氏

一百

祖問袞卿曹外人知我前問三日粮意乎對曰皆莫知也太祖曰此易知耳蠕蠕奔走數日畜產之餘至水必留計其道程三日足及輕騎卒至出其不意彼必驚散其勢然矣袞以太祖言出告部帥咸曰聖策長遠非愚近所及也袞常參大謀決策帷幄太祖器之禮遇優厚袞遂策名委質竭誠伏事時劉顯地廣兵彊跨有朔裔會其兄弟乖離共相疑阻袞言于太祖曰顯志大意高希冀非望乃有參天貳地籠罩宇宙之規吳不作越將爲後患今囚其內鮮宜速乘之若輕師獨進或恐越逸可遣使告慕容垂共相聲援東西俱舉勢必擒之然後總括英雄撫懷遐邇此千載一時不可失也太祖從之遂破走顯又從破賀訥遂命羣官登勿居山遊宴終日從官及諸部大人請聚石爲峯以記功德命袞爲文慕容寶之來寇也袞言于太祖曰寶

乘滑臺之功因長子之捷傾資竭力難與爭鋒愚以爲宜  
羸師卷甲以侈其心太祖從之果破之參合皇姑初遷給  
事黃門侍郎太祖南伐師次中山衮言于太祖曰寶憑三  
世之資城池之固雖皇威震赫勢必擒殄然窮兵極武非  
王者所宜昔酈生一說田橫委質魯連飛書聊將授首臣  
誠德非古人畧無奇策仰憑靈威庶必有感太祖從之衮  
遺寶書諭以成敗寶見書大懼遂奔和龍既尅中山聽入  
入議拜衮奮武將軍幽州刺史賜爵臨涓侯衮清儉寡欲  
勸課農桑百姓安之天興初徵還京師後與崔逞答司馬  
德宗郗恢書失旨黜衮爲尙書令史衮遇創業之始以有  
才謨見任率心奉上不顧嫌疑太祖曾問南州人于衮  
與盧溥州里數談薦之又衮未嘗與崔逞相見聞風稱美  
中山平盧溥聚黨爲逆崔逞答書不允並乖本言故忿之

氏姓譜

卷六

七陽

張氏

百

亥年過七十閨門守靜手執經書刑定乖失愛好人物善  
誘無倦士類以此高之永興二年卒年七十二後世祖追  
錄舊勳遣大鴻臚卽墓策贈太保諡曰文康公

張誕有學尙性尤雅直初與高允同時被徵後除中書侍  
郎通直散騎常侍建威將軍賜爵容城子

張白澤誕弟孫也年十一遭母憂居喪以孝聞世祖聞而  
嘉之長而好學博通敏于當世高宗初除中散遷殿中曹  
給事中甚見寵任參預機密後蠕蠕犯塞顯祖引見羣臣  
議之尙書僕射元目辰進曰若車駕親行恐京師危懼白  
澤曰陛下欽明則天比蹤前聖而蠢爾荒愚輕犯王畧寇  
乃顛沛于遠圖我將宴安于近毒仰惟神畧則不然矣今  
若鑿輿親動賊必望塵崩散寧容仰挫神兵坐而縱敵萬  
乘之尊嬰城自守進失可乘之機退非無前之義惟陛下

留神顯祖從之遂大破虜衆白澤本字鍾葵顯祖賜名白澤納其女爲嬪出行雍州刺史清心少愆吏民安之顯祖詔諸監臨之官所監治受羊一口酒一斛者罪至大辟與者以從坐論糾告得尙書已下罪狀者各隨所糾官輕重而授之白澤上表諫之顯祖納焉太和初懷州民伊祁苟初三十餘人謀反將殺刺史文明太后欲盡誅一城之民白澤諫曰臣聞上天愛物之生明王重民之命故殺一人而取天下仁者不爲且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今羣凶肆虐輟裂誅盡合城無辜奈何極辟不誣十室而况一州或有忠焉或有仁者若淫刑濫及殺忠與仁斯乃西伯所以歎息于九侯孔子所以回輪于河上伏惟聖德昭明殷監水鏡前禮止迅烈之怒抑雷霆之威則溥天知幸矣昔厲防民口卒滅宗姬文聽輿頌終摧彊楚願不以人廢言

氏姓譜

卷十六

七陽

張氏

百一

留神省察太后從之轉散騎常侍遷殿中尙書太和五年卒詔賜帛一千匹粟三千石遣侍御史營護喪事冊贈鎮南將軍相州刺史廣平公諡曰簡

張濟字士度西河人父千秋慕容永驍騎將軍永滅來奔太祖善之拜建節將軍賜爵成紀侯隨從征伐累著功績登國末卒濟涉獵書傳清辯美儀容太祖愛之引侍左右與公孫表等俱爲行人拜散騎侍郎襲爵先是姚興遣將攻洛陽司馬德宗雍州刺史楊佺期遣使乞師于常山王遵遵以狀聞太祖遣濟爲遵從事中郎報之濟自襄陽還太祖問濟江南之事濟具以對太祖嘉其辭順乃厚賞其使許救洛陽後遷謁者僕射報使姚興以累使稱旨拜勝兵將軍頗從車駕北伐濟謀功居多賞賜奴婢百口馬牛數百羊二十餘口天賜五年卒子多羅襲爵坐事除

張讜字處言清河東武城人也父華爲慕容超左僕射讜  
仕劉駿歷給事中泰山太守青冀二州輔國府長史帶魏  
郡太守劉或之立遙授冠軍將軍東徐州刺史及華徐充  
讜乃歸順于尉元元亦表授冠軍東徐州刺史遣中書侍  
郎高閭與讜對爲刺史後至京師禮遇亞于薛畢以勳賜  
爵平陸侯加平遠將軍讜性開通篤于撫恤青齊之士雖  
疏族末姻咸相敬視李敷李訢等寵要勢家亦推懷陳欸  
無所顧避畢衆敬等皆敬重之高允之徒亦相器待延興  
四年卒贈平南將軍青州刺史諡康侯子敬伯求致父喪  
出葬冀州清河舊墓久不被許停柩在家積五六年第四  
子敬叔先在徐州初聞父喪不欲奔赴而規南叛爲徐州  
所勒送至乃自理後得襲父爵敬伯自以隨父歸國之功  
賜爵昌安侯出爲樂陵太守敬叔武邑太守父喪得葬舊

氏姓譜

卷十六

七陽

張氏

五

墓還屬清河

張讜字子然一字仲元敦煌人魏執金吾恭九世孫也湛

弱冠知名涼土好學能屬文冲素有志仕沮渠蒙遜黃

門侍郎兵部尙書涼州平入國年五十餘矣賜爵南浦男

加寧遠將軍司徒崔浩識而禮之浩注易叙曰國家西平

河右敦煌張湛金城宗欽武威段承根三人皆儒者並有

儒才見稱于西州每與余論易余以左氏傳卦解之遂相

勸爲注故因退朝之餘服而爲之解焉其見稱如此湛至

京師家貧不粒操尙無虧浩常給其衣食每歲贈浩詩頌

浩常報答及浩被誅湛懼悉燒之兄懷義閑粹有才幹遭

母憂哀毀過人服制雖除而蔬糲弗改卒于征西參軍長

子廣平高平令

氏姓譜卷八十六終

